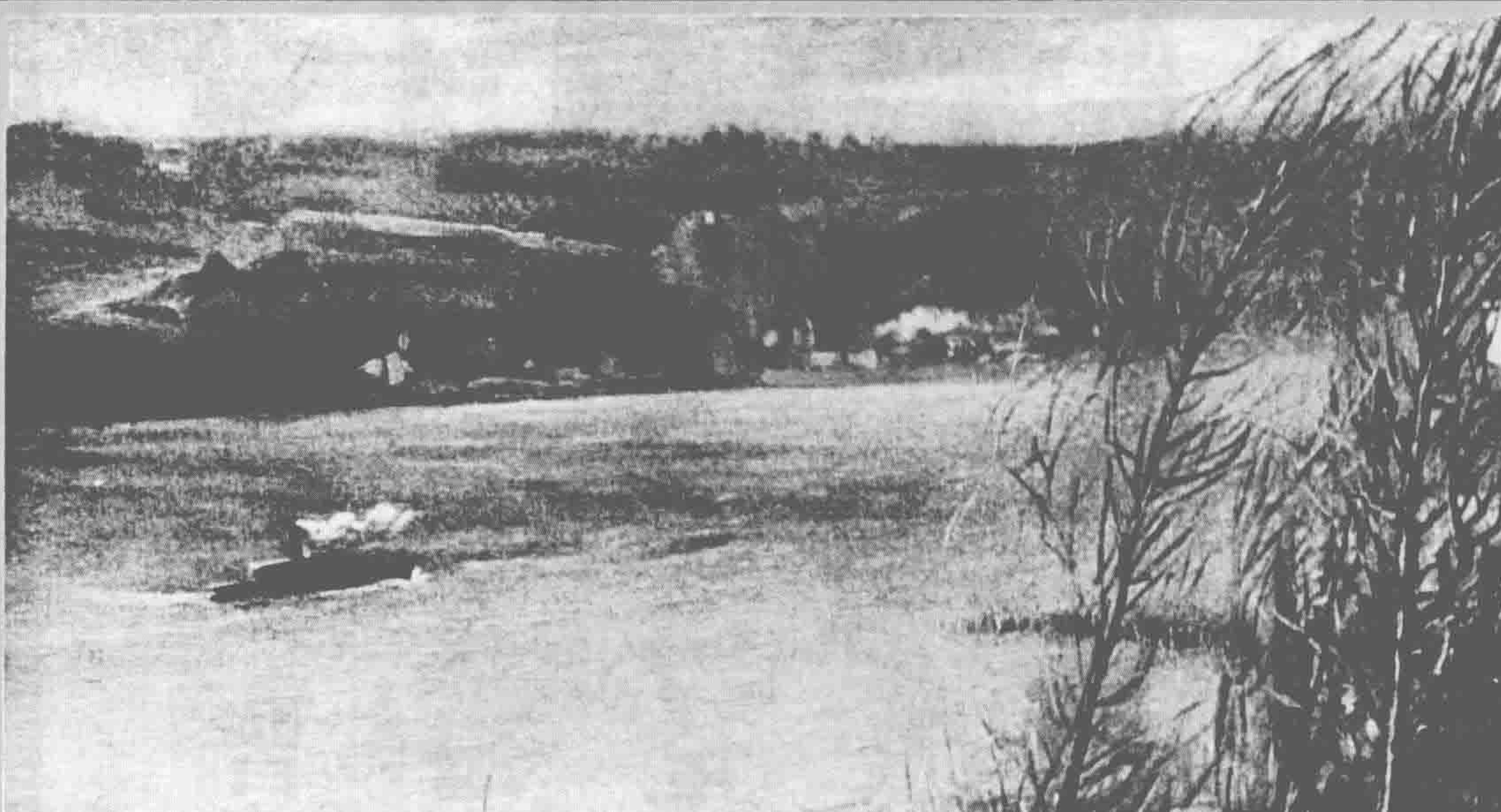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每册三角

第三卷 第十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UP TO HUDSON 赫貞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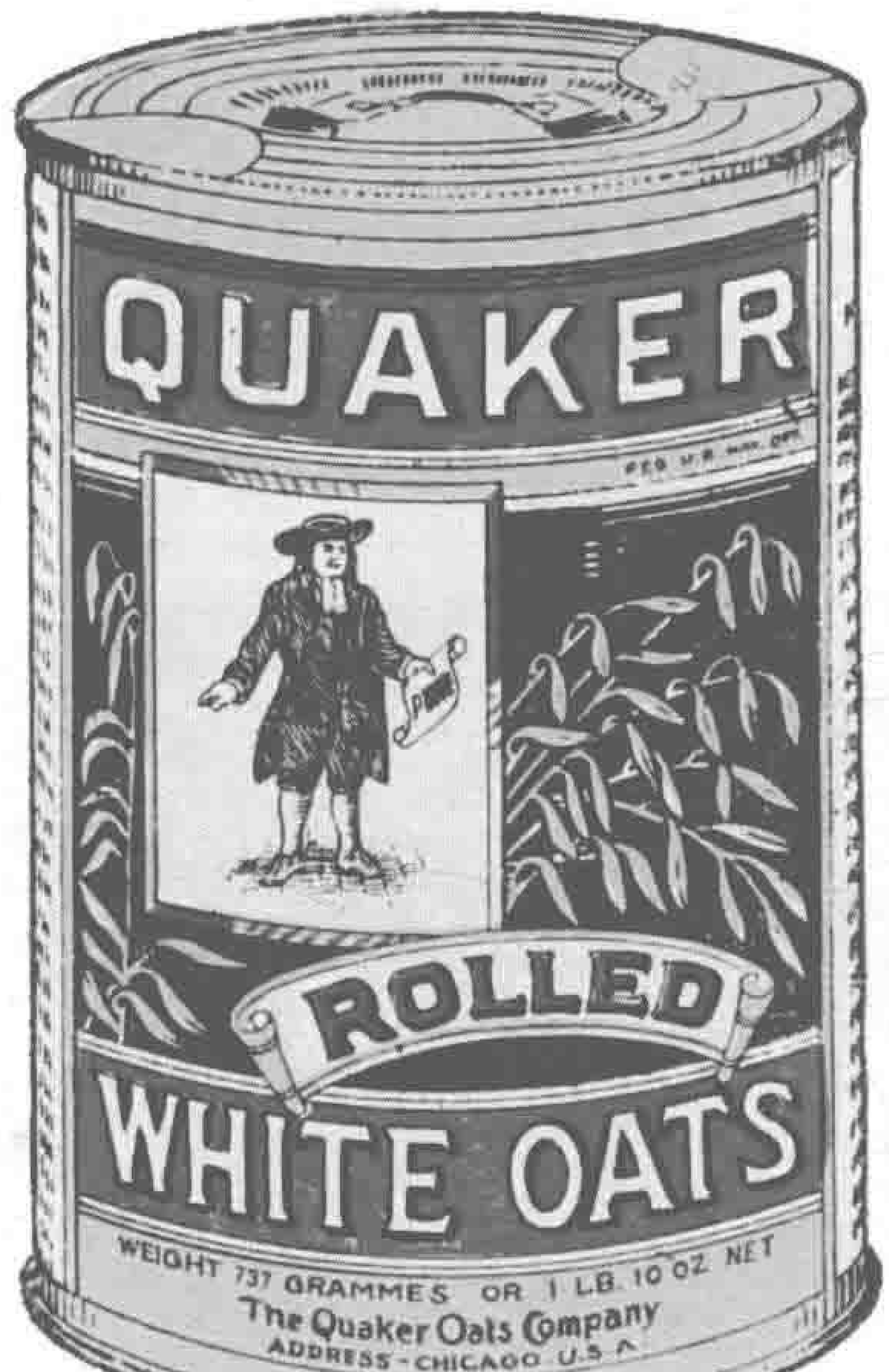
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3 No. 10 October 1929 30 cts. a copy.

老人牌桂格麥片



老人牌桂格麥片

普遍之晨餐品

粥爲世界各國通行之晨餐品。而老人牌桂格麥片。能煮爲佳美異常之粥。此因——

（一）桂格麥片，係取美國肥實之燕麥所製。而此種燕麥，乃當百穀登場之時加以精選而來。

（二）桂格麥片，純用機器製造。從未經人手觸摸。計自麥粒入廠，以迄裝罐輸出。乃五十餘年來對於製造穀類繼續精研之結果。所用機械。多爲本公司發明。而特許自家專用者。

（三）有上述種種優點。桂格麥片，遂得有類似乾果之天然美味。即鮮熟穀類之清爽風味是也。

（四）桂格麥片，應用重大壓力，裝於特許專利，潮濕不入之罐中。口蓋緣以金屬條密封。開啟甚易。空氣全行排去。保無腐壞之虞。風味佳美。永遠保存。與裝罐之日無異。

食桂格麥片者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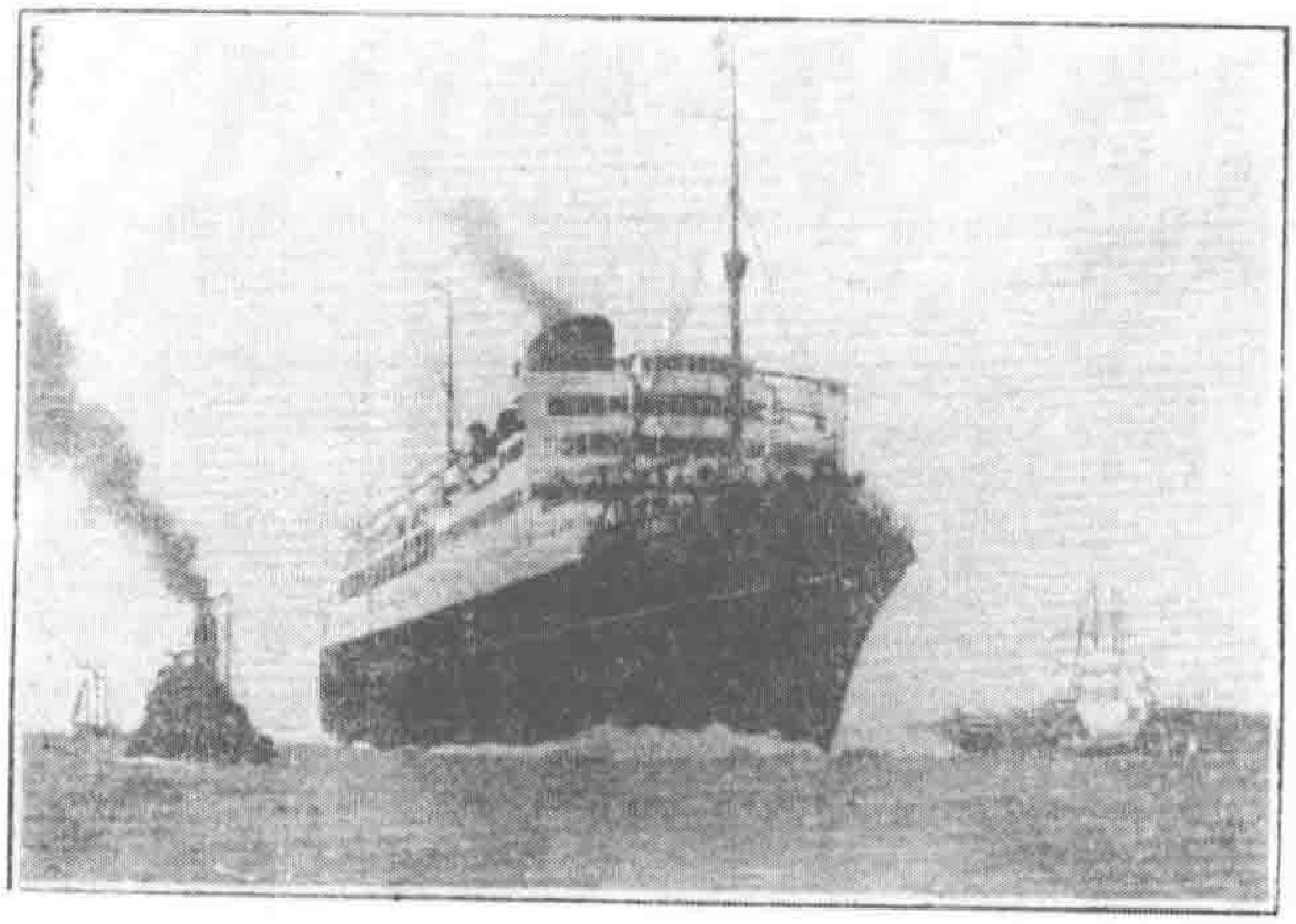
君盍加入爲同志乎！

各大商店　均有出售

上海九江路一號　美商桂格麥片公司啟

日本郵船公司

創於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現有輪船一百八十隻
總噸數八十八萬八千噸



桑港航路新造船秩父丸

主要航路

中國至日本 經長崎至神戶聯絡快船 （上海開） 每四天一次

中國至金山 經日本各口岸及檀香山 （香港上海開） 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南美 經日美墨巴至秘魯智利 （香港開） 每月一次

中國至舍路 經日本各口岸及溫哥華 （上海開） 每三星期一次

中國至歐洲 經南洋印度及馬賽倫敦 （上海開） 每二星期一次

中國至澳洲 經菲利賓木曜島至雪梨 （香港開） 每月一次

頭等特價

上海丸、長崎丸……上海至長崎、神戶 國幣四十五、七十八元（來回九折）

高麗丸、西伯利亞丸……香港、上海至金山二百九十美金

各船一律……上海至舍路二百四十美金

上海支店 外灘三十一號

香港支店 干諾道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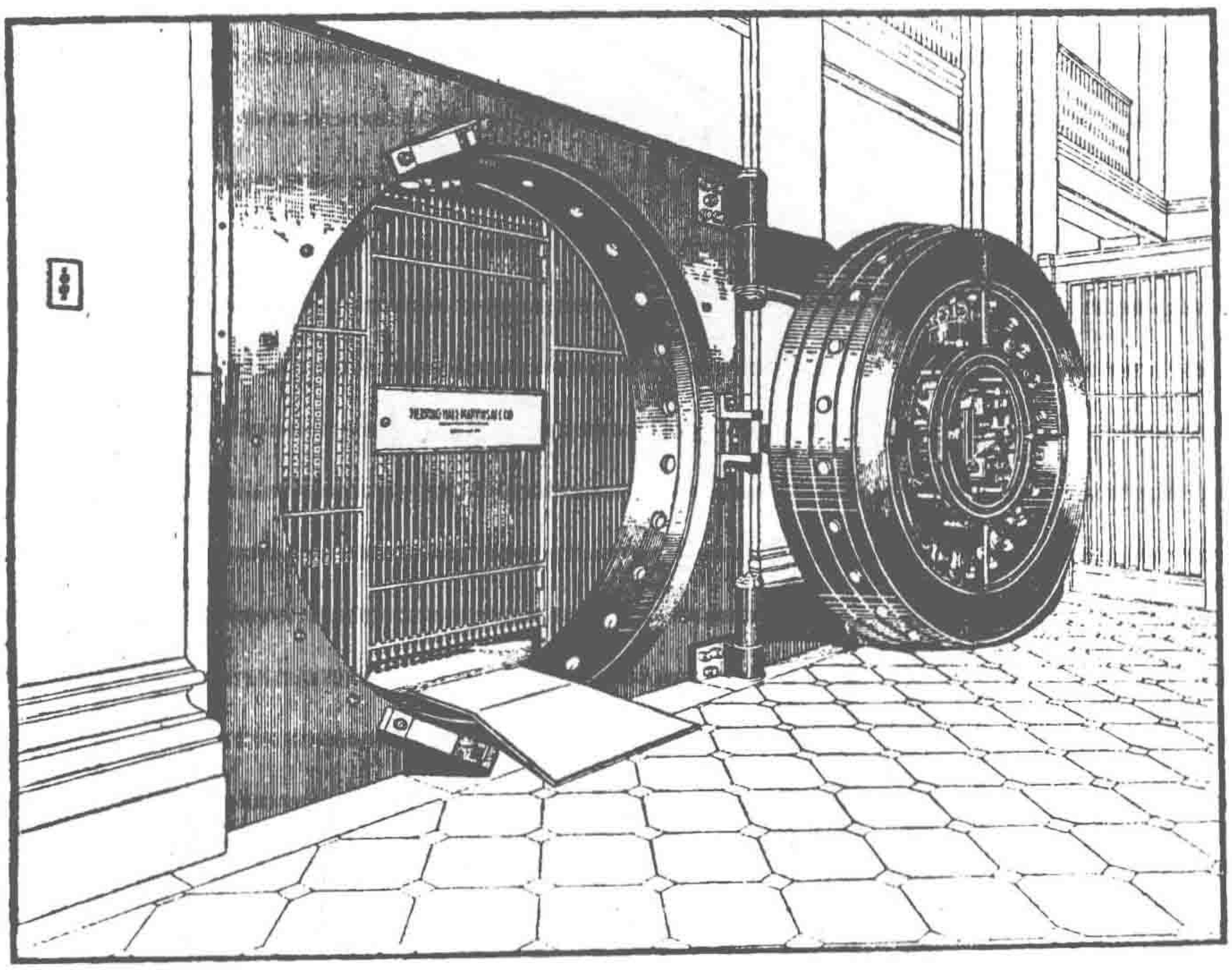
代理處 中國旅行社 上海各埠

赫令好馬文

銀箱

及

銀行庫門工程



此圖係本行所經理之特別銀行庫門之一種此門
上裝有計時暗鑰其門之厚薄六寸半至四十二寸

欲知價目及詳細說明書請向本行索取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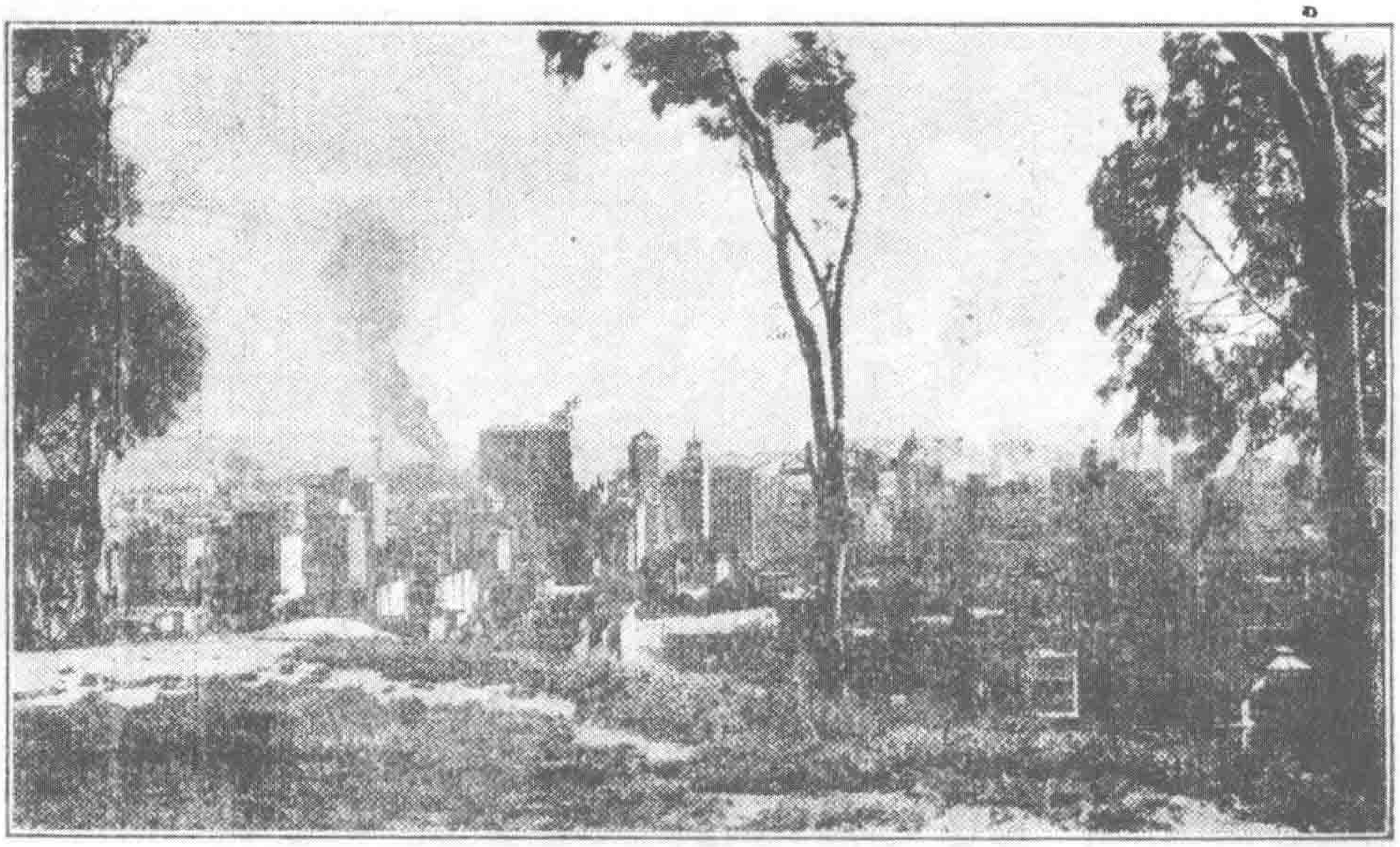
上海博物院路廿二號

老晉隆洋行有限公司

分行　天津　廣東　奉天　漢口　香港　哈爾濱

金山門內美國工作之忙碌

美國聖太飛鐵路公司



中國旅行社經理

聖太飛鐵路每日由舊金山行駛橫渡大陸列車二次速度高而設備全且與羅斯安奇斯城及全美各大城相脈貫

乘聖太飛火車過美國西南部斯處風景幽勝興趣絕佳沿途名勝世界稱美

哈維名庖沿聖太飛路供應食品其法之善甲於全球而曾經嘗嗜之旅客尤能道之

聖太飛鐵路因有平行雙軌自動信號列車避險機等而所有職員均幹練謙讓故旅途之舒適及安全可保無憂

聖太飛鐵路每於輪船將抵舊金山時特派代表上船迎接旅客藉備有所咨詢并代定車位襄辦旅行各項事宜

綜上所述未能詳盡如承詢問一切請投函中國旅行社通濟隆運通公司及其他航行太平洋間各輪船公司當奉告一切如須畫片小冊子等可逕函下列地址索取并不收費

W. J. Black,
Passenger Traffic Manager,
CHICAGO, ILLINOIS.
U. S. A.

Jas. B. Duffy,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543 Kerchkoff Building,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 S. A.

L. R. Everett,
Asst. Gen'l Passenger Agent,
601 Market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 S. A.



美國密而瓦基鐵路公司

中國旅行社經理

Going beyond the expected railroad services, The Milwaukee Road virtually "goes out to meet" visitors from the Orient. Its representative meets incoming ships and offers his help for the safe and advantageous transportation of those going East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Such visitors come to know the New Olympian as the finest, smoothest, cleanest, train in the West. With its new running time of

$61\frac{1}{4}$ HOURS SEATTLE TO CHICAGO

shorter than formerly by 6¾ hours, the traveler finds his comfort complete as he rides on Roller Bearings, sleeps on Coil Spring Mattresses, listens to Radio programs—all in sootless, cinderless cars on 656 miles of electrified roadway. This is travel comfort at its highest poin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tickets address

CHINA TRAVEL SERVICE

114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CAGO MILWAUKEE ST. PAUL AND PACIF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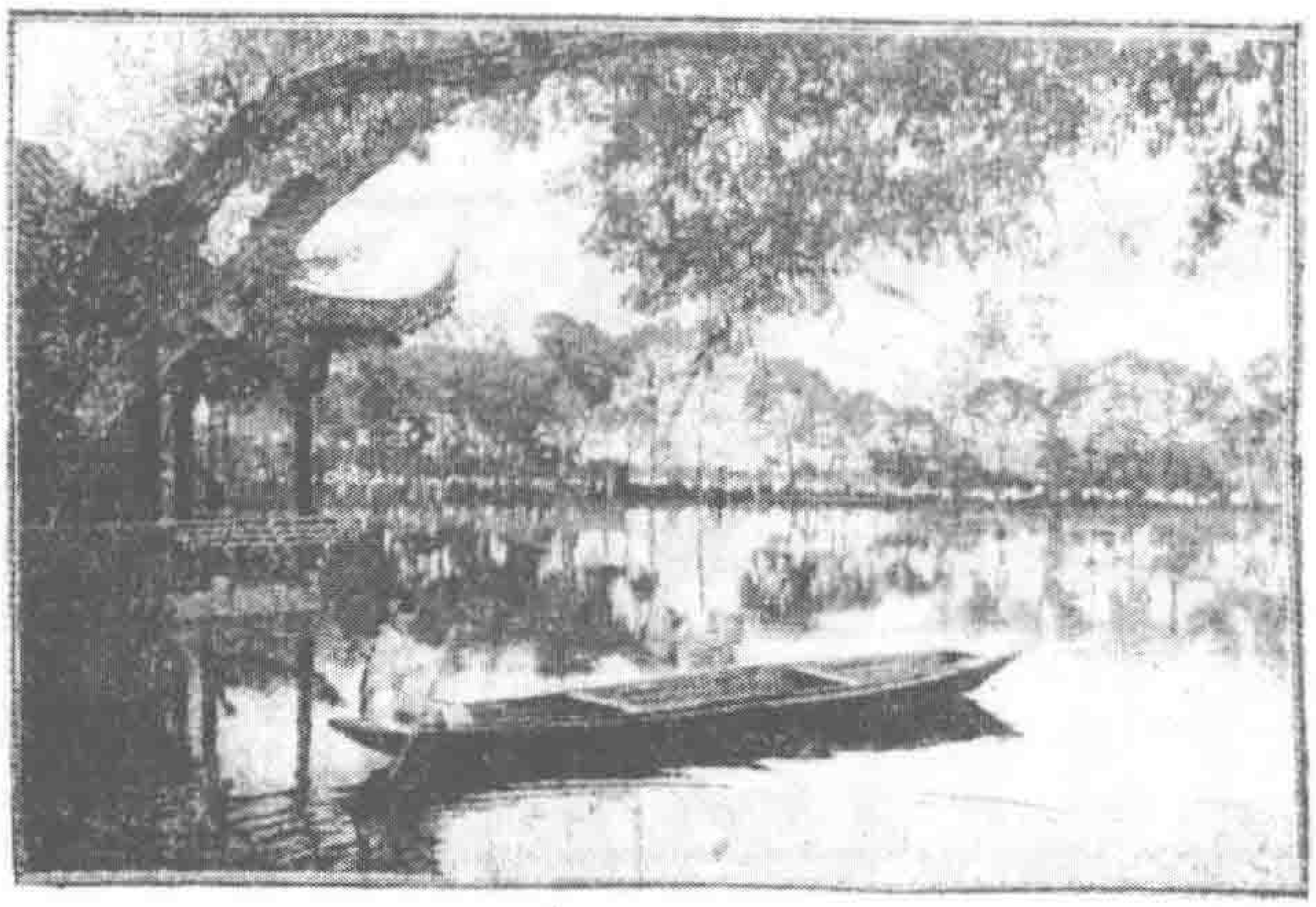
The NEW OLYMPIAN

杭州

都錦生的：美術化的禮品

——主要出品

(美化的絲織風景之一)



(水天一色)

首推

絲織風景　西裝領帶　織錦墊褥　五彩錦繡　西裝襯衫　五彩壽喜

歡迎批發　歡迎經理

美術樣本　函索五分

總行　上海北四川路十二號　電話北四九六三

分行　杭州新市場花市路口　電話西三二一號

大連汽船株式會社

上海—青島—大連十月十一月船期表

上海啓椗時刻　上午九點鐘

月	日	船名
陽歷十月	二日	榊丸
	五日	大連丸
	八日	奉天丸
	十日	榊丸
	十三日	大連丸
	十六日	奉天丸
	十九日	榊丸
	廿二日	大連丸
	廿四日	奉天丸
	廿七日	榊丸
	三十日	大連丸
陽歷十一月	五日	奉天丸
	八日	榊丸
	十日	大連丸
	十三日	奉天丸
	十六日	榊丸
	十九日	大連丸
	廿一日	奉天丸
	廿四日	榊丸
	廿七日	大連丸
	卅日	奉天丸
陽歷十二月	三日	榊丸
	五日	大連丸
	八日	奉天丸
	十一日	榊丸
	十四日	大連丸
	十七日	奉天丸
	廿日	榊丸
	廿三日	大連丸
	廿五日	奉天丸
	廿八日	榊丸
	卅一日	大連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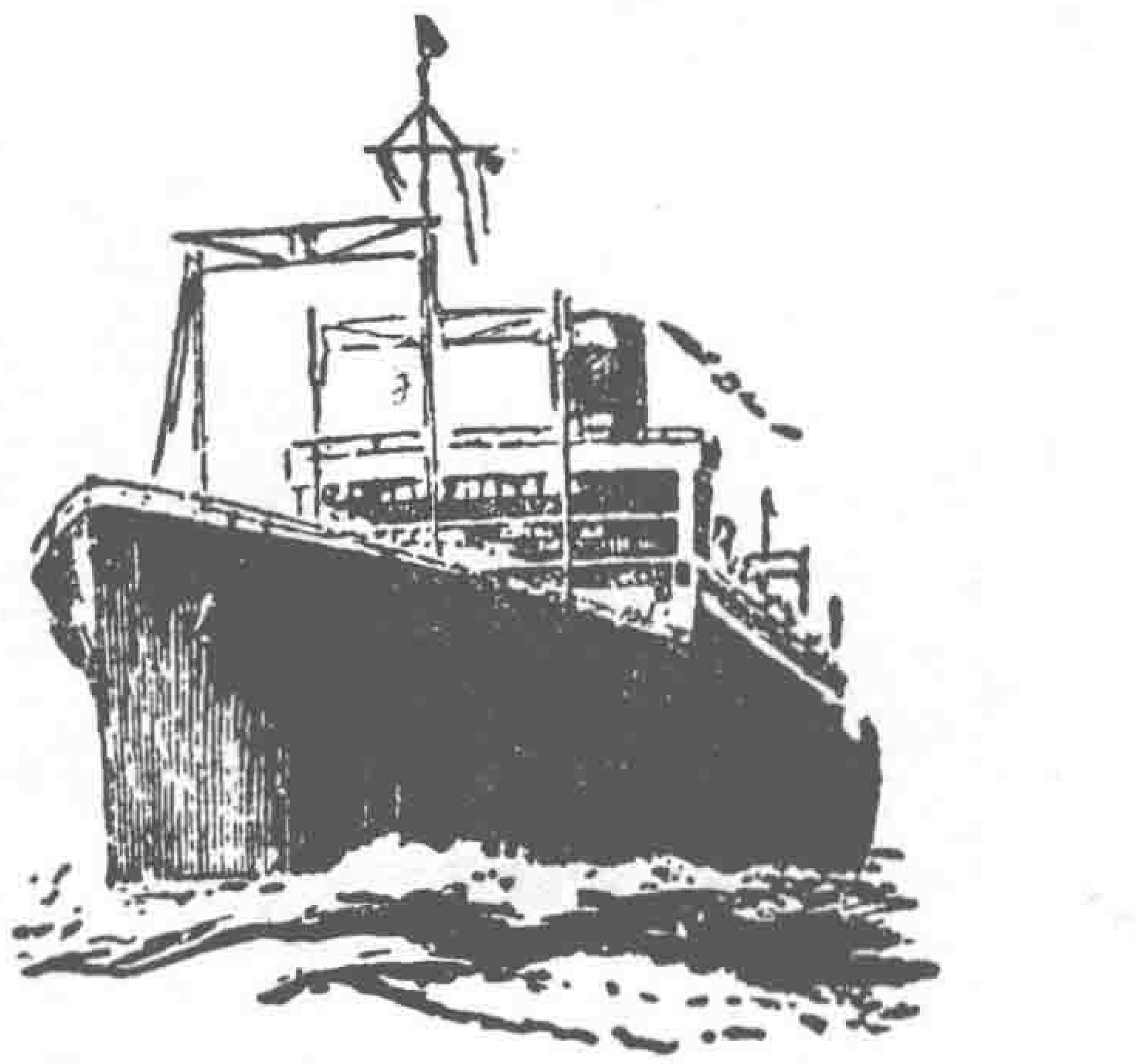
上海—青島—天津十月船期表

上海啟椗時刻　上午八點鐘

月	日	船名
陽歷十月	三日	天津丸
	十二日	長平丸
	廿二日	天津丸
	廿九日	長平丸

售票處　上海四川路本公司　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中國旅行社

大來輪船公司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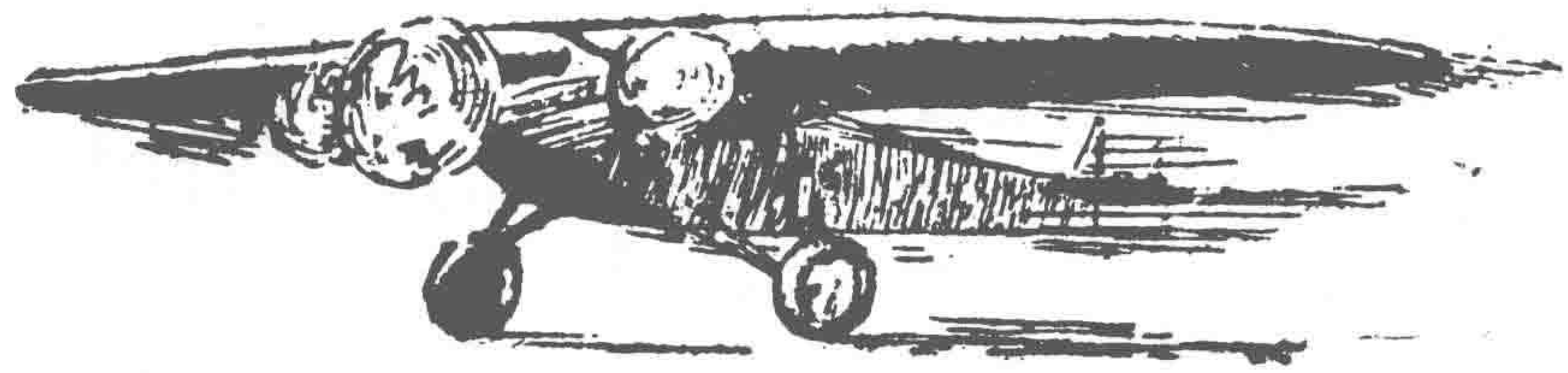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大來公司總統號内容華麗設備完美内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古人詩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可見得上青天這件事。在古人眼光中看來。直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事。所以甚至對於翱翔空中。往來如意的仙鶴。亦要不勝其艷羨起來。恨不得自己亦立時變成一個任意翱翔空中的仙鶴。然而這不過是一種願望罷了。究竟不會實現的。因此騰雲駕霧一類的事。不得不認爲是那虛無飄渺的神仙所獨應享受的了。

空中自從有飛機的發明。平空滿足了人們不少的難以希冀的慾望。尤其是那認爲虛無飄渺神仙所應獨享的騰雲駕霧。啊。生於物質文明發皇現代的我們。所得物質上的享受。是多麼可以慶幸的啊。假使古人有知。亦要歎古人不如今人哩。

飛機在前兩年。還屬軍用品。普通人們仍然祇能向牠望望。如今則不同了。飛機的應用。已逐漸普及。交通部爲謀滬蓉間交通便利起見。特闢航空綫載運旅客。設立滬蓉航空管理處。辦理此事。先開辦滬甯一段。並已與敝社訂立合同。代售飛機客票。現在敝社滬甯兩地分社。均已領到這種客票。從滬至甯。或自甯至滬。每位原價售卅六元。現在特價期內。僅收廿六元。不過座位有限。每機僅有四個。所以必須從早預定。各界士女。你們亦有要嘗一嘗騰雲駕霧的滋味。作一個古人所期冀而辦不到的神仙享受嗎。有之。那麽請就近向下列各分社接洽。早定座位。以免向隅。

上海分社四川路一百十四號　電話六八七四一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

南京分社下關鮮魚巷　電話下關七七五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

中國旅行社總社啓

中國旅行社旅行叢書第一種

游川日記

亞伯

發售特價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讀了游川日記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唐人詩云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語云老不入川可見四川這條路非常難走在古時候的人提起入川便心驚膽落好像到四川去一趟便將性命送掉一般可是現在呢就大不然了試看水路一段已竟有許多汽船往來航駛既穩且速那怕牠行駛在以險要聞名的三峽中至於陸路亦正積極修築馬路發展長途汽車等等聞近來更有籌闢航空綫之議果然實行了那川道旅行就更不成問題咧

四川位居我國西陲物產極爲豐富寶藏甲於全國就是交通不便所以不能爲國人注意兼之連年川中戰亂外界人士對於川中的眞相更難明瞭了現在有民黨老前輩曹亞伯先生新從四川歸來對於川中情形考察極爲詳盡即如川中幣制的紊亂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但是究竟紊亂到如何程度可就說不出了而先生都能一一調查清楚列出表來以此一端微末事情尚如是認眞那麽其餘的文字亦就可推測而知此外並附有許多珍貴照片尤爲生色

吳稚暉先生他是不輕於稱讚人的但是他獨對於此書特特的作了一篇序文於此亦足證此書的價值了

吳序

亞伯先生。與余同客英倫。相叙有年。無日不同游息。惟其時皆窘于資力與日力。不能爲經時越月之遠游。故曹先生長時浪游之興味。余未與一同領畧。歸國後。聚散不常。但從歐戰時。聞先生作環球之游。即艶羨非常。然十年以來。余東牽西捽。幾忘游觀之樂。近來數月。小住湯山。日覩山水之美。忽動游興。于是每數日必走數十里。登山涉水。興會彌高。近來因事有太原之行。在太行萬山中。盤曲循行。中心悅愉。不可名狀。渡海南歸。又在海舶中。遇汪張兩生。漢中人也。述說終南山之南境。如何清美。正動游川之興。語云。老不入川。此古代文弱書生之言。非所限于我輩。且曹先生新有游川日記。索序已久。連帶憶及曹先生之游。其興味必倍于他人。恨不能相從。然有其游記作先導。來日吾之川游。必更有如歸之樂。今日適遇于滬寧車中。先生堅不肯放行。必令車中交卷。于是即將余之心契于曹先生善游之歷史。寫此數十百字爲塞責。且曹先生之書一出。吾知挾以游川者必多。吾將來之伴侶。不啻先生親爲介紹也愉快更何如。民國十有八年七月十七日吳敬恒序。

全書洋裝一厚冊定價大洋八角**特價大洋四角**十九年一月底截止
寄費加一郵票代現九折計算

上海四川路一一四號**中國旅行社啓**

旅行雜誌

第三卷 第十號

封面識小

赫貞河上

趙君豪

赫貞河 Hudson River 者。在美國之紐約州。烟波淼。景物清幽。一六〇九年。有亨利赫貞氏 Henry Hudson 首先航行是河。因以爲名。發源於愛迪隆甲山 Adirondack Mts。其支流有沙孔大加河‧ Sacondaga 馬霍河‧ Mohawk 瓦凱河‧ Wallkill 等。其河口距紐約城可六十哩而遙。沿河兩岸。俱爲坦蕩大路。夾道濃陰。繁華織錦。春秋佳日。俊侶如雲。凡過其處者。輒流連而不忍遽去。吾國留美學子。每於休沐之暇。亦嘗結伴往遊。竟日盡歡。幾忘晷刻。又嘗狀述清游。形諸吟咏。其風物之美。於斯可見。本期封面所載者。爲美國名家所作之油畫。藏諸博物院中。頗稱名貴。讀者覽茲勝景。其有悠然神往者乎。

本期目次

浙東游記〔上〕 陳萬里

千山游記 程寄春

鎮江之見聞 顧濟之

東北屐痕記〔三〕 趙君豪

西歐漫游錄〔十〕 褚民誼

巴黎花絮 崔其煒

荷蘭消夏記〔譯〕 秦理齋

旅行瑣談〔二〕 劉燕生

人首〔青銅製〕

昇〔聖母像〕

飲

陳英士銅像馬頭

孩子們的母親 徐卓呆

情海潮音錄〔續〕 周瘦鵑

編者絮語

韶華過眼。轉瞬清秋。本誌第十號又與讀者相見矣。此一卷中。原有諸作。若西歐漫遊錄東北屐痕記情海潮音錄。仍繼續刊登外。新增作品。有陳萬里君之浙東遊記。頗多情趣。陳君善攝影。久負盛名。無容詞費。今者又以從政餘暇。游覽山水。附以畫圖。讀者咀嚼之餘。當動清游之興也。

東北富庶。甲於全國。已爲世人所公認。顧其山川之勝。尤未彰著於世。程寄春君之千山游記。敘遼東勝景。令人神往。塞外風光。尤活躍紙上。

荷蘭情況。吾人尚多隔閡。近頃有George Alden Sanford 者。逭暑荷蘭。於彼邦社會瑣事。狀述至有情趣。茲由秦理齋君迻譯。秦君從事申報譯事有年。行文清麗可誦。於斯文而益信。

本誌現正計畫來年改革方針。於編輯排印紙張諸端。力圖改善。倘承讀者指教。所忻盼也。

鶴華藏書

浙東遊記[上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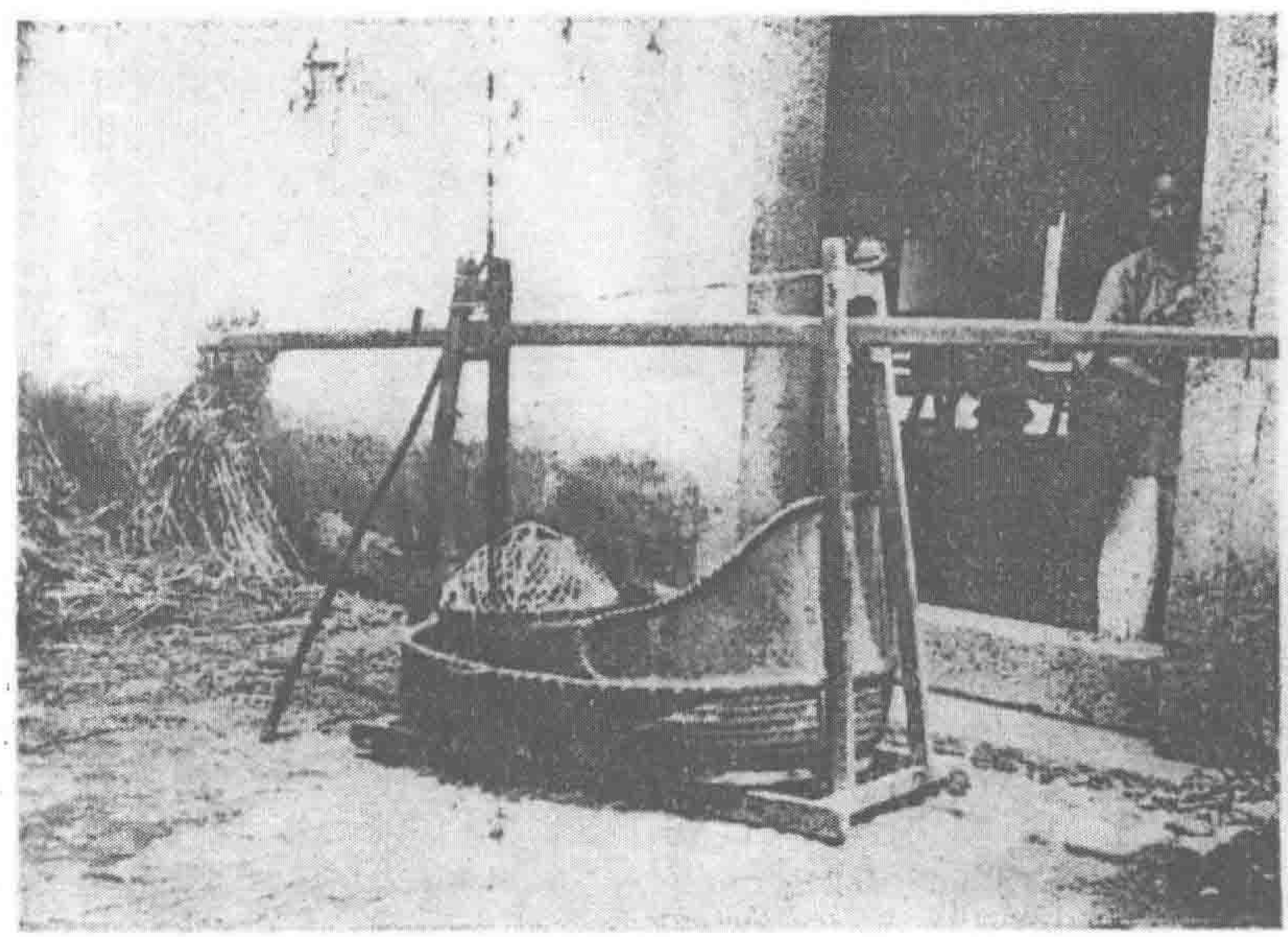
諸暨・五洩山・義烏・東陽・

陳萬里

十

七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六。早六時起。整理各件。七時半。乘車往江干。今天杭諸公司因爲公司船正在修理。改用篷船。分兩層。兩邊都是舖位。較之桐蘭快船大得多。但是今天的客人眞不少。不要說舖位沒有。就是方凳也不容易找到。擁擠可想。船中有類似退伍下級軍官者六人。其中有廣東人。有江西人。幷且恐怕有湖南人。江西人曾同別人談過話。說是黃埔畢業的。自己買了些猪肉。同一隻小鷄。而其中有一個人做臨時大司務。

今天因爲水大。上水船走得慢。四時才到汪王。其實照此水量。儘可以開到曹家埠。據說日班祇到汪王爲止。夜班可達曹家埠云。不知何故。遂坐洋車進城。途中遇雨兩次。車中如有行李。頗感不便。幸不甚久。即晴。到諸暨。進城。往登仕橋。廣永豐旅館。永豐有三層樓。爲旅館主人陳君書畫處。顏其樓曰百尺。布置房間尙整潔。還沒有臭虫。這是很可以使我放胆睡覺的。晚飯用鍋把泡水菜用蝦米。油炸花生。大頭菜。這是我旅行中的刻板文章。飯後到縣政府。徐縣長因病。稍談。即介紹民治科陳科長及吳承審員來接洽。談案頗久。出署。即赴警察所。晤袁所長。黃埔畢業生。據他說當過團長。談約一小時辭出。回寓。



篦籃

十九日。星期日。早七時起。八時到縣政府。晤陳吳二君。調閱全卷。十時訊問有關係各法警。幷爲受傷法警覆驗。十一時半畢事。晤暨陽醫院李君。未及多談。即辭出。在葉順興午飯。

飯後回寓。譯電。李君來談。去後。余亦出門。往商會。縣黨部及款產委員會。各處調查一切。復到警所。訊向與本案有關係各警。四時畢事。到縣政府。稍坐。即出往電報局發一電。杭州。時已五時餘。出南門信步至西

施祠小坐。傍晚回寓用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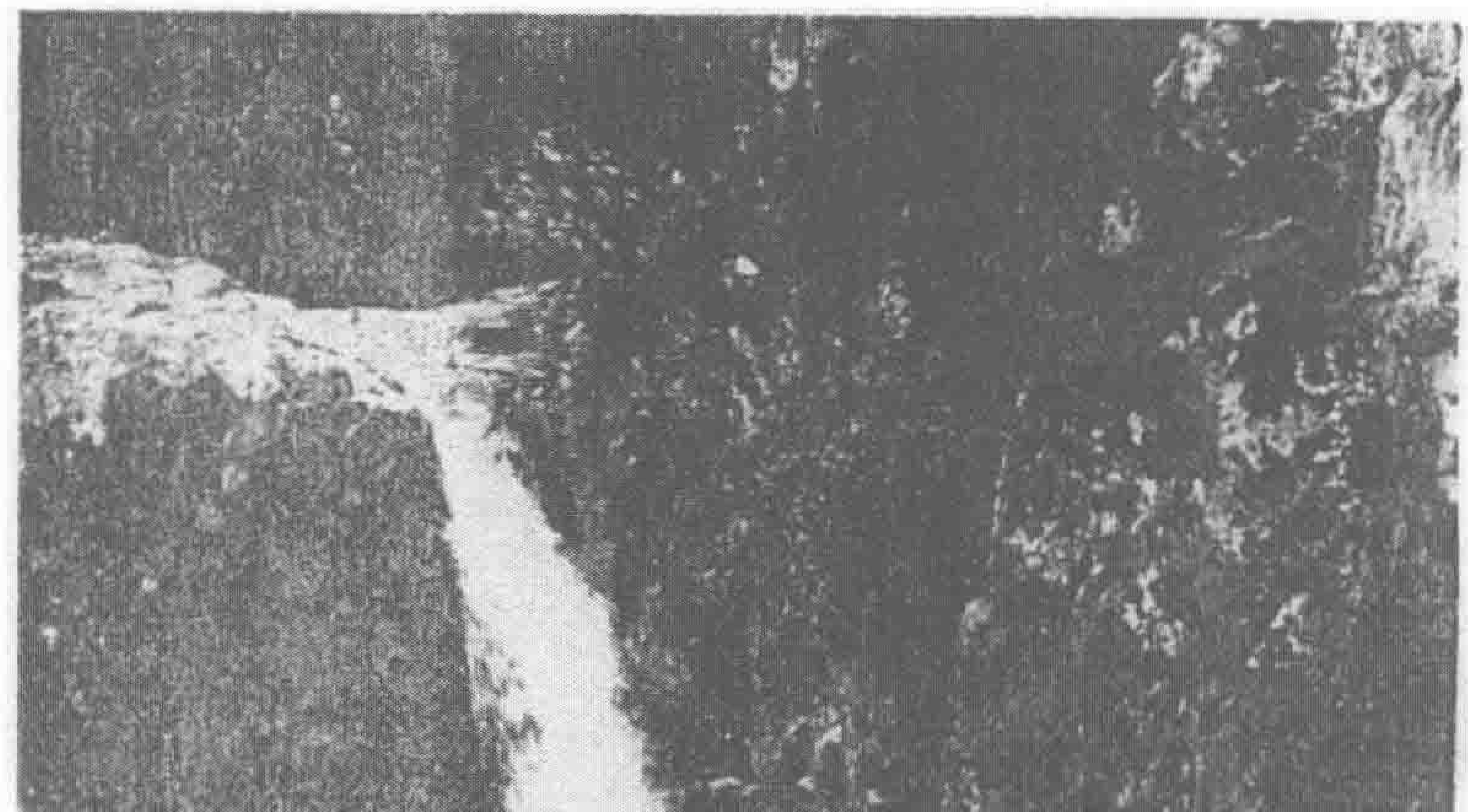
二十日。星期一。五時半起。六時出北門。乘人力車往西鄉。沿途查勘所貼標語。順便一遊五洩。有趙君同行作嚮導。吾們買票先到草塔。此處是裕民公司小西段。自縣城起。計有十里亭・大唐庵・草塔・楊家樓・清潭廟・石瀆廟等・六站。十里十里亭。五里大唐庵。都有反動標語。經合溪橋往西南十里草塔。時正九點三十分。車站就在趙家宗祠隔壁。由趙君去設法轎子。等了許久。回來說轎子祇有一乘。先要回去了然後再來。來回有十里路。要價三元。余決計復乘人力車。到了清潭廟後。再雇篼籃。

草塔鎮頗大。此處有分駐所。今日適係市集。更覺得擁擠熱鬧。十里清潭廟。先在春茂雜貨店裏小憩。託趙君代雇皮籃(卽篼籃)一乘。居然雇到。復同趙君在小店內飲土紹等他們。直到十一時半才來。啓程。十五里青口鎮。由此西去往浦江。西北入山曰夾岩口。兩山對峙。五洩溪由此往南折東。溪北有夾巖寺。上有夾巖洞。亦稱仙巖洞。在明朝人遊記裏說。此處猴子極多。常以亂石擲人。旅行者苦之。到現在沒有這種情形了。約數里卽折北。路隨溪轉。時時亂流而過。一個月前因大雨數天。溪水洴下來。一部分田地都沖毀了。還有一個五洩寺裏的和尚。竟在途中淹死。同去遊山的某校教員以及學生數人。幸虧走到一塊高地。守了一夜。直到天明。才得出險。本地人就說是出蛟。所以此處稍有陰雨。就要戒心。不可冒險前往。這是旅行者所應該注意的。愈進。山勢愈逼促。山容益奇秀。石骨嶙峋。有類雁蕩。有一處石壁嵌空。中有一樹。據說四時都開花。發異香。人却不能走上去。到底是一株什麼樹。無人可以說明。志書上說沉香樹。當時是不足信的。對面老人巖。俗稱老僧巖。不甚肖。計自青口到五洩寺共十里。實在有十五里。溪的兩旁盡係山田。山上松竹茂密極了。都是五洩的財產。寺建於唐元和三年。開山祖師是默禪師。其時名三學禪院。咸通六年賜名五洩永安禪寺。元祐三年改稱應乾禪院。嗣後仍用今名。寺基背倚棲眞巖。前臨東溪。有筆架石壁諸峯。

我先將行李安置訖。卽去遊東龍潭。出寺往北不遠。卽聞瀑聲如雷。約數百步。就完全看到了。兩面都是石壁。瀑高約三四十丈。其勢極壯。下注深潭。卽是東龍潭。亦稱東龍湫。因爲潭深色黑。所以又稱黑龍潭。或名黑龍井。我就問領導者第四第三諸洩。他說不能去。我却不信。與辯良久。他始引我上南面山坡。從亂草叢中攀躋以登。時時恐怕有蛇蝎。如是約二十分間。居然達到山脊。陶望齡遊第一洩詩所謂『蘿葛疲攀緣。荆榛費誅斬。』這兩句確是實話。復由此折北下嶺。因雨後泥濘。不堪駐足。可以說是艱苦備嘗。久之。竟至第五洩門限上方。第四洩自石壁隙裏屈折而下。亦有一潭。是爲第二潭。潭側北山僅有亂草而無雜樹。領導者不肯復上。轎夫某甲。奮勇前

去探路。終以泥滑不便。廢然由原道而返。不過已見第四洩。亦頗足以自慰了。

下山後。導者回寺。我就同轎夫上響鐵嶺。兩旁都是竹林。約里許到嶺顛。過去就是富陽界。即取嶺側小徑往西北下山。就是劉龍坪。原來五洩之所以命名。因為山水自上下流。計有五級。故名五洩。發源于富陽之紫閬。據說該處土地平曠。村落星聯。實在是一個大鎮。由響鐵嶺過去約五六里。就是水源。經由劉龍坪入縣境。據志書云。坪為劉龍子拜母處。其傳說是昔時有一劉姓男子。釣於五洩溪。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號劉龍子。其母墓在擡江石上。每到清明時節。龍子即來展墓。必風雨晦冥云。坪平廣可十幾畝。第一洩離坪沒有多少路。水自斜面石上下瀉。


第五洩東龍潭

約十餘丈。一部分瀉入側方潭內。潭作圓桶形。有多少深，沒有人能穀曉得，此處名白龍井。水復自潭中跳躍而出。沿石坡下瀉約二三十丈遠。過一門限。即志稱龍門。直瀉而下。約深二三十丈。下有深潭。是為第二洩。此處兩旁俱係石壁。人在門限一側。俯瞰深潭。為之驚駭。第二洩後。山勢復曲折。溪水亦隨之南去。這是我從門限高部望見的情形。至於第三洩作如何狀態。無從懸揣。第四潭側志稱有劉龍之墓。壘石為之。或曰龍子母墓。這都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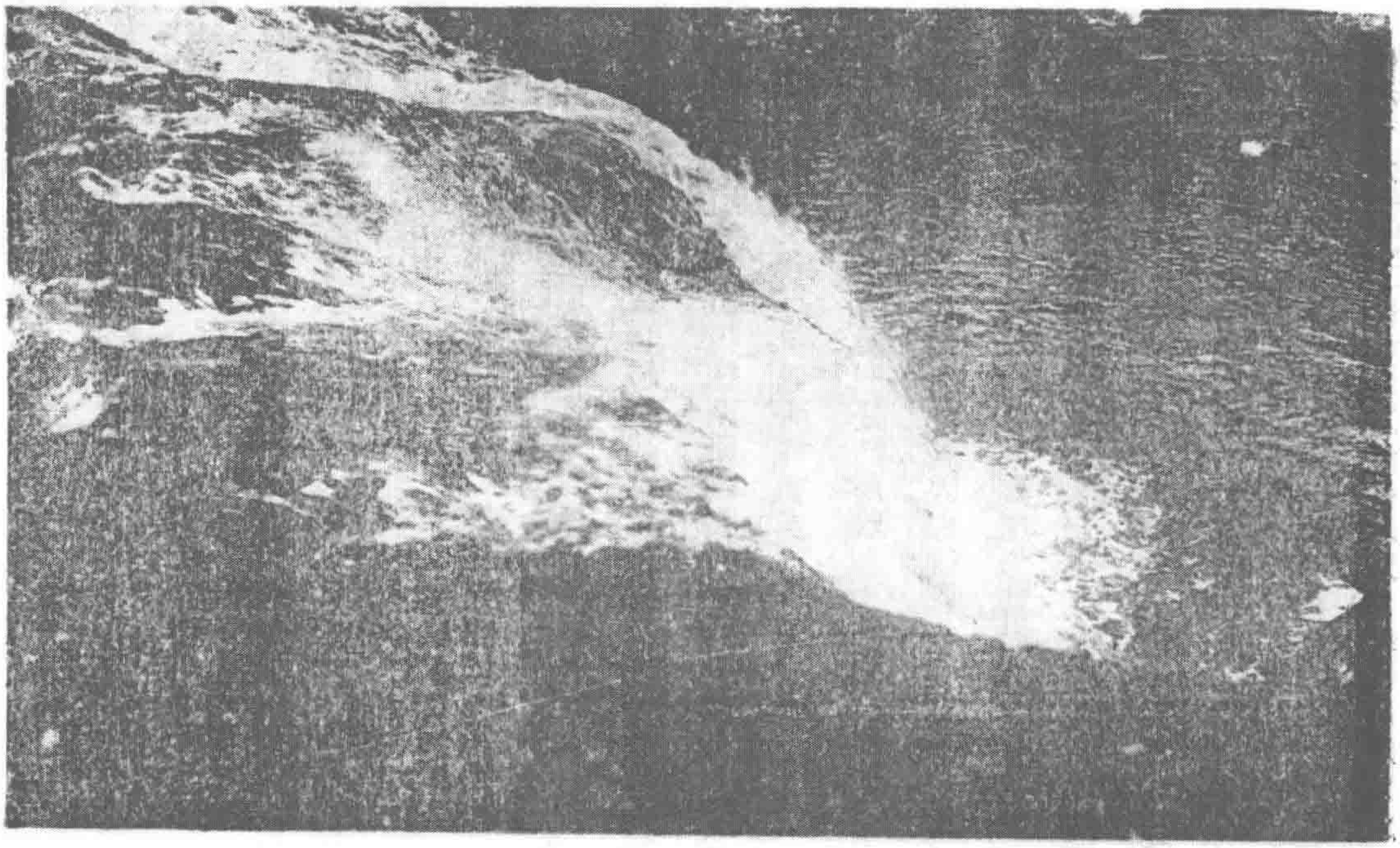
什麼考證的必要。吾們既然不能由第二溲石壁往下一探第三溲。祇得復回劉龍坪上嶺回寺。今天我所穿的一雙新蒲鞋。頗覺着不稱脚。因此涉溪登嶺。極不方便。還是穿布底鞋相宜。

寺裏的和尚都穿左襟短衣。除了這一點以外。誰都不能分別出來他們是和尚呀。少頃。晚飯已預備好了。老酒是有的。菜蔬有溪裏捕得來的活蝦。肉片蒸雞子。燒南瓜。邊筍炒肉。冬瓜湯各碗。寺裡預備葷菜。起初頗奇怪。後知當家的亦係酒肉和尚。平常並無功課。所以在寺裏不聽得鐘聲同木魚的聲音。都在田間農作。

西龍潭因水大不能去。留待異日。亦大佳事。祇以第三溲未曾見到。引以爲憾。翻閱前人遊記宋濂五溲山水志頗詳盡。似乎沒有到過第四潭。頗以爲異。王思任遊記說到徐文長袁中郎陶周望俱未至三溲與四溲。而他自己則五溲都去過。中有『石芒棘杪。著處寄命。……失一跬。千古不問矣。……是遊喜樂不償畏懼。生人止堪一寄耳。』諸語。刻意形容遍遊五溲之不易。我雖未見三溲。卽以第五至第四一段言之。若在深秋。草已乾枯。亦並不難走。有什麼可險的呢。袁中郎遊五溲記及越中雜記所謂『所目既奇。思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作何等語。時夜已半。魈呼虎號之聲如在牀几間。彼此諦視。鬢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五溲山水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明朝人筆墨極灑脫。極自然。余深喜之。


第四溲東龍潭

飯後寺裏的方丈來談天。此公到底是一個鄉下和尚。沒有什麼



第二洩東龍潭

敷衍。但是我很看見許多方丈同知家僧。起初恭維你了不得。及至臨走時候。見着你對於緣簿捐冊都不能發生什麼反應。那就要另換一副面孔了。

二十一日星期二。早起。即預備起程。因爲我那兩個抬篼籃的今天要趕到青潭廟返菩薩加之西龍潭水大不能去。不如就歸去罷。遊山還是留些有餘不盡的好。

七時辭別方丈。坐上篼籃。回青潭廟。出五洩寺後。走過東西溪合流的地方。遠望西谷山峯岩崿。頗似雁蕩。就是途中山水。亦頗不惡。我以爲五洩方面。可惜沒有人去經營。附近村莊裏的鄉愿。以及城裏一般土劣。祇曉得到五洩寺裏去吃十一方。因此寺裏的方丈。逢人就訴苦說『田有多少畝。山有多少頃。一年收入。還是不夠開支。』這一輩人一到暑期。往往來五洩歇夏。一住就是十天八天。臨了抹抹嘴就跑。如其和尚招待不周到。還要紮足松香架子。發發脾氣。如此寺裏祇有消費的客人。那能希望有什麼經營呢。因此我感覺到寺產的登記。一方面固然是要先曉得寺廟所有的財產。登記了應當給予一定之生活部分。此外則全部歸公。不要給他們一般土劣耀武揚威地來作主人翁。歸公之後。亦應當有所經營。如雁蕩天台五洩等處。一經開闢。大可以吸收後來人的遊資。否則此種設備。要是專望公家的財力。時機還早。所以我對于盡力的沒收寺產以

後不在這一點着想。是很不對的。何況大家互相爭奪。如同一羣餓狗。看見了肉骨頭一樣。這種醜態。較之鄉愿土劣老着面皮吃和尙還要無恥呢。

過夾巖寺上山。往遊夾巖洞。自此到青山口。山勢就開展了。十時到清潭廟。仍在雜貨舖裏休息。約半小時。坐人力車進城。已下午五時左右。回永豐用飯。

晚間。永豐主人並許多諸暨人來談。直到十一點鐘始睡。

二十二日。星期三。早五時半起。六時出小南門。到振路公司購票。乘人力車往牌頭。自縣城起。計湖紋嶺•邱村•外陳三國道地等站。計四十里。車路由苧蘿山後往南。路邊都是水田。外陳相近蕩裏植蓮。作花還不少。晚行過此。頓覺清香襲人。

牌頭有南鄉派出所第一分駐所。設在下廟裏。往晤鄺巡長。託他代雇竹橋一乘。我本擬先往東陽。因由牌頭去百里。到時恐不能很早。兼以永康回義烏。仍須經由東陽。所以臨時變更路程。先到義烏。由此而東陽而永康。路似較順。八時十分到牌頭。九時由牌頭啓程。此處市集甚熱鬧。客棧飯店較之城裏還要清潔。因爲由東陽南路往北的客人。或是由諸暨往南的。大都歇在此處。

車路自縣城到此。係振路公司。由牌頭往南經墻頭而至宣何。係道南公司承築。計二十里。因在宣何不易雇轎。故在牌頭先行改坐轎子。

分駐所所在的下廟。祀嚴子陵。略略瞻仰卽出。約行數里渡溪。二十里到宣何。稍息復行。五里嶺頭。已入義烏界。又十里楂林。有幾家飯館。還有搭蘆蓆棚的茶肆。連小飯店。一面是溪河。過橋十五里蘇溪。略有市集。溪邊廣場有小飯舖數處。三十里義烏縣。進北門。先到南街。後到西街找客店。都是骯髒極了。不得已到警所。所長已往杭州。由雇員某請縣政府王科長來。才曉得汪縣長因縣長會議往金華。大概明天可以回城。遂由他介紹一中山公學。可以假寓。卽同出北門。到文廟公學。晤校長朱君。他是日本學化學的。曾在杭州醫專担任過教務。由他引導參觀。正在建築中。各處情形。在大成殿曾新造樓房一所。上下配置教室四。光綫通氣。均極適宜。每一教室容納學生六十人。兩面走廊。均用石柱。聞此樓建築費約五千金。大成殿亦在修築中。朱君意見。擬將木龕拆去。牌位用玻璃櫃裝在上面。全部殿屋可以改爲禮堂及紀念廳。他的計劃很好。兩廡已修起作爲學生自修室。亦甚相宜。另外空地頗多。擬建學生寢室。現在募到的款雖有兩萬。但是要建寢室。還不夠用。學生二年級兩班。一年級新生亦兩班。實在報考的人太多了。我的意思。大成殿前院可以預備一學校園。籃球場另覓地方。朱君說運動場亦有空地。總之此處不愁沒有地。但愁沒有錢。

用過晚飯後。承審員來談。大約縣長明日可到義烏。他說及金華義烏東陽各縣鬥牛風氣頗盛。他在金華鄉間。曾經看見過。據說一條牛買進來須五六百元。買來以後。喂养得很講究什麽人參啦。杜仲啦。糯米啦。種種補品。都肯化費。天熱了。張起蚊帳。還要同牛打扇。恐怕對待爹娘決沒有如此。正是做了一隻牛的天字第一號底孝順兒孫。當他買進來時。牛角上披着紅綢。綴上響鈴。雇了音樂手引導。及至牽到鬥牛場的時候。亦屬如此歡迎。在平時。當然這一條牛。是不耕而食的了。其實呢。吃了許多補品。養尊處優慣了。那有能力拖着車來耕田呀。鬥牛場就在水田裏。有兩個鬥。彷彿戲台上的出將入相。很可以給觀衆們一種暗示。就是說將有大戲可看啦。一齣趣劇呢。還是一齣代打出手的大武戲呢。事前誰都不能預料。在爭鬥中間。有一個牽牛的。爭鬥的時間不一定。那一隻牛沒有力氣逃了。就算失敗。在未曾交仗以先。必須估定對手的力量。甲牛一定與乙牛才能相鬥。不能含糊的。不過其中也有不公允的地方。譬如丙牛身材力量都不如甲牛。對手的估定不是丁就是戊。然而丙牛的主人或是有勢力的。或是有資產的。那時就要反抗的說。『我的牛。祇配同丁牛相鬥麽。不與。一定要同甲牛鬥。』其時公正人拗不過他。也就如此決定。但是實際上丙牛遠非甲牛敵手。而丙牛又是不能失敗的。於是暗中把甲牛加以損害。那麽相鬥結果。甲牛一定是失敗的。失敗以後。假定甲牛的主人。亦是一個强有力的不肯示弱於人。或是灼知其中另有黑幕。於是人與人的武劇就開始。亦有棋逢敵手的。選定相鬥以後。一方面失敗了。而此失敗的方面。又是不肯罷休。于是遷怒於牽牛人。因此發生武劇。實也不少。總之鬥牛以後。繼以人鬥。這是毫不爲奇的。鬥牛人家到那一天。凡是親戚朋友。都要來捧場。這也可以說是請來的全武行。此種風俗。發生之初。原是人們已經覺悟了自身的地位。不過蠻性未除。於是借着牛的蠻勁來發洩人們所保留着的性氣。等到牛性固然發作了。不覺見獵心喜。人們所有潛伏着的蠻性。亦同時發揚出來。所以鬥牛跟械鬥。完全是一種蠻性遺留的片影。談到十時半辭去。

千山遊記

程寄春

（一）千山概況

遼東名勝。首推千山。山在奉天遼陽縣境。距瀋陽可二百里。其脈東北來自長白山。迤邐起伏。西南去至於旅順大連間、更度渤海海峽至山東省境。復崛起而為泰山勞山。此地理家說。亦吾足跡所經。覽其形勢。以為可信者。千山山脈雖長。其以勝景著名者。厥惟遼陽縣東一段。綿亙達二百里。峯巒岩壑。宏偉磅礴。另具一種北地沉雄氣象。不以清麗取妍。較之南中山水。各擅其勝。峯之著名者、凡三十餘。廟宇甚多。有八觀十二寺四叢林之稱。山中景物之奇特者。厥惟松與石。松則夭矯離奇。撐岩掛壁。虬蟠盤屈。不讓黃山。石則醜禿頑巨。動輒長闊各十餘丈、姑蘇虎邱之千人石。吳人以為鮮有之巨石。若在千山中。則隨處可見之。此外岩邊石上、摩崖甚多。大都年久字跡模糊。難以辨識。傳唐太宗征高麗。曾經此山。留有不少遺跡、余等往遊、因限於時日。未能着意探訪。引為遺憾、考千山名勝之見知於世。為時未久。雖唐時有人經過。戎馬之中。想亦不能領略景色。且其地夙稱胡疆。開化甚晚。數十年前。中原人士。除發配出山海關外。鮮有履此所謂苦寒之地者。更無人能前往作登山臨水之樂、關東人在昔智識未開。自不知所謂山川靈秀景物怡情。是故大好名山。殊少遊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不遇右軍。亦不過埋沒荒烟蔓艸中耳。茲山允稱遼東第一。惟以地處邊陲。遊人罕到。倘不書所見。詎不使勝跡鬱湮。致貽山林之戚。因拉雜記之。以告世之好遊之士。須知今日之關東。非昔日可比。社會日進文明。交通日漸發達。遼陽縣即南滿車經行之站。欲遊千山。殊非難事。如自滬自津水陸兼程。僅三日餘即可達山。祇遼陽至山麓一段。較難行走。好在為程不遠也。

（二）第一次遊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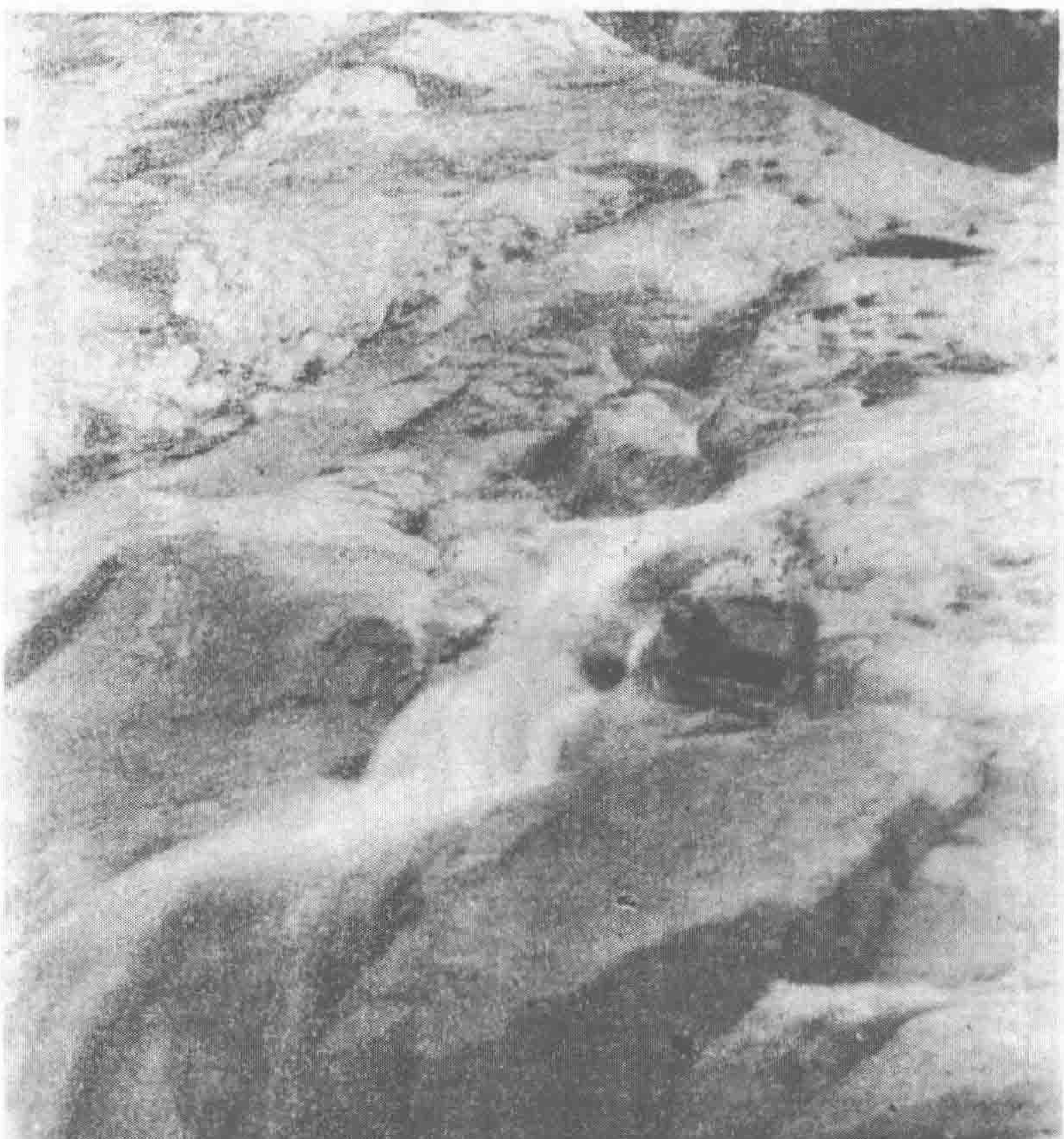
余久耳千山之勝。故於來奉第一載之秋。即有千山之遊、是遊未得相當伴侶。獨自入山。人地生疎。路程不悉。又值鬍匪充斥。山間各處寺觀。多有被匪佔據。而逐僧徒於門外者。呼嘯山頭。打家劫舍。除大路稍安靜外。不敢偶入小路。余第一夜寄寓無量觀。頻有人報某寺被劫。某處被匪所佔。一夕數驚。幾難安枕。翌晨將冒險出遊。道人言本觀附近可隨意遊覽。二里以外。恐生危險。以不去為是。祇得如言。就近觀覽一過。殆日午回觀、中心殊悶悶。因此行太不值也。悵望無聊。乃據坑而臥。兩日辛苦。不覺入黑甜鄉。睡時僅着單衣。忘蓋被褥。時在八月之末。北方氣候早寒。已等江南十月天氣。山風凜冽。而所睡之坑。雖日間亦升火燒熱。（北方風俗向無床舖。無論貧富之家。均睡火坑。坑大者可容十餘人。小者亦可容三四人。以土磚砌

成。亦有上舖木板者。狀如南方廳堂中之木坑。不過較長較闊。大都三面靠墻。一面爲沿。坑上舖蘆蓆。亦有加舖毯氈。氈上再舖被褥。一家之人無論老幼男女均排列橫臥於一坑上。不分界限。習以爲常。富家亦有懸帳幕于坑外者。日開夜閉。猶南方之牀帳。坑下中空。有門通室外。天寒則每日燒坑一次。必待坑面燒熱。乃止。天熱則三四日燒一次。雖暑期中亦然。本地人謂坑不燒。卽生潮濕。人臥其上。將致病也。近今東省文明日進。富貴之家。亦多有改用牀舖者。）余臥坑上。半身火熱。半身冰凉。寒熱交攻。醒來覺頭重鼻塞。四肢無力。繼而吐瀉交作。果然病矣。三千里外。單身客况。在深山古寺中。是夜孤燈如豆。萬壑松濤。淒凉情况。自可想見。遑論千山風景。尙未竣遊。恐歸計亦屬難事。山中旣無醫生。又無藥物。設病重將如之何。淸夜不寐。輾轉被褥。百感交集。差幸同居之老道。尙屬有情。爲言其身世及出家緣由。兼談北方鬍匪搶刼技倆。侃侃而談。爲我解悶。翌晨腹痛稍止。余意果病劇。山中百端不便。卽欲回奉。觀中道士。咸來勸止。第三日病有起色。余决下山。而山中旣無車輛。又無轎馬。舍步行外無他法。於是踉蹌而行。足輕頭重。兩眼昏花。下坡時欲跌者十餘次。適有李姓者。先是因家庭種種煩惱。乃遁入該觀修道。繼又被其父母偵知。趕到山中。將伊擄回。此次爲來搬取行李。本擬明日下山赴遼陽。各道士乃勸李君提前一日下山。俾可爲余作伴。以資路中照應。李君慨允。於是二人一行四十餘里。抵立山車站。而余之病。忽覺霍然而去。精神亦覺健旺。是誠不可思議之事。殆行路亦可療病歟。惟回奉後末二日病復發。呻吟牀褥者三四日。此兩年前事也。提起千山。彷彿如在目前。今年秋友人錢君鑄九因事自津來奉。下榻余處。言及千山風景。渠欣然欲往。促余爲伴。余以前遊未暢。近來編輯事亦不忙。久之。乃議定於九月十二日共自瀋陽出發。已是塞上白楊早落時矣。

（二）第二次遊程

十二日早餐後。兩人收拾行裝。並携帶攝影器望遠鏡及寫眞箱等旅行用具。僱馬車赴日本站。該站建築宏大。設備完美。在中國十八省中鐵路車站。無有其匹。余等在候車室中待長春之南行車。至按自省城赴千山。可乘車至遼陽站。或鞍山站。或千山站。或立山站下車。均有旱路上山。惟在立山站下車至山僅四十五里。爲程最短。當卽購立山車票兩張。價每張日金一元有奇。自奉至立山約一百餘里。車行一時許。抵立山。在站內休息片時。錢君意欲僱騾車。余謂前次來遊時。亦曾僱坐轎式騾車。（乃騾車中之上等）。豈知不慣坐者。殊爲痛苦。車之製爲兩大木輪。周裏以鐵。兩軸相連。中架厚木板。板上支木篷。如小船之篷然。篷上被以藍布。以蔽風日。前以騾拖車。馭車者坐篷前。客卽坐篷中。不可立。不可臥。鄉間道路殊不平。大

小石子尤多。車行其上。欹側顛簸。震動殊甚。人坐其中。曾無片時平穩。肝腦肺臍。幾至脫落。余之頭顱。左右擊撞篷架。達數十次。額前額後。共得三大疣。平生坐車之苦。此爲第一次。行路未及半。余不能耐。即照言明全價奉洋二十四元（當時約合大洋二元）付清。囑其回去。余則一路問至千山。錢君聞言。乃罷僱騾車之念。相與緩步至立山街市。立山爲南滿路上一小鎭。商業不發達。市面亦甚小。商店寥寥。連住家不過二百餘戶。東省鄉鎭。大都如此。行不半里。出街詢入千山大道。知向東行。約三里。度一嶺。即立山嶺也。嶺不高。但登嶺上。可見東西山脈。蜿蜒形勢。下嶺。一路平沙渺渺。村落寥寥。尤少樹木。但見黃沙捲地而已。六里許。至牲口市。爲一屯。（北方謂村爲屯）。人家廿餘戶。俱土墻土屋。附近有田。皆種高粱。現已刈盡。十里過上黃圈。又五里過下黃圈。均屬小屯子。又四里涉高岡。遠見千山峯巒攢簇。如片片青芙蓉。撲人眉宇。過岡。則四山迴合。漸多林木。約三里。渡一澗。水勢不壯。中多大小石。形圓而滑。又二里抵七嶺子。爲一較大之屯。人家可七八十戶。有小買賣店四五家。店外無招牌。賣酒者則於門外懸一酒壺。賣糕餅者則懸一木板。板上畫糕餅式樣。賣麵者則懸一木圈。圈上滿貼紅白紙條。示麵條之意。其餘各項買賣。均倣此。北方之風俗也。（即現今城市中亦有仍用此種招牌者）余等入一家。見所售食品。齷齪難以入口。另有新鮮熱大餅。雖粗劣尚可食。即購半斤。分以充饑。又囑烹茶。茶黑色。



千山之澗

兼有油膩味。當時亦不顧。聊以解渴。耳休息約半小時。復上道。此處距山僅十數里。路旁景物。漸漸撩人。三里許、又過一屯。忘其名。由此望千山。峯巒拱合。林木葱鬱。隱約可辨。步行雖苦。至此忽覺精神一振。又數里、兩旁泉溜潺潺、清澈可聽。仰視峯頭。高逾千尺、猶山之外廓也、循山麓東行。南轉。更西折、入小谷。拾級而登。約三里。而抵無量道觀。時已下午五時矣。

觀在萬山之中。羣峯拱護。峯外面面均懸崖削壁。祇有觀前一谷道可登。觀居山半。有屋廿餘楹。均依山之高下而築。參差錯落。上下掩映。左右顧盼。或樓或閣。或亭或殿。傾斜處則以小石層層疊爲平台。台旁有石級而上。到處皆是。來欲築屋。亦必先建平台。其工程鉅大。可見一班。山門前亦有一平台。頗寬廣。三面圍以石欄。余等入門。遇一道士。詢何自來。答來自瀋陽遊覽千山者。該道士乃導余等復出門。循壁行。壁均爲亂石疊砌。極堅厚。而折入一小門。門上有額。顏曰西閣。入門又有一道石墻。再轉。抵一廣場。場周有石欄。憑欄下視。高逾百仞。場北爲大殿。西爲客堂。堂內佈置整潔。知客道士出而周旋。所談膚廓無味。既而觀中主持道士出。詢爲金姓。年五十餘、本江蘇金壇縣人。出家已三十年矣。問此觀建自何代。沿革若何。所答含糊不清。又問現在山中有無匪患。往五佛頂及仙人台。以取何道爲便。一道士答云。山中近來尚算平靖。惟仙人台路極遠。且難行。五佛頂高而路小難尋。應假道龍泉寺。循大路折北入谷攀登云云。余等默記之。附近名勝。余前次遊過。大略記得。不必再問。俄而天將晚。知客者囑小道士攜取余等物件。往魁星閣。料理被褥。主持與知客則相導出西閣。忽見廣場上有三四道士。持槍巡邏。蓋此觀富有。終年防盜甚嚴也。東行。曲折達膳堂。則晚餐已備。膳堂左右均通長土坑。坑上置長方矮棹。每隔五尺。置棹一張。食時先脫屨登坑。盤膝坐而食之。余等之一棹。爲客飯。照例、菜四色、淨素。烹調欠佳。飯則白米而非高粱米。殆亦敬客之道也。出膳堂。有廣台。正對山門大路。場上架土槍八支。口向外。亦爲防匪之用。蓋匪欲來觀。舍此路莫由。此台居高臨下。易于控制。觀中道士、均嫻於槍法。輪流分班值夜。終年如一日。由膳堂左行。穿堂過屋。忽而上升。忽而下降。如是數百步而達魁星閣。即所指定余等之宿處也。至此天漸昏黑。知客與主持道士皆辭去。此閣計三間。建於山坡上。四面空無依傍。入門。兩面皆土坑。中供魁星。內有一老道。見余等入。乃下坑相迎。和氣可掬。閣內燃豆油燈。其光如豆。余因睡眠尚早、乃據坑與老道談天、據云。此觀建自唐代。規制甚小。其後逐漸擴充。始有今日。觀中常川有道士六七十人。觀產極富。爲匪所覬覦者已非一日。緣觀址形勢穩固。防守嚴密。盜無由得進。故千山他處寺觀。常以被盜聞。而此觀始終未受害也。翩又言及道士等生活情形。謂彼等每日兩餐。早八點。晚四點。均

吃高粱米。菜頗菲薄。衣服之剪裁縫紉與洗滌鞋帽之製造。均憑一己之力為之。其勤儉克苦有如此者。時方八句。觀中人俱已入睡鄉。余等亦祇得勉强就臥。

炕暖被厚。一夜未得好眠。次早黎明即起。四山雲霧迷漫。青松紅葉。如籠薄紗。山上早寒。可以衣裘。早飯後收拾登山應用物件。先探附近名勝。自觀後拾級曲折登山二里許。抵一大石壁。高廣如五丈餘。中裂一罅。密生雜樹。自此左轉。磴愈行愈陡。後人之首。幾及前人之踵。如是一里。抵一坡。坡旁一巨石。高可二丈。寬丈許。長如高。石為整塊。四面光滑。絕無草木。一道士費年半之功。將此石鑿成一洞。可容三四人。內供觀音。名曰觀音洞。洞口設木門。該道士即居其中。照顧香火。兼負巡邏山頭之責。（觀中入夜山面峯頭。俱有巡守之人。）過洞有木欄。倚欄下望。絕壁千尋。欄盡處據石壁之陰。架小毛棚。為廁所。余就之大便。俯視糞落谷底。需時一分餘鐘。與錢君相顧大笑。折回觀音洞。北向有危崖。崖光滑無磴可上。祇崖邊鑿有小穴。僅容半趾。相距四尺有一穴。為數八。登者須按穴緊步而上。不可旁視。否則即墜深谷。是名八步緊。膽怯者不敢嘗試。年前有海城陳興亞君。出資九工。沿路築以鐵欄。後之登崖者。可按穴扶欄而行。不似昔日之險矣。上有摩崖。刻化險為夷四大字。即陳君手筆也。登崖有兩巨石。龐大無倫。石間有罅。人須側身而進。行可二十步。再轉身而出。是名鷂子翻身。出罅為一敧斜之危坡。坡邊有半株枯松。人一手捫



八步緊（立者即錢君）

石。一足踏枯松。可一躍而登此巨石。是名一步登天。蓋此石已甚高矣。既登石頂。俯視無量觀房屋。如寸寸立方形。遠近峯巒均在眼底。惟相距廿尺之遙。猶有一巨石較此更高。心念一步登天。必在彼而不在此。於是仍借足踏枯松之助。下危石而至該大石畔。石絕陡且滑。手足無所着力。錢君不顧。以全身貼石爬而上。余隨之。雖較前石爲高。而兩面有松枝遮隔。不能遠望。欲下。兩人面面相顧。無有可下之法。蓋上時尚可爬行。下時不能倒爬也。余試仰臥以背貼石脫而下。未及兩步。大懼。既又思向石匍匐脫而下。亦不成。蓋一失足。卽墜深壑矣。百計思量。乃得一笨法。將余之腰帶褲帶與錢君之皮帶。連爲一串。得丈許長。余先垂而下。既下。則解索拋擲錢君。錢君亦將索之一端。緊縛腰間。其另一端由余緊縛于一樹椿上。而使伊循石下脫。卽有失足。亦無碍矣。如是兩人得平安而下。然而雖初冬天氣。亦汗流浹背。衣褲盡破。手被創者三四次矣。仍由八步緊而下。回觀休息。

下午三時。復由觀後西北上山。遙見絕壁之頂。有摩崖刻振衣岡三大字。年久字跡受風日剝蝕。隱約可辨。下款小字已不可識。急趨之。越小嶺兩重。磴絕。彳亍亂石中行一里。路愈陡。石小沙滑不受足。愈上愈難攀躋。手足齊用。蛇行而上。始達振衣岡之頂。乃山頂一平坡。長約丈許。闊僅二尺。四面俱懸崖壁立。岡邊俯視。令人頭目暈眩。崖旁多怪松。盤根虬幹。大者丈許。小者二三尺。皆屈曲蓋覆崖石。愈短愈奇。愈小愈老。有根細如繩。出崖上小罅。而其幹直徑盈尺。臨風撼盪。而不摧折者。其他各種怪異老松。彌目皆是。稍憩。仍由原路下岡。入觀時將暮。晚餐備待久矣。餐後隨意觀覽觀內各處樓閣聯額。竟無佳者。將至西閣。門已閉。敲之無應者。詢一道士。云西閣門每晚五時卽閉。無論觀內觀外之人。一律禁絕通行。蓋此閣地險易守。觀中庫房及重要物件。皆藏其內。爲防盜計也。余等聞言。自不便入。乃回魁星閣。睡時方七時也。

一枕黃粱。朦朧中見窗櫺盡白。疑爲天曉。急喚醒錢君起身。二人披衣出戶。則當頭一輪皓月。靜中處處鼾聲。月盪空烟。風稍碧浪。方在三更時候。十步外來一道士。鬚眉皆白。手持木棍。知爲巡夜者。問余等夜起何事。告以故。則請余等言語稍輕。免擾他人睡夢。繼乃相引至一岩壁下。爲言其夜巡情況。嗣又言爲人修道之益。語漸涉奧。錢君頻囑余入室再睡。余以月色正好。不忍孤負。請少留。既而錢君忽附吾耳。謂同坑有道士一。見余等夜起。乃持槍尾余二人後。現尙立門外相矚。其槍則置門後。余等不如速睡。免得人家猜疑云云。余聞言。祇得回屋復睡。暗中果見一道士持槍入。俟余二人睡後。方釋槍登坑。擁被而臥。可見觀中防備之嚴矣。

無量觀附近景色。余前次來。曾大致一遊。此次與錢君再度涉覽。

已無遺漏。惟龍泉寺五佛頂仙人台等處。前來因病而未遊。是急于登臨者。十四日早飯後。出無量觀下山。出谷西向龍泉寺大道。行約二百步。渡一澗。澗中大石縱橫。泉出其上。懸流者爲小瀑布。渟泓者爲潭。千山中之泉瀑之勝。止此耳。循澗行。二里。過祖越寺。遠望殿宇在翠微中。四顧峯巒無奇。竟不入。行三里。夾道喬柯古木成林。路出懸崖上。人在碧陰中。如是二里。抵龍泉寺之頭山門。入門有盤磴頗寬闊。愈盤愈高。一里抵二門。爲天然之石門。左右俱石壁夾成甬道。上置一楣。下置一檻。中裝木栅一片。便早暮啓閉。門內石面石壁內外毗連。長可七丈。高半之。光滑少裂痕。並有狀似樹木之花紋。蓋化石也。壁之頂爲平坡。甚廣。上結小閣。一老僧居之。與石壁正對者爲



下五佛頂必經之危崖（圖中人卽記者）

正殿。後爲二殿。再後爲三殿。及客室。一殿高於一殿。蓋依山勢而築。兩旁尚有側殿配殿。參差錯落。高低有致。寺屬禪門。有僧廿餘人。均和氣可親。香烟繚繞。暮鼓晨鐘。四山松柏千章。鬱鬱蒼蒼。與殿宇之金碧輝煌。相映愈覺燦爛莊嚴。寺後就岩壑高下。闢爲坡爲道。荆棘中。置茅亭小閣。可以指點雲山。臥聽松籟。石上時見摩崖。大都年久爲風雨所蝕。幾不能識。東岩上新建樓屋一楹。碧瓦朱甍。雕欄畫棟。備極華麗。曰藏書樓。千山寺院中之建築。罕有其匹。工程尚未完竣。樓前以石砌爲平台。廣約半畝。四周環以石欄。憑欄矚目。疊巘層巒。青松紅樹。歷歷可數。蓋此寺在半山之頂。而此台又居寺之最高處也。錢君愛不忍去。取寫眞箱作圖一幅。余則往客堂啜茗。詢寺僧

向五佛頂前進。

二里。路漸仄。又半里。路有岐。環顧無人可問道。心念五佛頂在龍泉寺之西北。認定方向而行。當不致大誤。乃逕向歧路進，未一里。路絕。披荊棘而行。既而荒草沒腰。實無可再進。乃出。仍取原路而進。約四里。一路不見一村。不見一人。心中惶恐。疑慮不決。且坐石上少憩。不十分鐘。來一人。喜極。急詢以五佛頂道。答云再西行。遇第二條北向谷道。逕入，有小路可登。爲程可十餘里。並指示余等頂之所在。遵之。果得路。蹭蹬于山谷中。峯迴路轉。越嶺四五重。忽而五佛頂如在目前。忽而又似相去數里。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如是而行。不計道里。約午後三時。始達五佛頂之麓。實已在萬山之頂矣。拾級而登。磴道皆欹側難行。纔而磴絕。行沙石路。一步一滑。終而無路。人須藉縣崖攀援而上。坡闊不盈尺。石滑不受足。而皆面面削壁。高逾千仞。人行其上。如行高墻之頂。全身盪漾。毛骨齊悚。頭暈眼花。不可舉足。幸極險處崖旁懸鐵索，凡十餘處。藉資攀扶。可謂功德無量事。有救命松者。峻崖之邊。有兩坡砣。廣皆不及二尺。上下相去四尺許。上坡有松枝倒掛。地屬上五佛頂要道。登者須手抱松枝。一躍而上，若無此松。則手足均無所着力。故稱此松爲救命松云。迨已達頂上。路復平坦。其上無房屋。祇有五石佛。大小如人。今剩其四。造自何代。尚未考究。絕頂周瞰。奇松萬株。盤虬俯仰。下望翠濤萬丈。烟霧森森。四壁峯巒。俱匍匐不起。獨南望尚有一青峯。獨與頡頏。想係仙人台。蓋五佛頂爲千山北部第一高峯。仙人台則南部之最高峯也。錢君取攝影器寫眞箱。往峯背覓取章 法攝影作畫，余蹀躞於峯頭。但覺罡風逼人。不可久在。乃呼錢君下山。錢君未應。覺之。不見其人。不知已往何所。乃獨自先下。至救命松處，不敢下。來時可抱松枝躍而上。下時亦須借松枝之助。惟較難於着手。心愈怕而胆愈怯。時將薄暮。日黃風緊。此時忽覺衣單。渾身打戰。欲上不可。欲下不能。祇得呼叫錢君。兩人同下。藉可壯胆。乃呼至力竭聲嘶。而錢君不應。余一面自憂難下。又恐錢君久去不來。或亦發生他種危險。心中更覺不安。俄而山下有一道士來，乃在附近小道觀中。聞山頂有叫喊聲。疑有意外。特趕來探望者。余一面稱謝，一面令此道士立救命松之下。余此時忽覺胆壯。乃雙手抱松枝。一躍而下。隨道人行至一道院。三間破殿。倚危壁下。殿內積灰盈尺。一無可觀。另有側屋兩間。卽此道人所居。余乃小憩。念剛才恐慌情形。不覺自笑。然其境誠險矣。道人煑茗。余牛飲五六碗。俄而錢君亦到。余責問何往。累人猜慮。答在頂背岩下作畫一幀。攝影二幅。余睹其畫。景物奇勝。悔好景失之交臂。時日近暮，以奉票二元酬道士。共錢君急由原路返，抵無量觀。已黃昏時候。晚飯早過。腹中饑不可忍。乃商之廚房。得殘餘半冷之高粱米飯數碗。兩人大嚼之。津津有味。旁一老道。問曾達五佛頂否。並謂其地終歲鮮有

遊人。非有胆力及健步者。不得到。嗣又詢余前次下山。甞恙當卽痊愈矣。余知爲相識者。蓋前度來遊。與余同坑而臥之老道也。時隔兩年。面貌記不清楚矣。錢君問由此回奉。除原路外。有無別路較爲便利。老道謂過龍泉寺西行。經豬婆嶺大嶺口。出千山。可至大孤山。有電車至鞍山。再換南滿車赴瀋陽。余等詳詢路程里數。默誌之。准明晨由此道回奉。

(四)歸程記

一宿無語。十五日晨。飯而行。出觀西向。過龍泉寺。道旁一巨石突出崖間。上銳下方。其形如盾。高可廿丈。闊十餘丈。整塊無裂痕。石紋盡如荷葉。黃白色。四周密生小松樹。昨日經過。竟未之見。亦奇哉。更前行。一路崩崖斷谷。松青紅葉。五色紛披。目不暇接。如是約廿里。山漸合。前覺無路。叢莽中得小道。越一嶺。想卽豬婆嶺。嶺頭東望。萬峯攢疊。西望山漸平衍。蓋已在千山西部盡端矣。下嶺約二里。又度一嶺。不知其名。路極難行。石子鋒利。層棧盡破。過嶺。已見平沙渺渺。當面來一肩挑負販者。問至大孤山。爲程若干。其人以手指示。云五里有奇而已。趨之。忽聞轟轟然之聲。時作時止。約隔四五分鐘。卽有一次。漸行聲漸近。漸大如鳴大砲。山谷震動。並見大孤山上。時有白烟。詢知日本人在山上採石。以炸藥炸取石塊之聲也。至大孤山下。有一村。屋多洋式。玻璃窗十有九破碎。蓋山上炸藥爆裂。石子紛飛。遠者竟達里外。是故近山房屋窗檽多不



觀音洞旁攝取千山曉日

完整。即人行路。亦須當心。否則即爲石屑打傷頭面。余等遠觀山上有鐵道四層。電車盤旋周匝而上。下亦如之。乃運取石頭者。山下輕便鐵道四達。有幹路一條。通鞍山車站。行電車。專爲採運石子石塊至鞍山。再分運各地。供建築之需。余等在大孤山下。坐待四十餘分鐘。始得一班車來。急登之。乘客僅十餘人。車廂甚小。製法一如小火車。中置大火爐一。蓋北方九月底即燃爐取暖也。車後拖斂車十餘輛。滿裝石子。車行不速。自大孤山至鞍山約三十餘里。需時四十分鐘。價亦不昂。每人僅取車費日金二角。車抵鞍山。已是下午三時。鞍山爲南滿路一大站。市街繁華整潔。工商業頗發達。經營者多日人。余等飯於市中。四時許。始乘大連開來之急行車回奉。此行來回僅四日。居山中者三日。千山北部名勝已飽覽無遺。惟南部未到。據山中僧道言。南部風景不及北部。惟有高峯曰仙人台。絕高。欲登絕頂。須用懸梯而上。此去路遠而難訪。南山中又鮮行人。可以問道。苟無嚮導不能到。即有嚮導。地方亦甚危險。虎狼之窟。匪盜之鄉。不如不去之爲愈也。余等興阻。祗得待他日多結伴侶。再來登仙人台矣。



Zeiss Ikon
Camera
— A Garantee for Good results —

旅行必備
蔡司伊康快鏡
和
蔡司伊康軟片
十二次攝影必獲十二張好照片
美麗樣本
函索即寄

蔡司伊康
ZEISS IKON

Zeiss Ikon A.G. Dresden
Distributing Agents:
CARLOWITZ & CO.
OPTICAL DEPT.
駐華總經理
禮和洋行光學部
上海四川路蘇州路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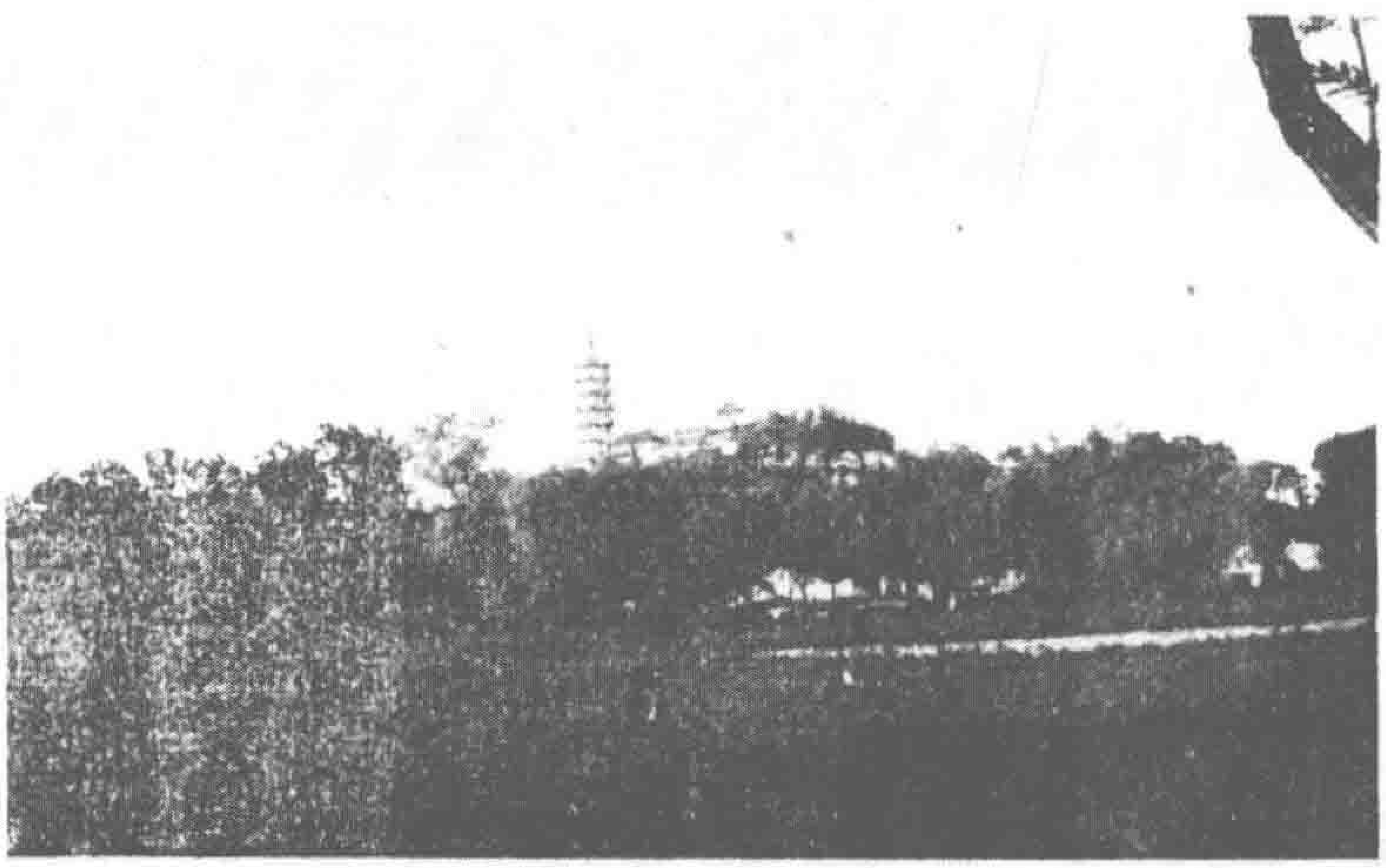
鎮江之見聞

顧濟之

鎮江距首都凡七十公里。地極衝要。爲江南北交通之孔道。自省府遷設該處後。市面乃益臻繁盛。記者於二十年前卽曾經是處。此後負笈甯垣旅食津沽。十餘年來。不知已經該邑若干次。顧終無機會下車一遊。近以役于導淮。有清江浦之行。須在鎮江捨車易舟。因作一日留。以償夙願。惟以時日迫促。僅略遊金山及公園等處。焦山遠在江心。未及去也。遊蹤所及。雖甚有限。但拉雜記之。或亦足爲後遊者之參考耳。

自鎮江車站下車之後。因謀乘輪之便。故擬寄寓於江邊之萬全樓。自車站至江邊。車資約小洋二角。惟搬運行李。則脚夫索資奇昂。此風在江南各埠常有之。惟以鎮江爲尤甚。幾經磋商。抑價始得成行。

萬全樓爲江邊旅館之巨擘。惟房屋略嫌舊式。空氣光線亦不甚充足。距江邊稍遠者。有鎮江飯店及五洲旅館等。皆屬新設之旅社。據云爲省府遷鎮後。應運而生者。其外貌固頗優勝。內容如何。則不之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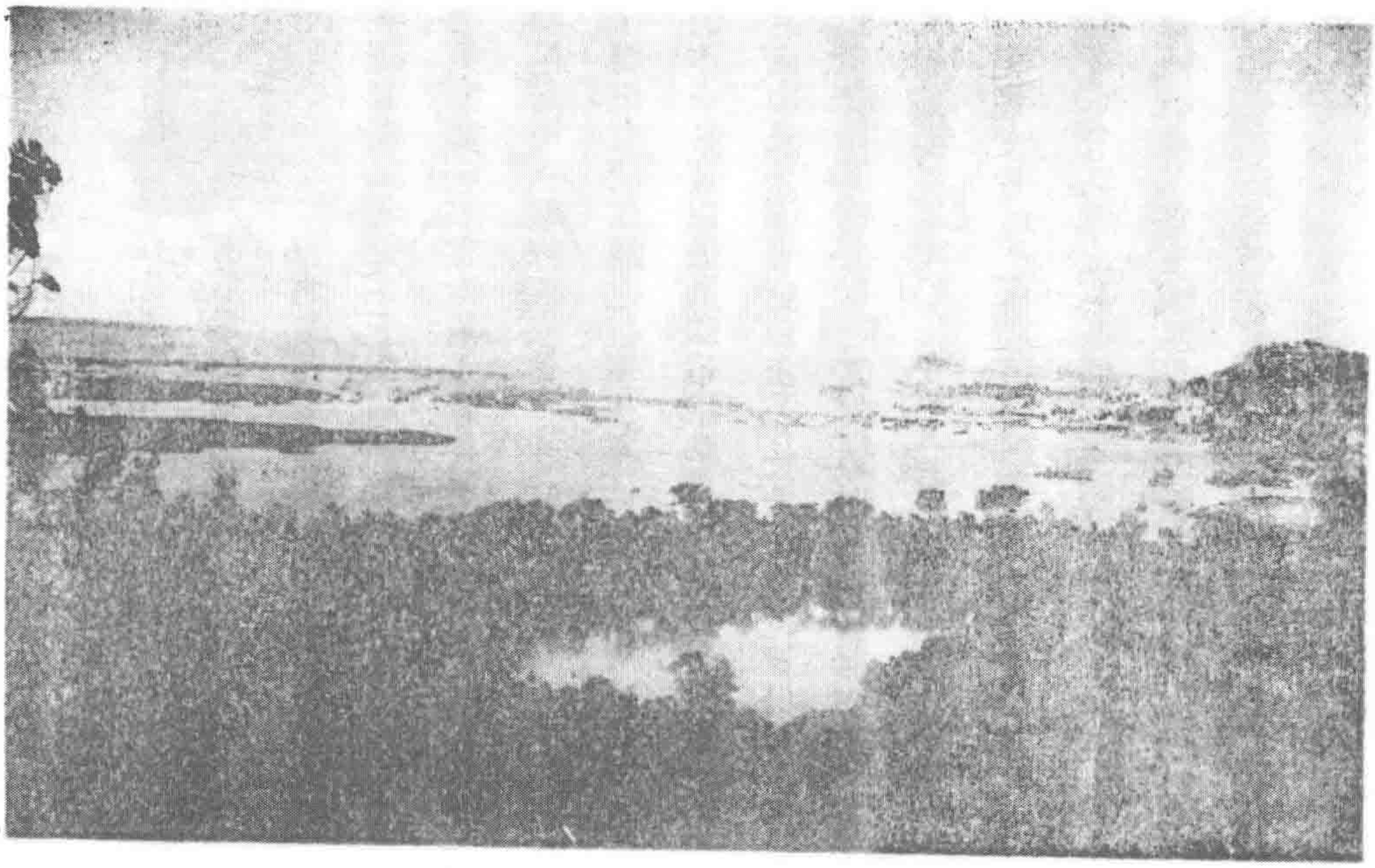
金山塔遠望

自車站至江邊。必經舊英租界。海關及領事署等均在焉。該處街道整齊。房屋寬大。令人頓生異感。中國銀行及江蘇銀行亦在界內。俱臨江邊。中國銀行之房屋。尤爲宏偉。

因省府所在。旅客倍增。與行旅有關之企業。如餐館浴室等。亦皆積極擴充。行裝甫卸。急謀一洗征塵。因詢侍者。知有鎮江浴室。地點在舊租界。內容甚佳。所謂伺應週到。用具清潔。兼而有之。價亦不昂。

鎮江食品。素以肴肉乾絲著名。幾無餐不食。惟味亦平常。蹤跡所及者。爲華陽樓及萬花樓。皆爲鎮江有名之餐館。然佈置一仍舊式。菜價約較內地增一倍。據云亦爲省府遷鎮後所致。

自江邊至金山。可通人力車。車資約小洋三角。惟道途崎嶇不平。金山濱臨大江。登山可北望江心。東覽街市。山不甚高。禪院傍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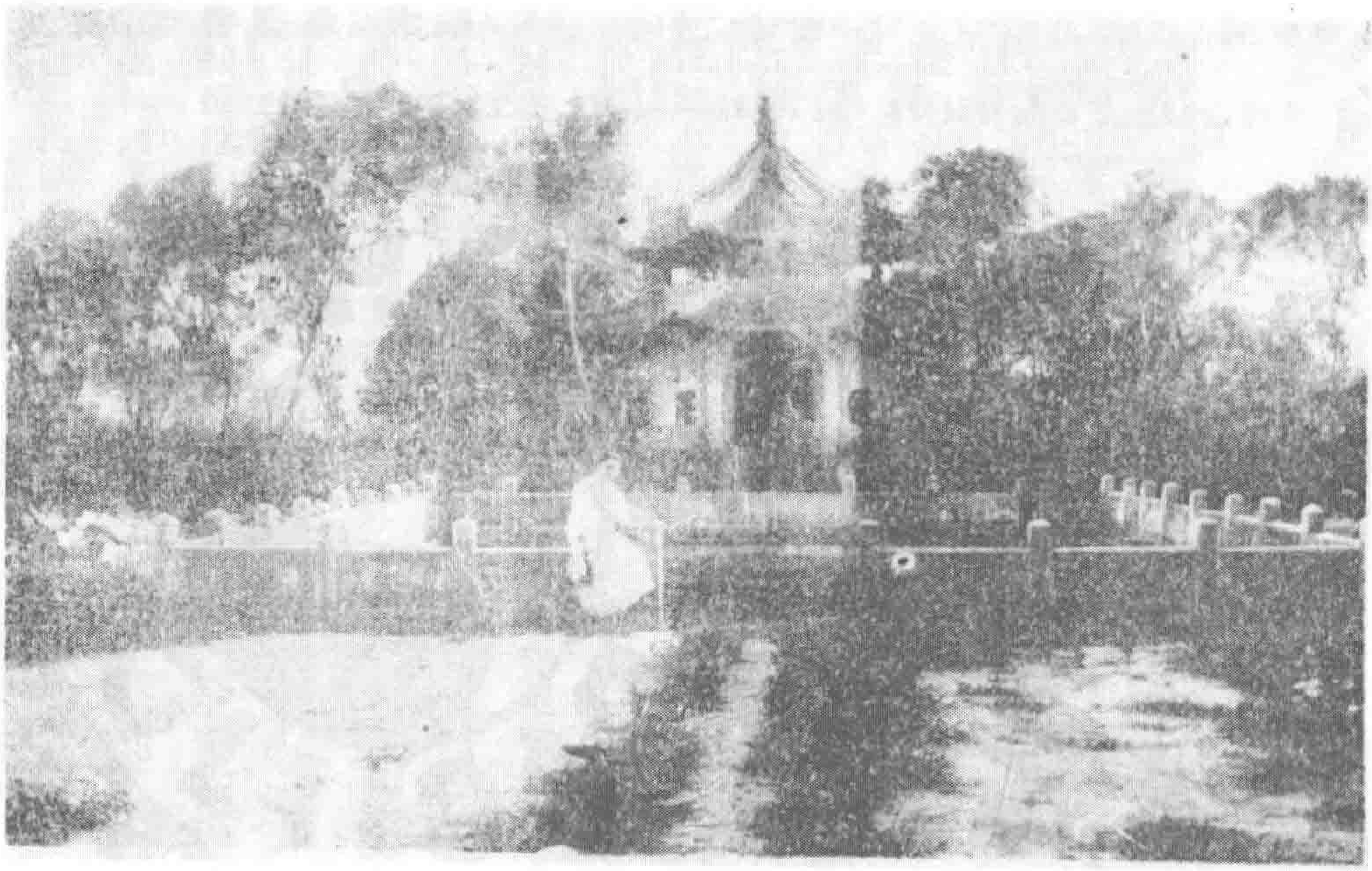
自金山顚遙望江心

築。山之陰有浮圖。高聳雲表。凡由滬寧路經鎮江者。無不望見之。山上無可憩息之處。雖有寺僧招客飲茗。惟以無良好之地可坐。却之。寺中有法海洞。蓋卽附會義妖傳中水漫金山之故事而得名。洞淺遊人可入。山上景物。不過如是。

下山有童子導往白龍洞。據云卽義妖白氏藏身之處。途徑曲折。洞口有老僧設坐待客。洞內須傴僂而入。溫度較洞外爲低。雖在盛暑。略如深秋。復入有兩巨石夾峙。中僅一線可通。望之坳黑不辨。秉燭匍匐而入。約行數十步。有叉路分歧。據童子云可通焦山杭州等處。信口開河。可發一噱。余等志不在冒險。故未窮其究竟而出。洞之附近。尚有僧房若干。並築危樓一角於山腰云爲避暑者而設。然其供張甚陋。殆無人問津焉。

將離金山寺。頗爲未見第一泉爲異。詢之童子。據云在離寺一里外。復驅車而往。地極幽靜。泉以方池蓄之。築有石欄。而天下第一泉之石額。卽在池壁。泉水不甚清冽。惟中有氣泡上浮。殆卽泉之所由出也。傍泉有寺。設座招飲。因就憩焉。侍者云。以杯盛水。與口相齊。以銅元納入之。可至四十枚而泉不外溢。試之果驗。至是杯中水面。較之杯緣高出約二三分。可見泉中礦質之富厚。漫遊至此。渴甚。遂狂飲而出。

鎮江有公園。佈置絕佳。惜以去時太晚。未及詳察。但知其依山築成。歷級而升。頗饒興趣。園中有售飲食處。有影戲院。而革命先烈趙伯先之祠亦在焉。遊覽一週而出。



天下第一泉

自鎮江渡江至瓜洲。有汽車可通揚州。歷半小時即達。故交通甚便。再往北行。須乘小輪。沿運河各埠。如邵伯高郵寶應淮安皆有專班。自鎮江按日開行。最遠至淸江浦爲止。（自鎮至淸房艙價六元四角。加河工捐一成。合計爲七元〇四分）往淸江浦之輪船。每日於下午四時由鎮江開行。惟輪船分屬於七家公司。按週輪流。早則翌日晚間十時可到。晚則須第三日之上午始到。甚至有延至下午始到者。舟行無定時。爲行旅所最苦。而沿途匪氛甚熾。尤足戒懼。



江天一覽亭

由高郵經寶應至淸江浦。尙有長途汽車可通。惟車陋劣而路崎嶇。且遇雨則止。故每不足恃爲交通之常道。所可取者車以晝行。危險較少。但須在高郵度一宿。因此時間上更不經濟耳。

東北展痕記[三]

趙君豪

（十五）無線電台

中國之有無線電訊。實東北開其先河。而東北之經營無線電訊者。金錢人力。兩均可觀。迄於今茲。蓋已規模大備。臻於極盛時代矣。余儕以無線電事業。近頃日即發皇。建委會所屬電台。已遍全國。言其時日。不為久也。言其效率、莫與京也。東北無線電台。開辦較早。當有可為吾人一新眼界者。乃約期前往參觀。團員之中。惲子蔭棠。又為無線電專家。吾儕對無線電略有所知。益以惲子同行。或不無所得也。東北無線電台管理處。在故宮博物院之對面。故宮黃瓦朱垣。備極典麗。無線電管理處既逼近故宮。倘建西式巨廈。必微嫌其不類。當時主其事者有鑒及此。乃建議當局。將所有房舍、其外表一律建作宮殿式。內部佈置。一仍西式。吾儕一抵其地。見管理處之外表、與三百年前之故宮。竟爾相似。色彩調和。盎然古趣。深以為美。既至管理處。由李監督德言殷勤款接。延入客室中小坐。李君即起立致詞。述東北無線電事業之經過極詳。其言曰。東北無線電事業。發軔於民國十一年。其時大戰已啓。山海關至九門口間。距離二十餘里。消息隔斷。軍事行動。深感不便。乃利用無線電以通消息。當時成效大著。是為無線電在東北發軔之始。其後由工務處設通信一科。管理無線電訊。費輕效鉅。於行軍上固有莫大之便利也。及至戰事既平。又復稍稍擴充。一切麤具規模。其後根據華府會議條約。於哈爾濱將俄人經營之無線電台收回。俄人之電台多屬舊式。其四付真空管者僅有一付。彼時遂易名為東三省無線電台。未幾長春齊齊哈爾營口以及遼寧各地之無線電台。先後計畫成立。於是在遼寧成立無線電監督處。以遼寧為總台。其他各地之電台。均冠以地名。如哈爾濱電台等是。此東北無線電台成立之大概經過也。以言效率。自以遼寧總台為最大、其長波者為十二瓩特。可與新疆雲南通電。惟於吾人努力經營長波電台期內。科學萬能、竟不我待。而歐美又以競用短波電台聞矣。遼寧當局銳意經營無線電事業。又以鉅資採購短波電機。彼時發明短波未久。即在西人。猶在試驗之中。而吾人竟不顧一切。未稍遲疑。即予採購。蓋其時因我國與外人所訂水線條約。至一九三〇年滿期。期滿而後。此無線電當為唯一之代替品矣。後於民國十七年間。將十二瓩特者擴充至二十瓩特。至八月間完成其事、其中有兩台用作國際通報。至現今之所經營者。有對美國直接通報之電台一座。約年底可以竣功。又南洋羣島及小呂宋之通報。亦日在努力進行之中。成功之期。會當不遠。截至本年年底。當成立電台四座。計二十瓩特者三。五瓩特者一。至目下之長波。只有一台。而近距離之

短波約有五台。此電台方面之大概情形也。

無線電而外。兼營長途電話。自平而津而遼。無不通達。遠至哈爾濱滿洲里。亦均通話。苟有呼取。無不立應。又可轉接至大連。凡平津方面欲與大連通話者。可先通話至遼。由遼轉達大連。片刻可成。初無扞格。總計東北方面所經營之長途電話。迄於今日。凡一萬八千里。此可為諸君告者。李君之言止於是。即導吾儕參觀各處。後此余儕赴哈爾濱。以「上海之報界」一書未及攜取。而又需此甚殷。急切之間。非由專足送哈不可。竹平先生曰。今可以利用長途電話矣。余乃於莫迭爾恩旅館中用長途電話達遼寧。蓋芥塵先生因足疾未能赴哈。仍寓凌格飯店。余至是乞其通話。果爾片刻之間。所事均達。而「上海之報界」亦於翌日專人送哈。千里傳音。晤言一室。科學萬能。誠盛事也。至吾儕之所參觀者。若總臺營業股。佈置楚楚。有條不紊。總臺報房中則電員方從事工作。每人各得打字機一架。用耳而聽。用手而打字。誠可謂各盡其用矣。又有快機。分收信發信兩種。該臺又力能自製。若短波發信機一座。即為自製。除少數原料為舶來外。餘均國產。此機余儕曾親見之。監督處各室參觀既畢。即赴一新建之屋。參觀自動電話機。裝置尚未甚久。惟已規模大備矣。至是監督處參觀既竟。吾儕利用時間。即赴對面之故宮博物院及文溯閣一游。李君亦與余儕同行。其經過余當



張漢卿氏夫婦打而哥夫球時攝影

另爲文以紀之。勾留約一小時。卽乘車赴短波無線電臺。其桅桿巍然在望。聞高度計二百尺。短波電臺中之設備。若配電板。短波變流機。短波發報機。發報真空管。短波 Water Cooled 真空管抽水電動機、蓄電池等。均由廖總臺長伯起一一指視。並略加解釋。余儕均爲瞭然。廖君和靄可親。於無線電曾三折股肱者。與惲子蔭棠兼以鄉誼。兩專家握手一堂。共謀今後無線電之發展。余儕誠不勝其忻慰矣。後又驅車至長波無線電臺。若充電機。長波配電機。長波大小發信機。余儕均得一一觀之。其設備之完美。規模之偉大。誠不可多覯也。



四庫全書之內容

在長波電臺中又晤舊同學莊君達君、莊君告我無線電事甚詳。滋可感謝。無線電臺中又以京遼方面通電事務日繁。現專設一臺。與首都通消息。將來擬再事擴充。余儕之所參觀者僅遼甯一總臺耳。其他若長春哈爾濱營口之無線電臺。聞亦大有可觀。惜未能一一觀之也。

（十六）故宮博物院



文溯閣外觀

故宮博物院者。滿清未入關前之小朝廷也。其建築規模不逮北平之宮殿遠甚。惟以滿清入主中夏。實以此爲發祥地。於中國歷史上。殊有深長意味。近人著作罕見紀述。或有爲世人所欲知者。余儕忽促觀覽。亦無所知、玆姑述所見一二。於此。蓋慰情聊勝於無之意也。故宮博物院現由息侯氏主持。分入口與出口。循線前進。可瀏覽一切。都無遺漏。其初入吾人眼簾者爲鳳凰樓。樓下陳黑熊皮二張。爲乾隆十九年阿將軍所獻。熊均產自吉林。吾儕入殿。殿中亦有寶座。顧殿之面積殊小。幾弗及中上人家之廳事。寶座前張圍屏。係以沉香木爲之。香氣中人鼻。觀近代罕見之物也。其東爲永福宮。相傳順治帝卽誕生於此殿中。現陳列各種樂器。庭前有祭天之桿。高未及簷。其他各殿。多懸歷代帝王畫像。孫楊令茀

女士所臨摹。楊女士時亦在遼。其繪事之美。斐聲海外。聞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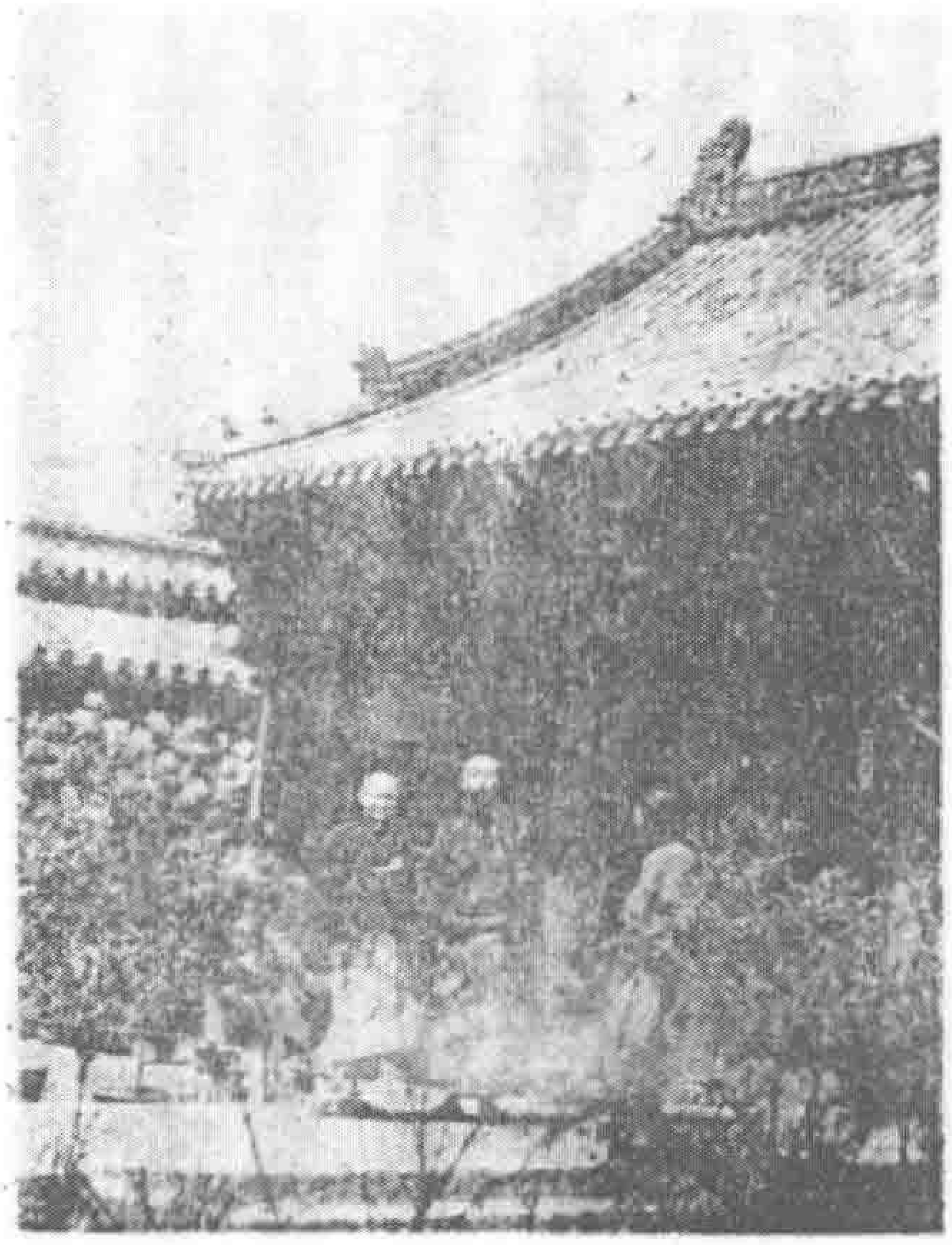
文溯閣之匾額

得其寸紙片縑。視爲珍寶。宮中所陳畫像。聞費時數載。始告成功。誠鉅作也。其所列樂器。若編磬箎簴編鐘笙簫方響琴瑟之屬。均爲吾儕前此所未見者。又有拍板一副。大逾一尺。與現代所用者相較。幾大二倍。或謂於此一物。可知古人之必甚高大。不有巨掌。焉用此物。亦雋聞也。宮中有舊春聯數副。俱無足觀。余猶憶其一聯云。雲縵日華。治謀承燕翼。竹苞松茂。肯構煥翬飛。此項春聯。蓋與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同一意義。惟在當時則歌舞昇平。視爲無上之得體文字也。清甯宮中有斫肉板一塊。大逾一小圓桌。古之人食肉之量。或且逾於今人。否則焉用此鉅板爲。此外又有鋼五供。爲三陵享殿內神牌前供器。而香爐燭台之鉅。又絕非今代產品可及。宮中有子孫索。係以五彩之絲繩爲之。相傳每產一子。卽於繩上縛一結。吾儕戲一計之。繩上之結。無慮數百。不知生女生男。若何區別。而夭殤之兒。又若何處置。捨上述者物外。又陳列各種武器。最可異者。爲鎖子甲。係以鐵索連鎖而成。沙場之上。一御此甲。則所向披靡。無畏槍矢。然估其重量。約數十磅。御此甲者。非勇猛過人。力大如牛。殊弗能承也。他若純正神槍。紅衣大砲。均列置殿隅。時至今日。科學昌明。殺人利器。出神入化。視此神槍大砲。殊無足異。然在彼時。滿清挾此利器。長驅入關。實足震驚一世也。他如鈚箭。爲皇帝行圍之用。亦有留存之者。協平齋中有慈禧后手書心經一卷。前後繪二像。前者爲慈禧后。作觀音大士裝。後者爲李蓮英像。效韋陀之跌坐。余見而大笑。慈禧穢德彰聞。卽此一事。以概其餘。其人從可知矣。李君德言語余。宮中建築。他無所異。惟有一事。大堪研究。卽宮中各室。均備土坑。冬日生火。而宮中只有一總烟囪。輸出烟灰。聚百數十室之烟灰而納入一管。此項工程。殊非易事。亦可見古人之匠心矣。

(十七)文溯閣

自故宮博物院出。卽赴文溯閣。四庫全書藏焉。文溯閣三字匾額。滿漢列並。內懸一聯云。「古今並入含茹。萬象滄溟探大本」「禮樂仰承基緒。三江天漢導洪瀾」四庫全書。浩如烟海。每卷均恭楷謄錄。書末書臣某某恭錄。紙張墨跡。煥然如新。余儕抽閱數卷。未暇細覽。余尤慨歎。不知幾許積學之士。耗其畢生精力於此。然而不朽

矣。書分若干類。每類均庴以木盒。庋藏滿室。四壁琳琅。余儕縱居此一期。恐亦未能窺其什一。矧以匆遽之時。欲有所知。不亦難乎。張漢卿氏前發宏願。擬重印全庫全書。事垂成矣。顧卒不果行。張氏於席間爲詳言其事。謂初意仿照原本。重爲影印。工事之繁。期日之久。都所預料。惟估計成本。此書全部告成。每部售價。當在萬金以上。拾極少數之團體及私人外。誰復力能致此。即在學校與圖書館。恐亦難得鉅資。購置一部。總計重印全書。非千百萬金不可。用是躊躇。未遑即舉。或有主張縮印者。將全書縮小幾分之幾。如是費用稍減。而又易於爲力。惟此說殊爲一般人士所弗取。謂爲未能窺得全書眞面目。甞暫擱置耳。或又有主張選印一部分者。即擇其珍祕之籍。照原本影印。其流傳稍廣者。則暫置之。此說亦有人反對。蓋選印一部。類似斷章取義。好學之士。所弗取焉。基於上述原因。四庫全書重印之議。未能即時實現。良用耿耿。張氏所言如此。吾儕終望其籌具的款。成此宏願。爲吾國學術界增一異彩也。四庫全書告成於乾隆四十七年九月。總纂官爲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爲陸費墀。特併識之於此。



右金息侯君左張竹平君

(十八)遼甯省府宴會璅記

余儕到遼而後。遊觀之餘。日有酬酢。尊前聚語。感喟良多。歎外侮之日亟。悲國勢之淩夷。耳聞目擊。罄竹難書。余於遼甯省府宴會之所聞。有不得不促國人加以注意者焉。省府宴會。賓主到百餘人。高委員紀毅會有演詞。在座諸公。亦多高論。高委員之言。尤極沉摯。其演詞余曾約略紀之。略謂諸君遠道來遼。從事觀察。今日歡聚一堂。滋爲榮幸。鄙人敢代表東北各種事業。敬致歡迎之忱。倘承隨時指示。匡其不逮。最爲忻感。東北地處邊陲。開化較晚。智識能力。兩均幼稚。無庸諱言。然而向上之心。進取之志。同爲國民。初無二致。關內人士。於此間情狀。因山川阻隔。未明眞相。雖時有內地勞工。來此就食。但又限於智識。不能以其所得告之他人。昔者梁任公先生有言。東三省逼近夷疆。形同化外。視爲無足重輕。夫以任公學識。震驚一世。觀念如此。矧在他人。諸君報界領袖。輿論導師。於此實地觀察。必能以一切眞況。告之國人。東省地大物博。開發之區。所在多是。必也全國人士。羣策羣力。共圖發展。前途希望。方克有期。非然者同人力量薄弱。心餘力絀。雖有富饒之地。亦無開發之方。至東省之亟須啓發

者。若葫蘆島之開闢。吉林鏡泊湖瀑布。可利用水力。置發電廠。其力量足供東三省全部之需。其他若森林開墾。以及松花江與遼河濬通。非合全國之力以爲之。於事無濟。海外華僑。每苦國內之大無處投資。實則來此興辦事業。必有無窮之期望。諸君若以此事轉之報章。引起羣衆注意。共同啓發富源。其嘉惠於東省者。寧有涯涘。東省因環境關係。外交應付。良感困難。至願國人移其眼光。注意東北。東北前途。方可樂觀。至國人組織團體來此考察者。貴團而外。他無有也。而日人方面。則團體私人。來此考察者相望於道。以去年計之。日人考察團體。凡二百五十餘起。人數在一萬零六百餘人以上。返視國人。又將何說。總理遺囑有云。必須喚起羣衆。



學生軍練習刺槍

茲借用之。今者國人注意東北。喚起之責。捨諸君其誰。諸君此行。定能造福於東北也。高委員之演詞。語重心長。在座諸人。均爲感動。余又與劉風竹氏略談近事。知日人之所以侵略東省者。以韓人爲其先鋒。與以金錢。助以實力。而彼韓人者。亦以地位關係。不得不爲虎作倀。日人又復借端挑釁。遇事掣肘。惟東省民衆。洞燭其奸。凡事均加隱忍。不復與較。東省出產。以大豆爲大宗。農人辛勤卒歲。獲利極微。而日人施其兇狠手段。壟斷一切。規定價格。大宗收買。農民苟不就範。則彼必操縱市場。使其折閱。日人既獲鉅量大豆。由大連運至西洋。獲利之厚。無可比擬。總計每年交易。日人獲利。都在千萬以上。至其經濟侵略。則以朝鮮銀行之幣爲主。俗稱金票。但一至日本。則又須將金幣易爲日鈔。蓋朝鮮銀行之設立。純爲侵略東省經濟之唯一工具。日人用心。從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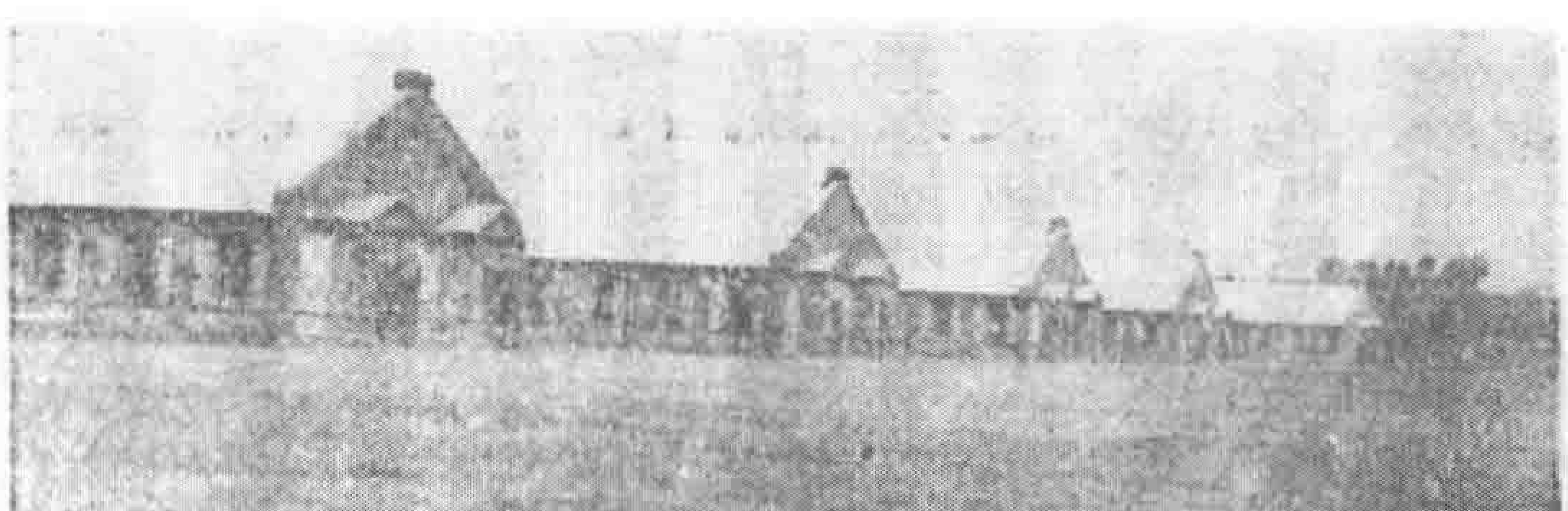
（十九）學生隊

東北之學生隊。卽初級之軍官學校也。其隊址在老講武堂。余儕由朱秀峰君之導。亦往參觀。由總隊長汲紹綱君款接。先述學生隊之內容。蓋學生隊者。現分八隊。每隊九十人。別爲高初兩級。年齡自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者。爲合格。其初級學生。年約十五至十八之間。而高級則在十七至二十歲也。至其程度。則以高級中學爲止。出路則海陸空均可。將視其程度與旨趣。而分別造就之。所授科目。

一如普通中學更嚴密。施以軍事教育。軍事養成之期。科學程度。殆亦完備矣。每週授課鐘點泰半與普通中學相同。餘多運動。學生隊之組織。自總隊部監督以下。有總隊長。其次分訓育教授軍醫軍糈庶務諸部。所謂訓育者。專致力於軍事方面。而教授者乃致力於普通科學也。創辦迄今。已及數載。其第一期畢業者多送入講武堂。藉圖深造。倘有成績優異之學生。則資遣出洋。若法若英若美若日。均曾派遣。而所學科目。則航空海軍陸軍均備。蓋以其性之所近。與夫學之所長。予以更深之造就也。余儕既明學生隊之內容。卽由汲君分別導觀隊部。其地址殊爲遼闊。房舍鋪陳。極形簡陋。蓋軍事訓練。重在刻苦。高堂大廈。非所語於軍旅也。余儕曾視察其寢室。則每室之中。可容學生數十。兩邊置廣大之榻。學生卽並肩橫臥其上。雖無長枕大被之風。而有風雨聯牀之雅。至臥具則軍氈以外。餘無長物。牀下皮篋物品。人各一格。水瓶皮鞋之屬。凡



講武堂前留影



講武堂營房之一般

在學生。同屬一律。其排列方法。亦復一致。絕無淩亂拋散之狀。其教室中列有木櫥。學生課業用品。卽藏其中。排列書本。亦至有秩序。蓋學生隊一切行動。莫不富於紀律化也。時方午後。學生隊適值飯罷。余儕行經廣袤之膳廳。視其所食。皆屬粗糲。教官隊士。甘苦共嘗。是亦難能而可貴已。此外復有醫院浴室。設備完善。有條不紊。余儕行至操場。適有學生六人。練習刺槍之法。蓋一遇巷戰。短兵相接。挾槍爭鬥。相距咫尺。不有敏捷之手法。何以殺敵。余儕旁立觀覽。由教官某君令兩學生相對立。此兩生服裝。一如棒球場上之健兒。而覆鐵罩胸蓋厚甲。兩手復御極厚之手衣。各持木棒一。若童子軍之所使用者。教官下令。兩人卽持棒相逐。至劇烈時。復大聲呼叱。以助威勢。凡被擊者卽爲敗北。上下左右。或前或後。莫不中節。嗣由兩教官擊劍。頗有可觀。莫分勝負。眞一時瑜亮也。余儕出隊部。復至大操場。則學生數百人。方在上操。各有步槍。作縱橫陣勢。英氣勃勃。軍容整肅。余曾自念。自國家有事效命沙場。

數百健兒皆國之干城也。

(二十)遼甯報界之宴

遼甯報界。於余儕之來也。屢致寵詞。獎飾之言。類多逾量。實則余儕此行。志在觀覽。初無貢獻。同業期許之殷。屬望之切。惟有銘諸肺腑耳。將去哈爾濱之前一夕。遼甯報界諸君宴余儕於光明俱樂部。誼切同舟。一堂晤對。尊前笑語。無限歡忻。而交談之下。又莫不集矢於新聞。彷彿毛錐在握。目送手揮。非復千里迢迢。置身塞外矣。是夕賓主凡四十八人。報界名宿王希哲趙雨時穆六田陳博生等均列席與宴。酒至半酣。由王希哲君致詞歡迎。備述遼甯報界所處之地位。與某方製造消息。淆惑聽聞。致國人不察。每為所欺。言之不勝慨然。嗣由嚴獨鶴君答詞。於致謝而外。復多互相策勉之意。王君為報界先進。為遼寧三才子之一。尤工於書。得者視若瑰寶。余儕獲其書者甚珍視之。趙雨時君主撰新民晚報。以消息敏捷。議論正大。有聲於時。趙君後與余儕偕赴北平。朝夕過從。幾及旬日。趙君性極亢爽。尤復正直。論事每求真是非。其有行為卑鄙者。趙君輒大聲斥之曰。是誠狗彘之不若也。然而事過境遷。趙君又和易近人。故余儕咸樂與之游。尊為長者。余儕於報界之宴。尚未終席。興安區屯墾公署某君携興安區屯墾影片來。邀同人於膳後觀之。某君亦於席次致詞。略述興安區之歷史。蓋興安區在遼熱北境。東連吉黑。北鄰西伯利亞。西接外蒙暨察哈爾。地居四衝。雄視八方。於國防上至為重要。其地處興安嶺南麓。沃饒之地。所在多是。山深菁密之間。隨地皆富寶藏。由鄒作華氏督辦屯墾事宜。鄒氏為東北砲兵軍軍長。於郭松齡反戈之役。卓著勛勞。自主持屯墾事務後。親率士兵。冒雪衝寒。於荒漠之中。躬自屯墾。復以進行之道。首在清匪。以安墾戶。繼進工作。當先築路。以利交通。於是數月之間。斬荊棘。闢萊蕪。成效大著。鄒氏在興安區數月。隨時攝製影片。已成四大本。至是余儕於膳後觀之。深山大澤。廣漠無垠。於冰天雪地之中。大隊人士。從事工作。其勇猛之精神。於銀幕之上可歷歷見之。又有蒙古居民生活情狀。演來亦饒有情趣。余儕觀覽之餘。深致敬佩。十年教訓。十年生聚。興安區之前途。蓋有無限光明也。

(二十一)講武堂

講武堂在東陵附近。佔地遼闊。為東北軍事人材之策源地。余儕既參觀學生隊。於講武堂之設施。實地觀察。豈能已乎。是日預定日程。除參觀講武堂外。當便道一遊東陵。惟以午後須赴長春。轉東省鐵路而至哈爾濱。行色忽忽。時間又極倉卒。各團員整飭行裝。為狀至迫。故赴講武堂參觀者。僅張蘊和先生與余約共七八人耳。而東陵之游。亦以時促而止。滋可惜也。自商埠地至講武堂。為程甚遙。在汽車中可半小時。天又酷熱。余儕興致。初未稍減。既至其處。則講武

堂之規模。又遠勝於學生隊矣。余儕下車後。由講武堂監督鮑文越書記處長吳隆復敎官吳彤恩等招待。至客室小憩。鮑氏首述講武堂之歷史。其言曰。光緒末葉。東三省創士兵補習科。學生都屬下級軍官。授以軍事學識。是爲講武堂最初之雛形。其後繼續開辦。略事擴充。至宣統初年。規模稍具。後至民國六年。此校因故停頓。七年始正式成立講武堂。司令長官張漢卿氏。亦講武堂之第一期畢業生也。總計先後開辦八期。今爲第九期。九期之中。八期均在遼寧。惟第七期則在北平。當時講武堂設備。移至關內。其地蓋在皇城根也。八期畢業人數。約三千七百餘人。迭次戰爭。已淘汰不少。但攷其成績。則尚有可觀。本期學生。爲數最多。約四千二百人。在未明眞相者。必且駭怪。講武堂容此鉅額學生。果欲何爲乎。實則一言其內容。諸君當可瞭然。蓋第九期開辦之初。卽退兵出關之際。當時因財力有限。餉糈艱窘。不得不縮編軍旅。以謀善後。惟是軍隊轉戰千里。相從有年。爲長官者。誼同袍澤。未忍置諸不問。於是分別查核。其願歸家者。則給資遣散。其無家可歸者。恐其流爲盜匪。只得暫加收容。授以高深學識。儲爲國用。其時又有軍事機關。相繼裁撤。均併入講武堂內。於是收容人數。遂有四千餘人。此亦不得已之辦法也。至本堂敎材。多採自歐美。學員亦皆出身行伍。入堂手續。必須軍事機關保送。然後收納。以言畢業年限。當視其程度爲準。其成績優異者。年半卽可卒業。稍次者再加半載。務使程度相等。不得參差過甚。本堂辦理有年。殊無若何成績。山西之北方軍官學校。有學員二千餘人。規模宏大。敎材新穎。與本堂設施。蓋亦伯仲也。鮑氏詞畢。卽導吾儕至各處參觀。一切與學生隊無殊。惟地方遼闊。設備更周耳。余儕以時晌午。恐誤乘車時刻。未克遍覽。遂向鮑氏等辭別。

(二十二)遼寧結語

余儕觀覽遼寗。爲時至暫。團體旅行。又缺乏行動自由之便。走馬看花而已。惡足以言精密。雖然有數語不能不於此補述者。南滿車站之附屬地。純屬日人政治經營之結果。博衣木屐。躑躅街頭。滿洲我土也。而視此反客爲主之狀於我輩目前。言之心痛。思之顏汗。街衢之名曰某某通某某通者。要爲日本人所慣弄之手段。亦彼所必施之手段也。入商埠區。建築殊恢宏。徒以巨商不至。猶未臻商業繁盛時期。入城則純我老式商店矣。經營業務於是邦者。直魯人居十八九。溫厚敦樸。要爲十八世紀時代人物。間有趨時之商店。而大多數固舊式者也。商店之於顧客。招待殊慇懃。絕無滬上商人之傲慢態。一入其門。無論交易成否。入必肅立以迎。出必肅立以送。和氣生財之商業格言。吾於北方之商界見之。當地錢法。有大洋票小洋票銀圓票。其値胥低於硬貨。故現大洋之値奇昂。各官署預決算。以大洋票爲標準。而商業上則以小洋票爲標準。然金融界之所左右而

操縱者為日幣。俗稱金票。日本在東三省推行其紙幣方法。以朝鮮銀行發生之金幣為主。凡欲入日本國內者。須將朝鮮銀行之紙幣。易兌日本銀行之紙幣。蓋日本國境內。固以日本銀行之紙幣為主。用意深遠。亦可見其實力之如何矣。遼甯不獨為東三省政治中心。即交通上亦一總樞紐。北甯鐵路而外、南有安奉鐵道。而南滿鐵道橫亘其前。所謂四洮・吉長・中東・吉敦。胥循此軌以北而進。網羅滿蒙之計。日人之野心。匪伊朝夕矣。

余儕在遼甯凡五日。自哈歸遼。又留一日。同人所不能忘者。厥為沈君能毅。沈君為余儕料量舟車。導吾儕游覽、又伴余儕赴哈。僕僕道途。不遑甯處。余儕每至一處。輒流連未肯遽去。但又限於時間。往往顧此失彼。沈君每恐失時。嘗大呼開路。及抵北平。沈君未克偕行。余儕雖亦自呼開路。但絕不若沈君之雋妙。執筆至此。不禁失笑。此外友人間。若朱秀峯及趙雨時蔡彬掄吳敬安朱海伯諸君、皆時相過從。朱君思想卓越。好學沉思。從政之餘。尤浸浸於典籍。趙君治報業有年。近頃新民晚報銷路激增。趙君策畫之功。彰彰在人耳目。蔡君法語流麗。在隔室聆之。恍疑其從巴黎來也。吳朱兩君。均在少年。一為航空專家。一方從事軍旅（朱君近供職衞隊旅）之數子者。余儕歸後。偶一言及。輒望風懷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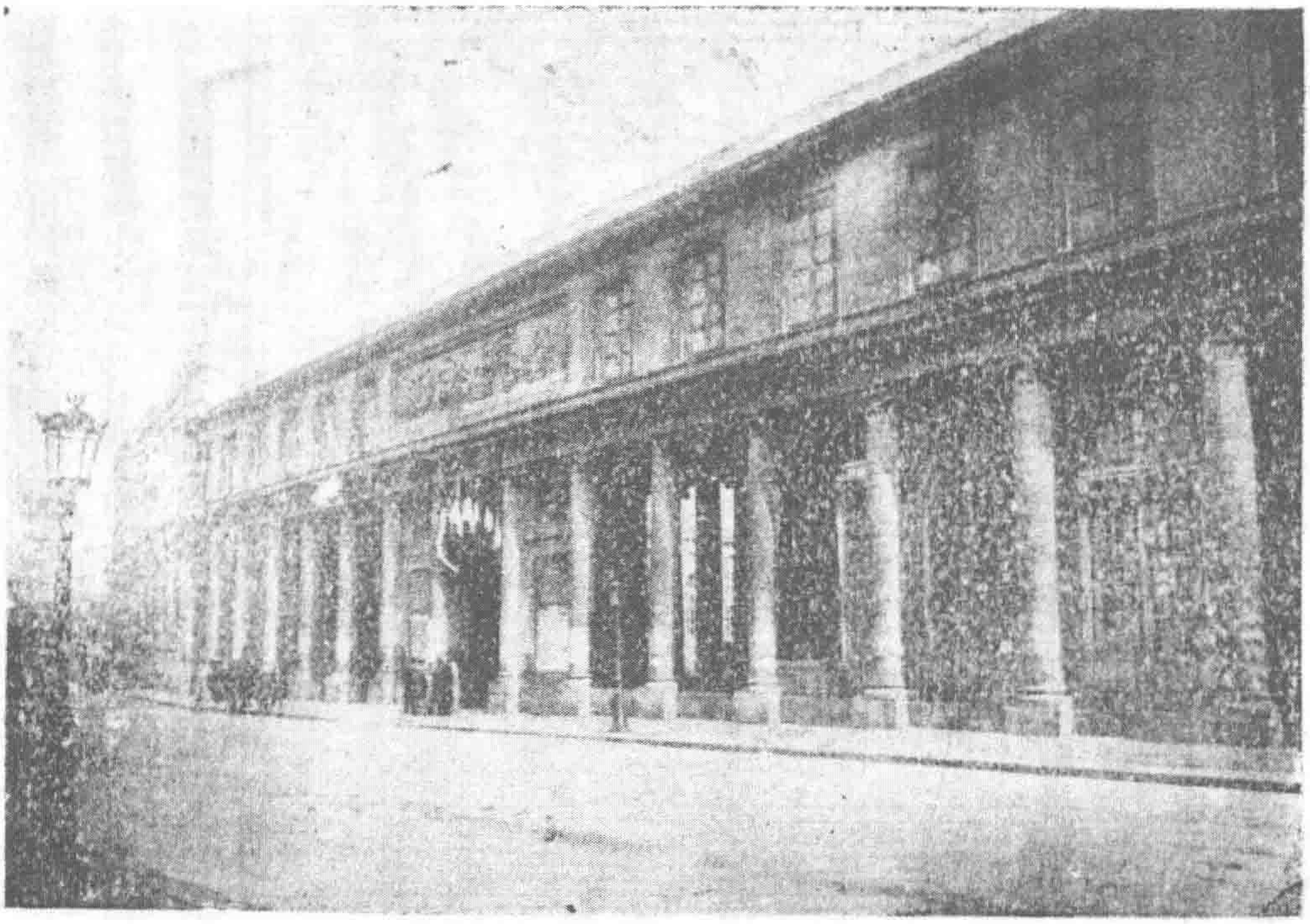
上海明華商業儲蓄銀行廣告

本行開設已逾十載辦理商業儲蓄及一切銀行業務國內各埠均有代理機關滙水特別克己儲蓄部活期定期利息優厚訂有行章函索即奉行址北京路河南路口電話經理室一二八〇三 營業室一五二七七 分北詳平煤市街天津法街四號路青島山東路

金城銀行

上海銀行公會銀行會員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營各種儲蓄存欵滬行建有最堅固保管庫出租大小保管箱
股本 總額一千萬元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 共計二百零五萬元
行址 總行 天津
分行 北平 上海 漢口 大連
電報掛號 華文鑠字七〇〇七 英文Kinchen
滬行住址 江西路二十二號
滬行電話 專綫 經理室 六一三五〇 營業間 一三八〇〇
總綫 六〇八四五・六・七



巴黎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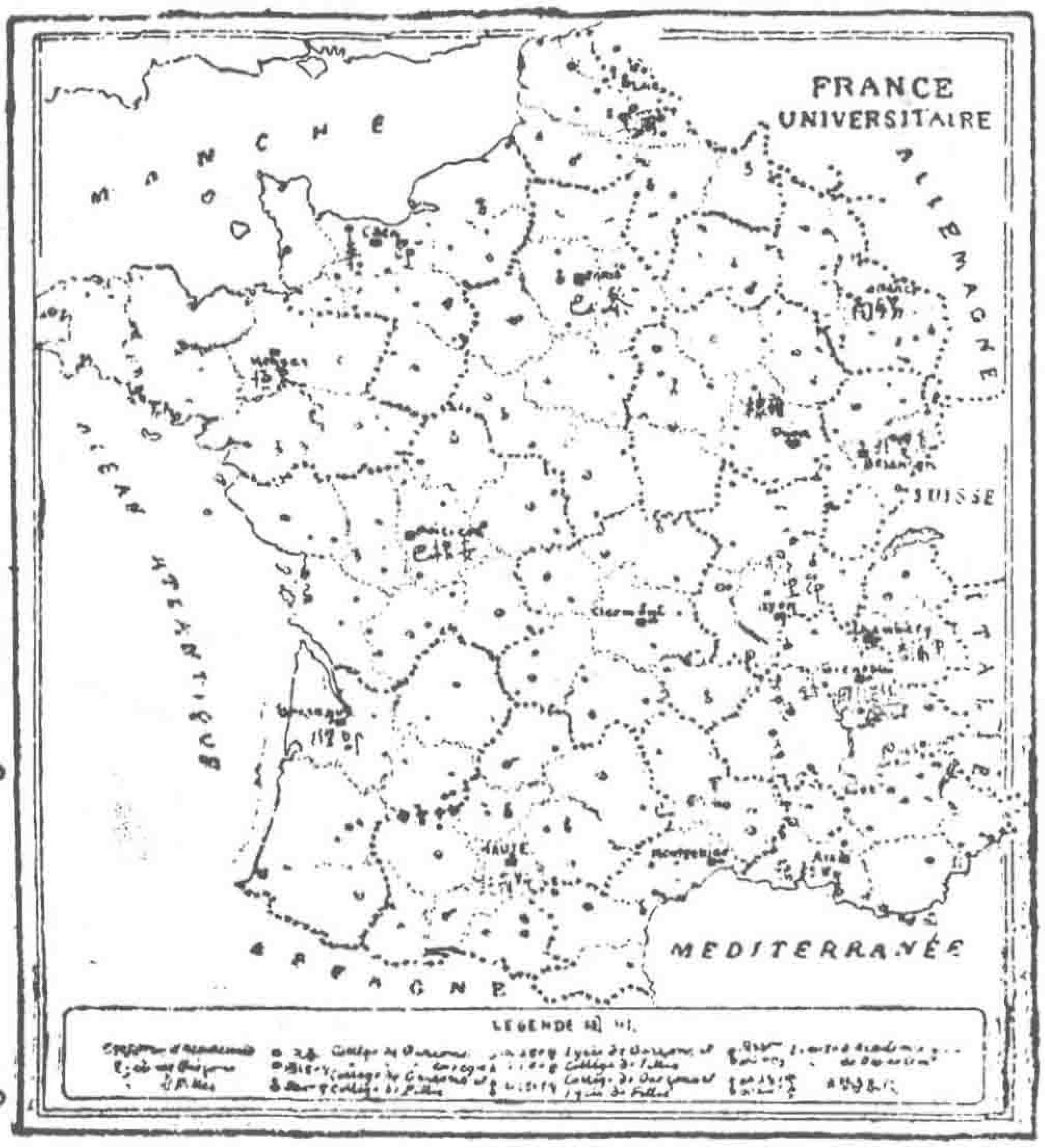
西歐漫遊錄〔十〕

褚民誼

法國大學組織法與吾國異。必文理法醫藥五科俱備。方得稱爲大學。惟此五科之設立。則不限定於一地。有於一城內分設數處者。有於數地方分設各科者。如藹格斯大學。其法科文科在藹格斯。醫理兩科則在馬賽。卽其一例。且教育與政治分立。超然於政治之外。舉凡政治軍事司法教育。俱各有其區域。井然劃分。釐然不紊。政治區以省爲單位。軍事因防禦上關係。有兩三省劃爲一區者。大都在邊疆區的幅員較小。中部各省較大。司法區則視人口之多寡。以及工商業興盛與否而定區域之廣狹。亦有數省合爲一區者。教育區亦然。但各區各個之組織。則各不相同。各有其特殊之精神。表現法國政治雖屬中央集權。然地方之分治精神甚濃厚。中央與地方雖不能如總理所主張之均權制度之完善。然其組織異常嚴密。民國政治以縣爲單位。縣長由民選。而省長則歸中央政府任命。教育區亦可稱之爲大學區。區長卽大學校長。亦由政府任命。統治全區各級學校。爲之提綱挈領。復有視學員司督察之職。故各級學校皆能整齊劃一。無復彼此參差之弊。吾國近曾試行大學區制。惜遭各方反對。今已廢除。然余默察反對之原因。蓋不外兩種。其一由於習屬難移。蓋吾國教育以省爲

四一四〇三

單位。全省教育。隸屬於教育廳。今遽更此制。國人習焉不察。不免扞格難行。其一由於觀念錯誤。在一般人士。以爲實行大學區制。必注重大學。而忽視中小學校。其實大學區制度之優點。在於使各級學校之組織編製。無論縱的方面。(指由小學而至大學而言)橫的方面。(指各級同等學校而言)皆能趨於一律。而有一貫之系統。姑無論大學區制佳否。吾國教育之所以鮮有進步。蓋由於未能與政治分立。而牽涉入於旋渦中。以是每受政潮影響。而阻礙橫生。安有良好之成績。且吾國省的區域過大。以省爲教育單位。似不適宜。而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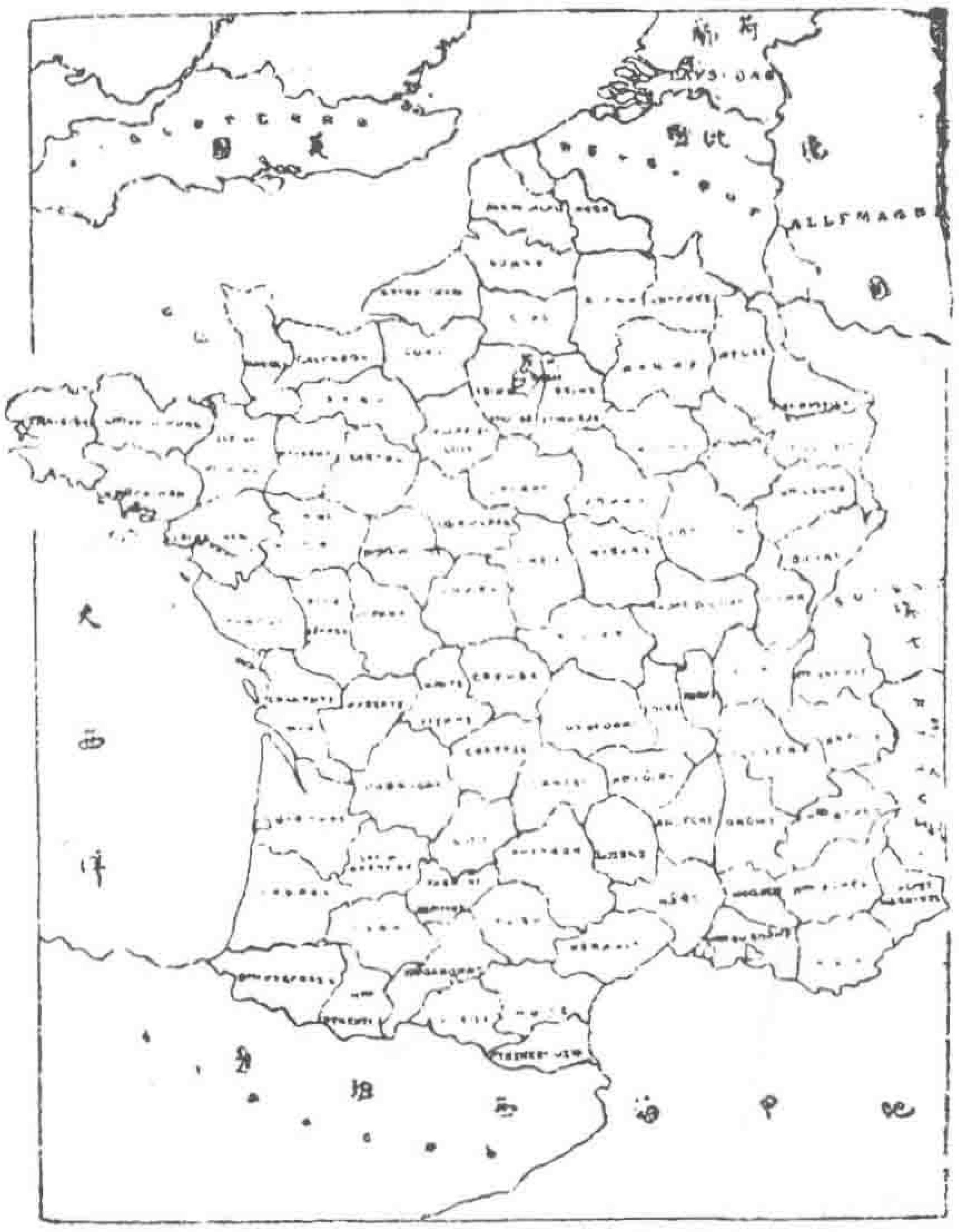
法國大學區圖

級學校之編製課程。復未能一律。以是卒業之學生。程度不齊。升學時。必須舉行入學考試。此皆坐於各級學校無縝密之組織。與一貫之系統所致。法國各級學校編製既一律。故學生升學。無需乎入學考試。不惟升學。卽轉學亦毫無問題。由甲大學轉入乙大學。視其在甲大學肄業何級。卽可在乙大學同等之學級修業。無需乎考試與補習。法國大學區制。實行已多年。曾無流弊。何以吾國獨未能實行哉。不知吾國雖名爲試行大學區制。實則僅名稱稍有變更。一切計劃。猶未見諸實施。而反對者已紛至沓來。斯可慨耳。

法國教育。在一千八百八十年以前。頗不發達。及至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六月。國會決定全國小學校。一律不收學費。通過全國義務教育提案。嗣後又實施强迫教育。凡六歲至十三歲之學齡兒童。必須入學校讀書。否則卽處分其父母。自此制實行。於是國民之智識日漸增高。據法人之統計。在一千八百二十七年。調查全國人民不識字者。每百人中五十八人。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減至二十三人。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未婚男子之不識字者。百人中猶有二十。迨至一千九百年。乃減至四人。更就已婚嫁之男婦言之。一千八百七十年。男子不識字者。每百人中二十七。女子每百人中三十九。一千九百年。男子減至四人。女子減至六人。而最近調查其國人民。幾於無人不識字矣。論者歸功於强迫教育。吾亦云然。試以吾國言之。男子不

識字者居十之六七。女子則十人而九。以是民智極低。今亦有平民教育義務教育之運動。然收效甚微。欲求國人普遍識字。實非厲行强迫教育不爲功也。

法國全國分爲十七大學區。即巴黎・南錫・北雙・嵩棣・雍番蒲里・里昂・剛諾堡・凱蒙・藹格斯・蒙貝邑・託羅斯・巴棣安・濮都・里爾・萊恆・嘉昂・及史太師埠是也。各地中小學校。則不可悉數。除縣立市立省立者外。尤以私立者爲多。而私立小學校。最有紀錄之價值。余初往巴黎求學時。以不諳法文。曾親往蒙萊里私立小學校肄業。迄今時逾廿年。往事回憶。猶在目前。覺此種小學制度。實至可取。欲求吾國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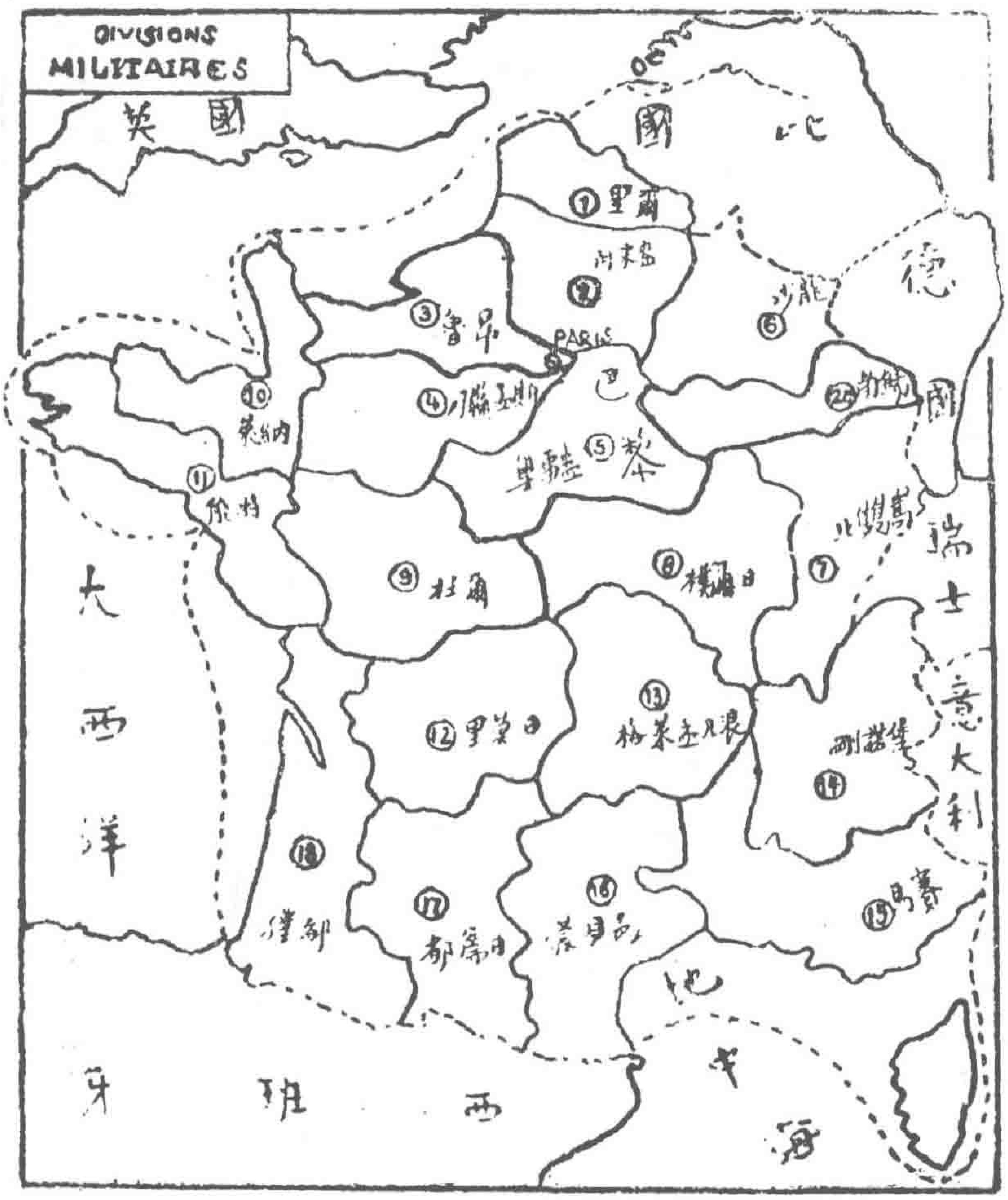


法國八十七府位置圖

發達。非從事於此不可。年來吾國教育當局以及一般教育家。多注重高等教育。以爲大學設備完善。與多設立大學。乃辦理教育之主旨。竊謂基本教育。端在小學。必小學辦理完善。而後始有良好之中學生。必中學辦理完善。而後始有良好之大學生。不致力於基本教育。而徒務高深。未見其可。矧今日吾國之所謂大學。以視歐美中學。差相伯仲。高深云乎哉。抑余之所以讚美法國私立小學。不僅謂其課程教材設備與教授法均有足多。乃鑒於其管理法之佳。此等私立小學之校長。其任務多屬於對外的。如教授之延聘。與學生家長接洽等事項屬之。關於總務方面。則由其夫人主持。以故校長夫人之權力至偉。而課程以外之事。如學生之起居飲食。校長夫人乃亦必親爲之料理。不啻以師母而兼保姆。其與學生猶母之與其子女。愛護無微不至。每日之工作。如學生之衣服整齊否。食物甘美否。居室潔淨否。凡此瑣瑣。皆由校長夫人一身任之。而於星期六下午學生放假歸去。校長夫人尤忙。必一一視察各個學生之衣履。使之整潔而舒齊。然後令歸省其父母。以博堂上之歡心。此雖讀書以外之事。非關教育宏旨。然欲養成學生良好之習慣。非自小學生時代加以薰陶不可。故不憚辭費。特表而出之。以見法國私立小學教育特異之一斑。因念吾國中產以下之家庭。或無力送子女入學。養而不教。或教養不得其法。子女罕有成就。固無論矣。即富豪貴族式之家

庭。教育雖不患無資。而其子女亦難成器。何也。蓋自幼卽付諸乳媼之手。稍長則與婢僕廝混。耳濡目染。習性已非。而溺愛過甚。管理無方。雖入學校讀書。亦放任特甚。安能成爲有用之材。此紈袴少年膏粱子弟所以無能爲也。歐洲則不然。子女多由父母親加教養。鮮有假手僕役者。以故自幼卽已養成良好習慣矣。試就吾人日常所見之兒童言。無論與其家人或其親友。每晨或每晚相見。則必道早安晚安。各依其尊卑長幼之分際。而於不知不覺中。行其日常之禮節。此則歐人文明之表現。未可忽略視之者。

小學生乍離家庭。入學校求學。必有類似保姆之校長夫人代任教養之職。始怡然自得。不以讀書爲苦。而以爲樂。此吾國今日一般小學所應師法者。法國私立小學。雖如斯愛護其學生。但學生有犯規或不法之行爲。則責罰亦至嚴峻。猶憶廿餘年前。余入蒙萊里小學時。曾見一舍監責打小學生。不稍寬假。除責打外。並有種種懲罰。當時甚怪。以爲法國文化程度至高。乃亦類吾國私塾之所爲。迄今思之。此輩頑劣兒童。實不容不予以相當之懲罰。使能稍知畏懼。法國不獨小學管理學生綦嚴。卽中學亦至嚴厲。學生類能遵守校規。罕有叫囂突厲。如吾國今日學生放任之甚者。因念吾國學風。每況愈下。殊非教育界之幸。在昔科舉之世。過於束縛青年思想。今則過於放任。所望教育當局。能本執兩用中之道。整飭學風。俾吾國青年學子。趨於正軌也。



法國軍事區域圖

法國大學生之生活。異常舒適。頗稱自由。且功課甚少。而休假日則甚多。中學生每日有七八小時之課程。大學生則讀書兩三小時。實習三四小時而已。如學文科法科。無需實習。則每日僅有三四小時之課程。中學校每年七月杪放暑假。十月初開學。大學則六月杪卽已放暑假。直至十一月初或中旬始開學。假期甚長。大學敎授每星期僅擔任一二小時至三四小時之課程。月修雖不甚豐。無需兼職。以視吾國一般敎授每星期担任三四十小時課程者。相去不啻霄壤。且吾國一般敎授担任一校課程不足。復謀兼差。汲汲惟恐不及。苦樂尤判若天淵。惟此則因吾國年來生活程度繼漲增高。而敎授修金菲薄。不足以維生活。不得不多服務。然服務時間過多。安有餘暇爲敎材之充分預備。又遑論多方搜集參攷。設法啓迪學生。法國敎授則不然。服務之時間既少。而生活復有國家保障。大學敎授等於終身職業。服務至七十歲後。卽可退休。薪金依然可得。故能專心壹志。從事研究。多方搜集參攷材料。爲其敎材。既有充分之預備。故能不僅恃書本敎授。而其敎授之法。愈演愈進。日異月新。今年較之去年不同。而明年較之今年。則又進步多多。且佐以儀器。加以實驗。以是學子獲益匪淺。而學術日益精進矣。回顧吾國。果何如乎。敎授僅恃書本。學生讀死書而已。學術安有進展。所望敎授待遇能改善。俾有從容研究之餘晷。以爲學術進展之一助耳。

浙江實業銀行
The Chekiang Industrial Bank, Ltd.

本銀行資本總額二百萬元公積金九十萬元辦理定期活期通知信託各種存欵定活期抵押放欵押滙貼現國內滙兌國外滙兌信託部及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應有業務存息從優欠息佣金滙水格外克已手續迅速並附設儲蓄處辦理儲蓄存欵訂有細則函索卽奉如蒙 惠顧竭誠歡迎

上海總行 漢口路十四號 電話六七一二一 六七一二五
虹口分行 上海虹口百老滙路閔行路口 電話四二六〇〇
漢口分行 湖北街 電話三二〇一 三二〇二
杭州分行 保佑坊五十七號 電話九〇三

巴黎花絮

崔其煒譯

巴黎之勒索者

巴黎黑幕罪惡最大者爲勒索一事。國際著名偵探會告余（著者）巴黎勒索者之衆甲於世界各大城市。法國偵探會示余以最著名之勒索者數年前。余第一次見彼在大路上遊行。恃勒索婦人爲生活。其名雖聞於警吏。但受其害者尙未控告。故彼倖逃法網多年。斯人身軀高大。服式華麗。籍屬羅馬尼亞。其貌不揚。其髮呈灰白色。終日遊蕩。不識彼者以彼祇屬好空談之遊蕩者。但留心觀察之。見其常注視美貌或美服之婦人。彼能於一瞥間辨別誰是外國人。

他見有可加勒索之婦人。卽尾隨之。至其停留之旅店。自是彼常到該店之招待室。尋求機會。與彼婦交談。有許多婦人。墮其網中。入網者悔恨已遲。彼對欲加勒索之婦。先用甜蜜溫柔之閒言。向之談話。幷設法探知其姓名及曾否嫁人。彼不向該婦多詢問。蓋恐驚悟之也。彼覺此可憐之蠅。已預備入網時。忽改變其戰略。正色向婦人恐嚇。若獲得該婦數封不名譽之信函。卽藉之爲利器。令該婦屈服。彼向該婦勒索款項。且估量該婦之境況而定勒索之數。被勒索之婦人。若謂無現款。且無法籌措時。彼卽要求該婦之珠頸練及一切有價値之首飾。被勒之婦。若嚴厲拒絕之。彼卽不能施其技。若稍游移。卽遭其殃。除盡取去被勒者所有外。復加恫嚇。令被勒者完全破產而後已。警察深知若輩之技倆。但非經被害者控告不能加拘捕。此羅馬尼亞人若知警察對彼將有動作。卽行逃避。待時再動。

在巴黎向婦人勒索者不獨此羅馬尼亞人。余特叙之者。因知之之審。幷藉以警告旅客。都威爾及蒙梯加路兩埠。是男女勒索者之快樂遊獵地。通達是地之 De Luxe 火車。是若輩藉以與其獵逐者發生關係之工具。偕婦人旅行之紳士。或有男子幫助之旅行婦人。似屬無害矣。但據法警署所載之重要勒索案。其初被害者。多屬此種人。

歐戰發生之初。有某富豪者之妻某美國婦人。當旅行域齊時會墮入勒索者之網。勒索者當獵逐目的物時。需費甚鉅。衣美衣。隨以僮僕。住最趨時之酒店。且時外出炫耀其豪富。都威爾及蒙梯加路兩埠在冬夏季會社盛行。是時勒索者有許多機會。在火車中或在酒店內結識旅客。勒索者喜與單身婦人接近。但卽有丈夫作伴者。亦弗能阻碍若輩之進行。丈夫可往博場。獨留其婦在旅店。此是授勒索者以進行之機會。

女勒索者之工作。與男勒索者同。她故意讓男子助其攜手袋。不知此男子已爲黑幕中人。跟隨多日。彼等得同謀之婦人幫助。已決

意勒索之矣。

女勒索者必具美麗之容貌。美衣美冠。且須有急智。彼等不單獨工作。多與男勒索者合作。

繩屋

用英文翻譯法文繩屋之隱語同繩步。所以有繩步之名者。係因繩屋在法國建立之初。是用一大房間而以一繩伸張橫過之。房內無牀。窮漢只倚繩而睡。早晨睡者應醒之時。有一人持刃入房。割斷繩索。藉作不費之警鐘。

巴黎之繩屋。是人類寫生所在。各大城市均有同等之處。所以蔭庇無賴漢及被逐者。但巴黎之繩屋所包含之歷史。較諸余在歐洲各地所遇之棲流所為多。倫敦是旅客之安樂地。柏林組織較佳。但巴黎是吸引人類蛾之燭光。此等蛾之中。有遲早覓路至此繩屋者。拿威力之繩屋。設有一百五十號牀。此之所謂牀者。不過是重疊之木架而已。此等木架。排列成行。環繞室中。每架備一氈。此屋無浴室

及各種衛生上之設備。窮漢不往繩屋歇息。即終夜在外。睡在游民所命名之露天酒店。在星下睡覺。在法國不以為罪。且不能加貧無立錐者以罰鍰。

繩屋收宿費不貴。祗需數方。且甚少賴賬者。巴黎樹蔭路之鐵櫈。常有游民藉作睡榻。

余遇失敗之賽馬者及在文學上初有名之人。睡在巴黎之繩屋。人們墮落在巴黎。繩屋之各種原因。是飲酒服麻醉劑或被婦人吐棄。有許多人每年三百日睡在繩屋。所餘之六十五日。則在寓所。此等人以在市場負擔及作奇異之工作為生活。彼等之生活。是神秘之生活。彼等絕無大志。所求者不過少許飲食及藏身之地。彼等頭腦絕無跳出汚泥之思想。

繩屋中人絕少犯罪者。或者法國犯罪者不是此赤貧之階級。且犯罪者絕不至睡繩屋之困難地步。巴黎繩屋是陰鬱之地。是為人類最低之廢材而設。

荷蘭消夏記

George Alden Sanford 原著
秦理齋 譯

云。志乎鳥。則林薄之間。無往而不見鳥焉。吾人於游也亦然。苟心在乎游。則隨在足以觀風問俗。挹秀攬勝。廣聞見而怡性情。況値花香鳥語。風物清麗之地耶。余庖强恩面團團之荷蘭人也。常道其國民風之淳樸。景物之美妙。余神往久矣。今歲之夏。始得於假中暇日。在北海之濱。賃一小舍。一償久縈魂夢之宿願。舍不廣而器用備具。每週租値。約合美幣百元。聞前有鹿特丹 Rotterdam 之律師。稅駕於是。吾僕曾爲之執役。因識其處。

余挈眷漫游法 France 瑞 Switzerland 比 Belgium 三國既竟。車入荷境。頓覺景物清麗。耳目一新。露森達 Rosendaal（譯言玫瑰谷）適當兩國之衝。行李檢驗之所。鎮不大而屋舍井然。整潔樸雅。已處處具有荷風。鎮內外遍蒔玫瑰。故有玫瑰谷之稱。余輩去廠肆喧闐。烟霧障天之比都市。入此聒靜曼妙。一碧無垠之草地。覩荷爾斯打種 Holstein 之黑牛白犢。三三兩兩。且行且嚙。咸有悠然自足之色。遠望天末。更有風車。高居林薄間。舞臂以媚來客。恍若置身圖畫中矣。

入荷境後。首至鹿特丹 Rotterdam。顧其埠爲萊因河 Rhine 畔一大商市。不若小鎮鄉村之衣冠人物。猶存古風。表現荷人本色。埠內運河四達。舟檝如織。皆滿載花卉蔬果乾酪雜貨之屬。往來不絕。其舟有利用機力。破浪疾駛者。亦有單桅或三桅。張帆乘風者。更有小艇。仍藉人力或馬力推挽者。在荷舟游。雖間遇風眩之苦。顧往往河高於岸。常有秋江水滿。舟行天上之概。故其趣至永。埠內有稱蓬葉 Boompje 者。驟聆之意必一要塞。乃竟爲夾植小叢樹之廣衢。蓋荷語蓬之音。譯言爲樹。葉之音。則有嬌小或可愛意。故蓬葉二音。其意乃可愛之小樹也。

余輩在鹿特丹留宿一宵。即乘火車過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而達荷北之阿克邁爾 Alkmaar。乃易乘雙層車廂之蒸汽小車。穿越原野。行村落叢樹間。歷八哩許而至北海之濱。抵余寓所在之倍爾琴小鎮 Bergen。此車載客不多。皆附近鄉民。車守絕誠慤。和易。收取車資後。即向余輩行一軍禮。呼余美國先生。常逗留余旁。呶呶叩問美國情形。並謂有戚串在美之南達科泰 South Dakota。詢余曾相識否。

余寓建於沙埠之上。爲磚瓦所構。出海面約百呎。故海上景物。得以一覽無餘。三層樓之前。繞以陽台。憑欄遙矚。可見英艦康浦塘號 Camper down。乃歐戰時遇霧失事者。寓中之床。其製絕似輪舟中榻。特較寬廣而精美。室內亦有電燈壁爐之屬。起居室以巨玻璃

爲窗。外矚全海在望。窗外有木屏。蓋夜間海風至厲。設屏所以護窗。荷人雅好藝術。即以區區小屏。亦畀屋主人以一顯藝術之機會。其所雕繪。雖皆因襲陳法。絕少新創。而刻鏤精細、設色鮮明。亦殊可觀。此寓之屏。所雕皆海上景物。如海白頭翁、螺獅、鱆魚、鎗鯛、紐帶藻、之類。莫非本地風光。

余輩抵寓時。强恩早已布置井然。並招母姊同來操作。其母任澣衣。其姊司雜役。皆能善侍余輩。使人人得有如家之樂。忘其旅中之岑寂。更有牛奶童子、逐日以犬曳車、來送鮮奶。又有淺敞之漁舟。時致海鮮。亦皆形奇而肥美。

余離國已久。婦孺輩亟思一嘗故鄉糕餅風味。趁此消夏之暇。嘗謀自製。顧詢之當地雜貨肆。竟不知酵母粉爲何物。囑轉詢藥肆。肆人亦無以應。出一代用品。余婦試驗久之。雖得一美式餅。顧竟如牛萊慧夫人貽其良人者。堅硬若鉛。非借西王母金牙鐵齒。不易啖也。惟在雜貨肆中。亦獲一慰情之品。即南洋羣島所產之朱古力糖。是



荷蘭風車

其味微苦而調合絕精。風味之佳。爲余生平所僅見。

荷蘭與海爲鄰。故多海水浴場。余所居之倍爾琴安海濱 Bergen aan Zee。尤擅勝名。海灘寬廣而清潔。有柳椅可休憩。椅爲柳枝編成。上設篷帷。可障猛風。又有浴車。駕以馴馬。婦孺輩衣浴衣。乘之入海。晏如也。

八月中。荷俗有兒童海嬉之會。村人預醵獎金。凡所堆沙堡。能捍潮最久者。給獎有差。蓋荷之爲國。半得自海。而低於海。故俗有上帝造海人造陸地之諺。今其工程師方圖堙塞南海 Zuider Zee 拓

地二千方哩以爲民居。語云。與水爭地。荷人殆實行之者。所以其國防要圖不在强兵利艦。而在堤埝。一旦堤防有失。農田立返爲滄海。居民將有其魚之厄。爰雖童戲。亦以是相訓練。宜乎其民之以治水獨步天下矣。

去余居不遠有小敎堂一所。爲荷之改正敎派。祈禱時。村人畢集。儀節莊嚴。而往者亦咸出至誠。牧師致禱。辭恆甚長。諸人悉肅立默禱。莫敢與咳。

荷語與英語相關甚少。字多不易辨。余與鄰居因言語隔閡。遂少往返。有時雖亦效太古遺風。以手勢佐語。然事物無窮。手勢有限。往往易滋誤會。猶憶某次在西班牙。欲觀鬥牛。車夫不解余旨。因伸臂作牛角狀。乃結果竟驅車至港埠。蓋誤會余欲游泳也。以手宣意往往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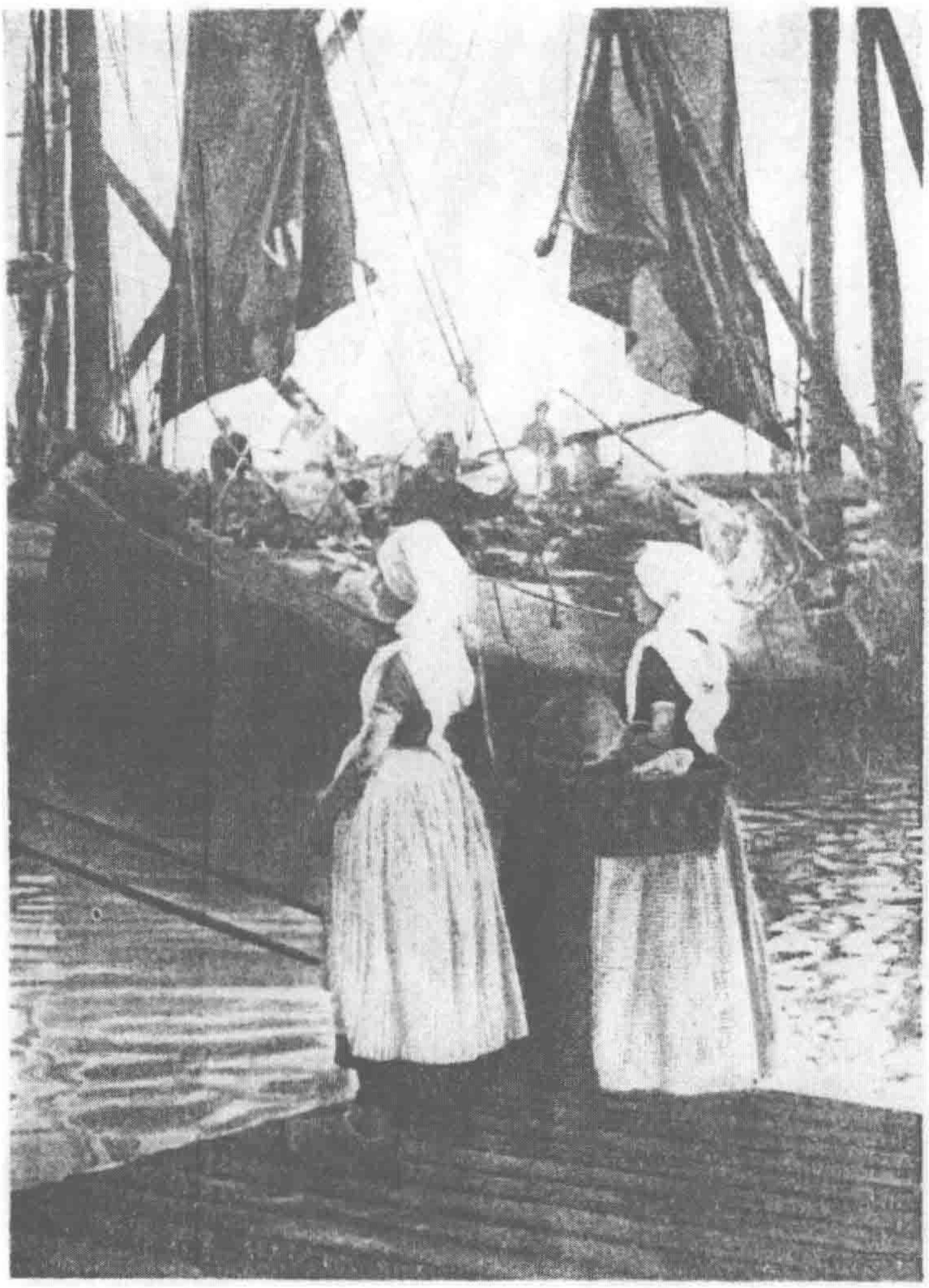
荷蘭敎堂

荷蘭以農立國。河渠縱橫。密如蛛網。交通之所利賴。亦農田之所資灌溉。吾人散步原野間。往往遙見帆影出沒。若行舟於草場或隴畝上者。就而審視。固赫然一運河也。

牧牛之業。迄今未替。其黑白色之荷爾斯打種與荷蘭種。俱馳譽全球。累奪錦標。某日余輩赴伏倫丹 Volendam。嘗過一村舍。旁有牛欄。寬廣整潔。可居賓客。卽窗帷亦以花網爲之。其愛護牲畜若此。宜其佳種之獨多也。

荷酪之佳。遐邇共珍。而以愛丹 Edam 與古達 Gouda 所產。色味最佳。阿克邁爾 Alk maar 爲荷北酪業中心。每星期五有盛大市集。是日黎明。四鄉舟車。卽絡繹載酪以至市場之上。舟[illegible]轂擊。貨如山積。其酪皆搓製成球。徑七吋許。陽光映之。恍如千萬金球。洵是奇

觀。農夫皆戴黑色無邊便帽。守酪以俟顧客。見客至。則踊躍而出。爭相招致。顧初猶斤斤論價。必久之始各有相就意。既而市集將散。此客復至。片言而洽。農夫即割酪一方。以爲貨樣。於是擊掌爲定。而交易以成。擊掌之風。猶係歐洲古俗。一擊之後。雙方遵守不渝。其拘束力尤勝於今日律師代訂之契約。荷民質樸。故遺俗猶存。當其成交之後。即有運伕。以舟形木架。載貨以去。運伕咸衣白色制服。其狀逼肖西劇舞台上之兵士。顧雖業微薪薄。而頗爲荷農所重視。常由鄉人公推。終身操業不改。至酪之未售者。則悉送廠家。輸往海外。諒至相當時期。亦可出現於美國餐桌。惟酪味易變。非蔬果比。無怪荷蘭之餅乾與糕。推爲糖菓中之上品。


荷蘭漁船

荷境少石。道路多以磚砌。平坦寬整。便於馳駛。余輩寓居未幾。即雇汽車。遨游荷北諸邑。當赴霍恩 Hoorn 時。途中連阡累陌。盡皆佳卉。蓋蒔花爲荷國一大實業。歲以番紅花•洋玉簪•洋水仙•鬱金香之屬。輸出海外。爲値絕巨。每當花時。隴畝間五色絢爛。如敷錦毯。置身其間。恍入衆香國裏。鬱金香爲荷之國花。其名來自波斯語。譯言頭巾。吾人對此名花。輒連類想及東方人燦爛之頭巾也。當十七世紀中。荷人富庶甲全歐。春秋佳日。競以鬱金香相賭賽。舉國若狂。往往一株名種。値萬盾(荷幣名)以上。嘗有一黑色鬱金香。哈連姆蒔花會出値至十萬盾。合美金四萬餘元。其時全國幾成花迷。往往轉輾售讓。懸名訂價。其花之形態。則購者售者。俱未之見也。嗣經政府下令取締。嚴定禁賭之律。此風始

戢。杜邁士 Alexandre Dumas 所著黑鬱金香 "The Black Tulip," 一書。卽描寫此時之花狂者。今哈連姆 Haarlem 猶爲荷北花卉總市集。余輩乘汽車至其地。則花畦遍四郊。不啻一座錦繡城郭。惜非市日。未克一窺其盛。惟荷國村鎭。常有花市。而客之過其地者。亦必以一覽花市爲首務。

余等過恩克輝存 Enkhuizen 時。嘗游惠斯德教堂 Westerkerk。教士導觀精細之雕刻與建築物後。引入會議室。入門。陡覺菸味刺鼻。室中央置長桌。爲長老教士等會議之席。每座皆標姓氏。座前各置陶製煙斗一管。長幾二尺許。亦鐫主人姓氏。桌中央供銅香爐一具。備燃菸之用。足徵尼哥丁(煙葉中麻醉性毒質)之神。亦嘗與諸教士同蒞議場也。余夙聞荷蘭爲吸菸之天堂。南洋羣島所產菸葉。價廉而質醇。卽優等雪茄。亦僅値美金四仙。若歐戰前。不過一仙而已。故荷人嗜之者衆。往往十齡童子。卽已口啣一枝。嘗有某老人。終身不離菸草。臨終猶命以所愛烟斗。偕巨量菸葉火柴同納棺內。並囑家人凡里中老菸客。咸邀赴喪。人贈烟斗一事。菸葉一磅。務於送殯時。狂吸以娛幽靈。其癖菸若此。今證以教堂所見。可覘荷俗嗜菸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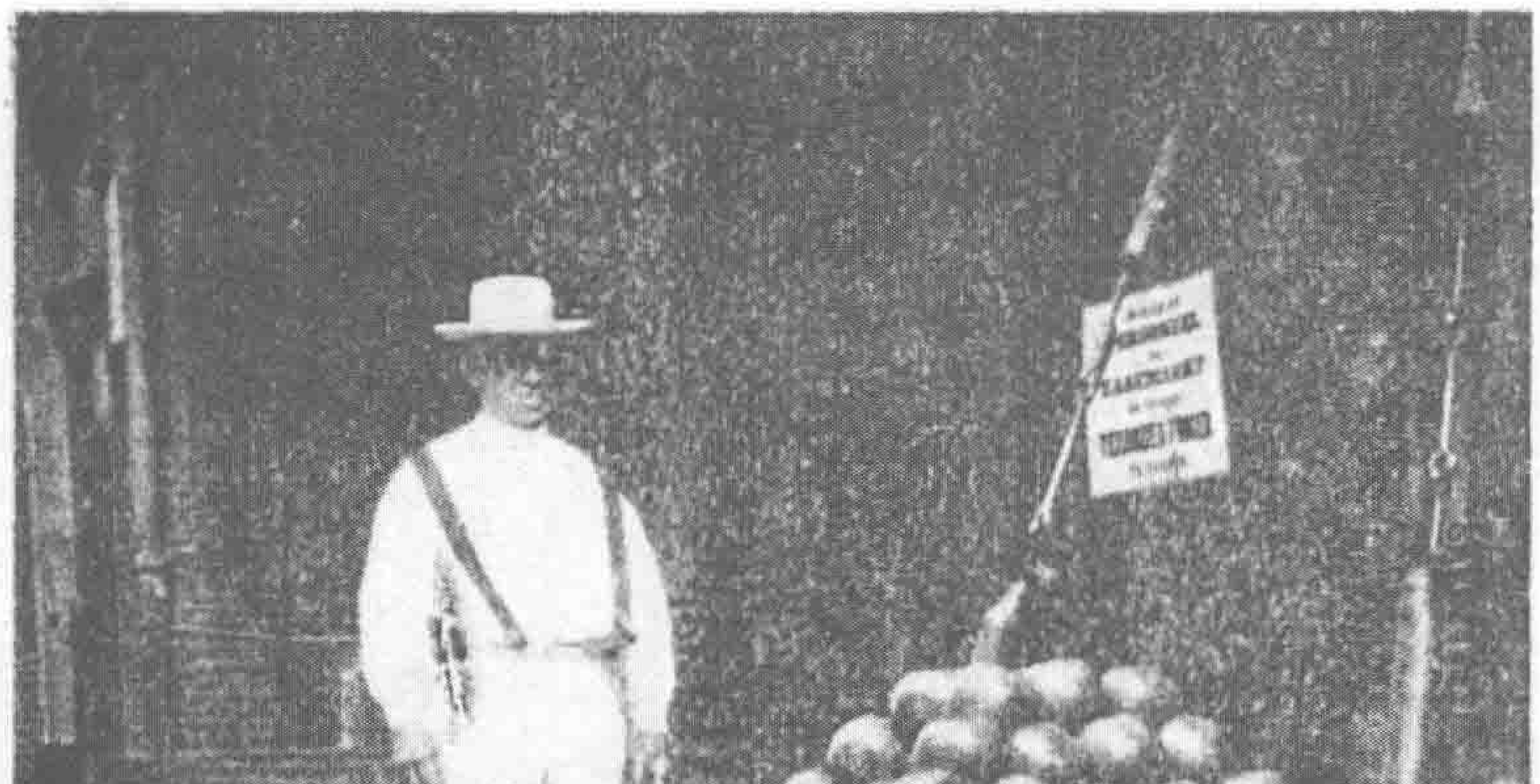
荷蘭花市

歸途繞道過海牙 Hague。並游其所謂林間王宮 House in the Wood 者。是宮殿宇不多。而荷人則常視爲世間最精美之別墅。海牙爲荷首都。多王公邸第及林蔭大道。其建築物之瑰麗壯偉。風景之清幽雅麗。自毋待言。第生活程度殊高。吾輩措大。參觀閎麗之美術館博物院藏書樓等後。宜卽急去。否則囊中

青蚨將不翼飛也。聞女王惠廉敏娜 Queen Wilhelmina。每逢星期日。如天氣晴和。輒偕其夫亨利親王 Prince Henry 及王女裘利亞娜公主 Princess Juliana 步行赴教堂。不知者且以為巨室夫婦。王家儉德。有足多者。

荷擅自然之美。加以古風遺俗流傳未泯。故常為藝術家陶融之所。其地遂多名畫家。富于理想力。如雷白蘭德 Rembrandt 之剖析 "The Lesson in Anatomy,, 及夜望 "The Night Watch" 二畫。又如路斯台 Ruysdael 之枯樹。卜德 Pull Potter 之牛。均推世間絕筆。

台爾夫特 Delft 在海牙之西南。為磚瓦業中心。入其鎮。靜如太古。有紐偉教堂 Nieuwe Kerk 內。奧林奇親王惠廉 William, Prince of Orange 之遺像在焉。親王為奧林奇王室之始祖。此係臥像。黑灰石為座。英姿颯爽。甲冑儼然。愛犬侍其左。即西歷一五七二年西班牙人行刺時。報警救主者也。像上張幕。為覆承以四柱。亦大理石鏤。皆瑰奇怪偉。係代表自由•公道•膽略•與宗教之四語。教堂內復有格維忒斯 Hugo Grotius 之紀念碑。格九歲已擅拉丁文。十二歲入大學。十五齡即奉使四方。不辱君命。嘗有歐洲一怪之稱。惠廉親王古邸。亦在是鎮。西歷一五八四年被弒時之彈孔。猶留牆上。追懷往史。能無慨然。



荷蘭賣酪者

荷民質樸。富于守舊心。鄉人衣服。猶存古制。婦女裙袴。往往五六襲。一若深恐其體形之外露者。上衣色多姣艷。袖長及肘。不僅便操作。亦以強固赤頳之玉臂。為荷男子所愛慕。故不欲其深藏而不可

見也。冠多以花網爲之。其式各省不同。故一望而可識其生長之鄉。富有農婦。常戴金冠。狀似戰盔。以金絲爲飾。有某婦告余。其一冠之費。共達百盾。合美金幾四十元。在荷人生活程度中。亦云鉅矣。工人袴極寬博。常服顏色馬甲。上掛頗短。男孩及貧人。則穿木屐。狀如無統靴。倘鬧街衢中履聲雜沓。若千騎之奔馳者。常爲學校兒童散學歸也。有時頑童相爭。亦脫屐飛舞而前。所向披靡。可謂絕妙之隨身武器。又荷運河多設閘以資節制。船舶過閘。例須納費。守閘者亦常以繩繫木屐。懸之以收費。

流光如駛。轉瞬而假期將滿。余輩不得不捨風物如畫之荷蘭。謀返故鄉。乃摒擋行李。赴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乘東印度公司輪船。往英之蘇桑浦敦 Southampton。阿姆斯特丹爲荷第一巨埠。水陸輻湊。百貨咸集。有喀佛街 Karver Street 者。銀樓業所薈萃。亦歐陸最繁華街衢之一。其所出銀器。式樣之工巧。製作之精細。可稱卓絕。銀舟之式最多。可作酒瓶架。銀盤則多以風車鸛鶴等爲柄飾。更有銀雪橇銀軍人等。亦可盛物。按此街古爲牛肉市。故有是稱。今則走遍全街。不見一牛肉肆矣。

余輩所乘爲一萬二千噸巨輪。藉北海運河之通航。得深入離海十八哩之阿姆斯特丹。河深且廣。工事至鉅。而海水又高於河水。常自五呎至十二呎。隨潮汐而異。荷人在河口設有一壩二閘。以爲之障。平日船舶出入兩閘。常啓此閉彼。以遏洪濤。船中執役者多爪哇人。軀幹短小。而頭巾獨巨。所用木材。亦多爪哇產。有名葦木 Palisander 者。色白如乳。而中心木髓及脈絡。則黑如烏木。在余生平所見木材中。最爲美觀。

今者余輩別荷蘭而去矣。海濱之居。名勝之游。皆成陳迹。徒供後日追懷之資料。惟其古樸之家庭。敦厚之人民。與街衢中天眞爛漫之孿兒。及馳車舟游之可娛。則常縈綑腦際。令余永永不能忘也。

旅行瑣談

劉燕生

黑衣女郎

天下無論何事。莫不治亂相因。興衰遞演。其能始終如一。蓋屬鮮見。猶憶津浦平漢兩路自駛用藍鋼車以來。氣象為之一新。方期從此蒸蒸日上。為中國交通史上闢一新記錄。不意曾幾何時。彼瑰麗壯偉之鋼車。竟被軍閥資為戰鬥之器。一時毀壞而無餘。雖間有一二倖免。然亦被棄置閒道。一任風雨之侵蝕。其一種荒涼景況。反映昔之睥睨岸然駛行於兩道者。真有不堪回首說當年之感矣。雖然此則殊非予所欲言。茲吾所言者。乃兩度試乘此車。而竟遇趣事三則。爰為錄之。

余之乘此車。初無任何出行目的。祇以耳食他人盛道此車如何優美。如何舒適。為欲嘗新計。遂束裝就道耳。當時與余抱同一目的結伴而往者。有孫雨文李步蟾二君。皆係至友。至是三人登車共據一室。見其構造之精堅。裝飾之偉麗。證以所聞。信屬不誣。更有特點足述者。則發動與停車之際。穩靜異常。絕無音響。是已。當日余等車中談笑。暫覺窗外景物有異。譪之始悉車方出站。故以此點言之。其使旅客感受之舒適。為何若耶。

余等一行三人中孫李二君年皆相若。而孫君尤擅口才。時出趣語。一座傾倒。故旅途中頗不寂寞。車過天津時。來一妙齡女郎。服裝至奇特。冠服襪履咸作黑色。御白色手套。而仍綉以黑色蝴蝶以資點綴。脫苟為西人見者。其不疑其有兇喪在身者幾希矣。顧女郎衣飾雖不甚麗都。而面龐絕美。頗能顛倒一切。翦水雙瞳。則尤炯炯有神。女郎行事至簡。僅小提箱一具。不離手中。登車後不即覓座。祇徘徊於甬道間。時或憑窗遠眺。時或倚壁小立。狀若有所待。予等睹此奇女子。精神異常興奮。李君則方讀畢福爾摩斯全集。對於偵探興味尤濃。時女已背向余等室門。當窗而立。余因以手搖指戲謂李君曰。曷一展君之所學乎。此則絕好資料也。李君亦笑頷之。斯時余手尚未收回。而女郎忽轉側嬌軀。回顧其首。余不期大窘。急施用羅克在影片中表演之救急方法。上伸余手至頭部。而力搔余髮。顧動作甚不自然。殊不肖羅克之能運用靈活。以故女郎乃能盡得余所以指之之狀。遂移步入室。曼聲言曰。久立殊苦。人君等其亦能分一席地容吾少休乎。初余等見其岸然入室。心皆惴惴。意其或將興問罪之師也。及聞是言。心乃大定。不期噭然應曰可。於是女郎乃盈盈就座。殷殷問話。娓娓而談。其聲嬌嚦。其態可人。三人者頓時被其移入寺院中。作金剛之泥塑矣。有頃女出雪茄相餉。余輩平日居校。素不吸烟。故皆婉辭。然伊殊不怡。嬌嗔曰。君等雖不善此。然出自余所贈。似未便固却也。孫君聞其言。大告奮勇。亟取一枝。燃而吸之。甫一口。

不期咳聲大作。滿座皆笑不可仰。女亦微哂曰。君輩何不濟至是。待予自吸之。於是由袋中另出一枝。插於烟、座上。用輭皮管通至唇際。縷縷吸食。其煙亦縷縷不絕。匪獨不咳。伊且能使煙作種種環狀。互相連套。時而一煙如龍、矯矯穿煙圈而過、時而櫻唇一噴。濃烟似彈。上衝車頂、迸散爲環狀。乃屢噴屢上。彈彈相聯、有似貫珠。神乎技矣、方欣賞間。孫君忽謂頭暈。亟爲開窗。使探首窗外。擷取新空氣。始稍安。而室中奇妙烟景。被風吹動。一時亦飛散無餘。天將入夜。各至餐車就食。歸抵室中。女郎已不再來。予等坐有移時。亦各就寢、

車輪急轉。在余睡夢中。不知已飛越幾站。似經過時間已甚長。忽聞隔室有驚擾聲。致醒予之好夢。振衣起坐。細聆之。果在鄰室。人聲沸揚、不知所云。斯時孫李二君亦相繼坐起。遂開門擬至隔室觀察。門啓則甬道已爲衆客所阻塞。於是廢然歸坐。車將抵濟南。始歸平靜。事後詢諸侍役。始悉隔室亦係二青年學生。將赴青島入學者。飯後忽來一黑衣女子。就座。談笑甚歡。並以雪茄敬客。吸之。遂瞑然入睡。至此蘇醒。女子已不在。然不爲意。頃因將抵濟南下車。故檢視行囊、則箱鎖被毀、箱中旅費二百餘元已不翼而飛。至是始駭而疑及黑衣女子。故呼車中警察檢視。請其代爲追查。然遍搜車中、終無黑衣女子之踪跡。蓋已不知何時下車去矣。余三人聞斯言。面相覷。繼而笑。則私衷竊幸有孫君一語、得即早開窗。而免被姝之暗算也。

萬惡脚夫

旅行各地。最宜先知所往碼頭(不專指水路)之習慣。如余前所言在漢口大金台情形。即不知當地習慣之故。

余等此次乘藍鋼車南下。原擬即時言旋。祇以來回車票期限頗裕。孫李二君遂倡遊申之議、車抵浦口。隨衆渡江。至下關稍事休息。時晚乘特別快車至滬。旅館係由滬地友人預爲代定。故極舒適。友人且嚮導余等遊覽各處名園、情意拳拳。至爲可感、比歸寓飯。後友人忽持一電來。則其族弟王君。偕鄉人戚君。將於明日乘船抵滬。囑往迎接者也。王君。余高小時之同窗友。自校中畢業。余就學北上。遂分離南北。從此消息罕通。不相晤面。蓋已三度星霜矣。至是他鄉遇故。舊雨重逢。欣憙無已。乃與友人約以明晨俱往。

翌日。友人以車來候。惟以連日途中勞頓致。起牀稍遲。車抵埠頭。船到已多時。王戚二君則佇立岸邊。余亟趨前與王君爲禮。並道來遲歉意。王君乃笑謂曰。皆汝來遲。致累予等行李損失。余聆是言殊不解。戚君忽從旁拍手曰、果然盡被彼輩損去矣。余至是益惑。方將啓問。王君笑曰。去休。去休。此時空言無宜。於是同車言歸。

中午。余等醵資爲王戚二君洗塵。席次詢及行李一事。王君乃爲余等述之。蓋船初抵埠頭、王君忽內急。然戚君初自鄉間來。一切情形多有未諳。故王君囑其謹守行李勿動。俟王君歸而後行。乃王君

去久不至。戚君心已忐忑。適有脚夫招攬生意。戚君搖首示意。脚夫則仍絮絮不休。戚君遂實告以故。且謂必候王君來而後始能下船。故此時汝徒立余前無益。脚夫乃曰。君誤矣。船凡抵埠。廁所之門卽鎖。不許啓用。故王君必在岸上廁所內。且此船少時卽開去。君此時不下。將恐不及。戚君驟聞是言。不覺爲動。暗思岸上相候。實較船上爲妥。遂與之商論挑價。然頗苦其昂。會值另一脚夫亦久立其旁。至是乃攙言願以其半倍之值任此事。戚君允之。該脚夫遂整索理担。意將分兩次搬運下船。不意首與戚君接洽之脚夫。忽橫梗於前。盛氣質問該脚夫。爲何奪攬其顧主。該脚夫亦惡言向之。不稍讓。結果卒致雙方揮拳互相毆鬥。而彼二脚夫則各搶担一部行李而去。是時戚君方忙於排解。及見行李被脚夫挑去。乃大呼追趕。然卒被門衆擠倒。不能起。迨戚君起立。則羣衆亦已四散。竟無可追究之人。王君事畢歸來。祇餘戚君一身。癡立甲板上耳。事後王君雖報請捕房追緝。然余等一行歸抵北平後。函中詢及。則尙魚沉雁杳。了無消息。也由是以觀。此事雖由戚君當時稍欠思索。而碼頭情形不熟。亦實有以致之。故余謂旅行宜先熟習所往碼頭之習慣者。此其又一證矣。

必利

Agf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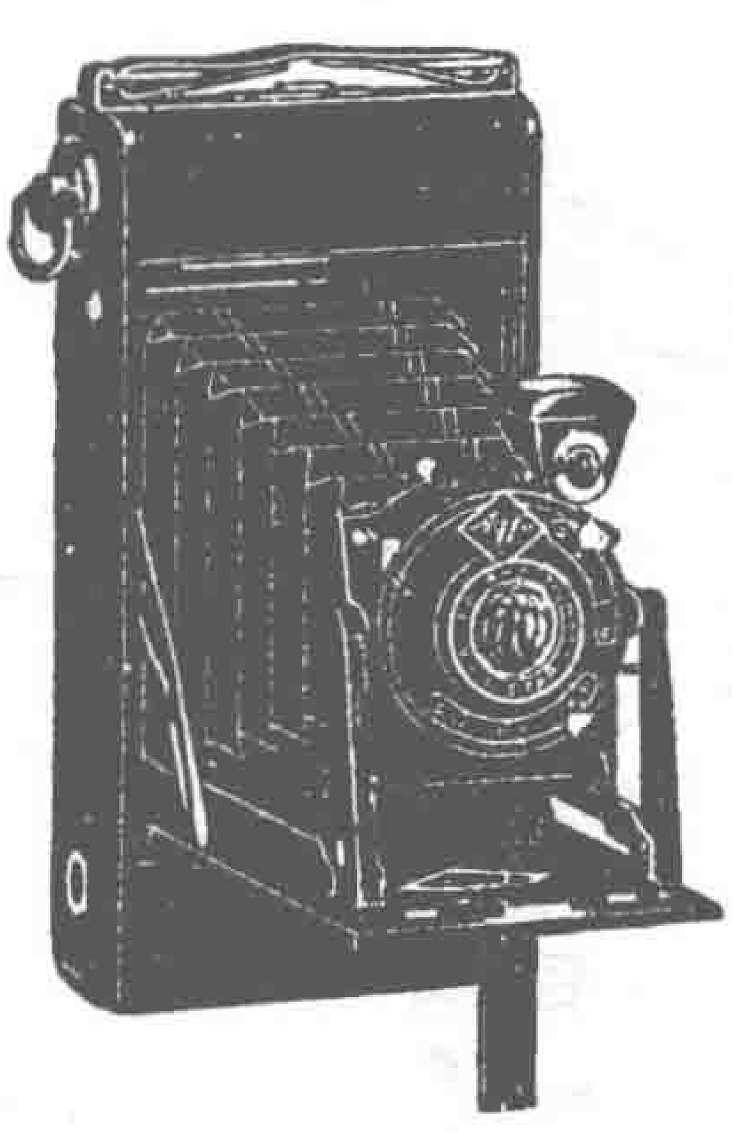
BILLY

The Small

Pocket Camera

新式廉美担保清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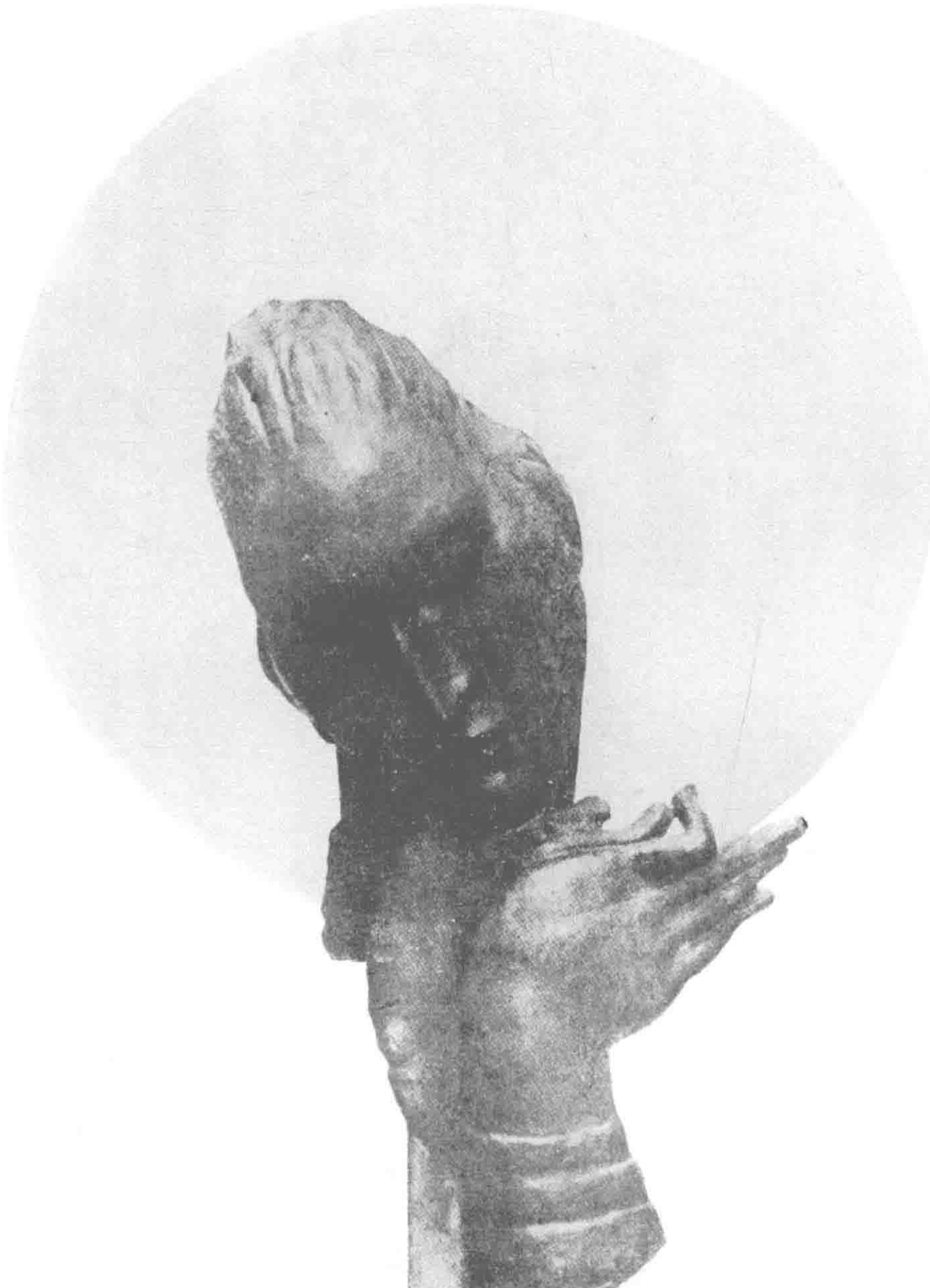
卷片鏡箱出市了



上海四川路六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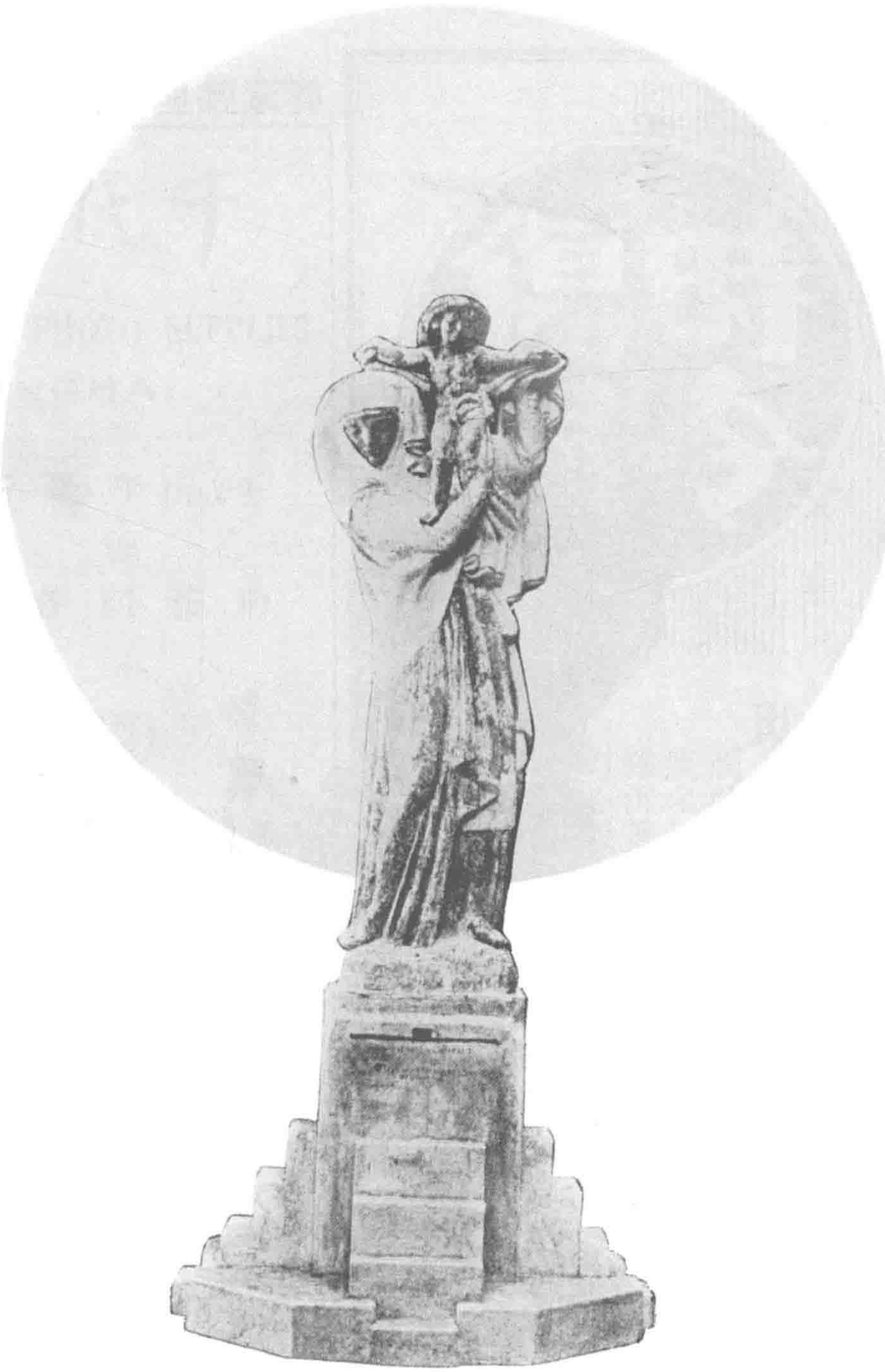
矮克發

各大照相店均有代售



人首［青銅製］　Ivan Mestrovic 作

四—四二三



昇〔聖母像〕　　法國勃落旦而氏作

四—四二四



〔飲〕　比國墨尼埃氏作

四—四二五



陳英士銅像馬頭　　江小鶼氏作

四—四二六

孩子們的母親

卓呆

上

醫師平壺英看着手中的雜誌。大聲笑道。哈哈。譏諷得很厲害。說時點點頭。似乎非常佩服。又道。不錯不錯。再回頭向他夫人道。這文章很有趣。題目叫女子之祕密。說第一。女子每夜做夢十次倒有九次在綢緞店裏。第二。嫉妒是女子的第二生命。第三。丈夫是女子的貯蓄銀行。第四。女子的胸比喉嚨還狹。還有更凶咧。第五。女子……夫人聽了。即道。女子的事情去提她做什麼。如何不寫點男子的事情呢。說着笑了一笑。又道。若把你的事情寫出來。那眞……壺英道。我的事情。不行不行。男子和女子。地位不同。但是我年紀已老。不中用了。最好是再過一下浪漫生活。靜貞夫人急道。呀。你還這麼想麼。壺英故意說。你又要當眞了。靜貞夫人正色道。我請你手中的這本荒唐雜誌。別被孩子們瞧見罷。壺英點點頭。應道。不錯。孩子們是很無聊的。夫人道。對啊。香夫已經十七歲了啊。壺英訝道。香夫十七歲了麼。有這麼年紀了麼。蝶兒呢。夫人說。十五歲了。所以……夫人還沒說下去。壺英嘆道。眞快啊。夫人問道。你到現在剛留心到麼。壺英不快道。對不起。孩子們的年紀。我一向沒留心。連自己的年紀也記不得了。夫人忽然想了一想停着手中的縫衣機立起來。走近丈夫旁邊。說道。孩子們養到這麼大。我和你不知吃了多少苦了。壺英搖頭道。別想這些罷。……眞累你吃苦了。我在外面荒唐。香夫在家裏生病。……夫人安慰他道。但是現在是幸福啊。壺英好像沒有聽得。說道。不獨是我荒唐。男子大概一生總有一次荒唐的。好像是痘子痧子。這大災難過了一回、就不會第二次再患痘子痧子了。夫人笑道。是啊。年輕時發作。還輕一點。老年人出痘。就有性命出入。壺英也笑着說。對啊。我是逃過了。夫人突然想得了似的問道。你今天出診怎麼樣。壺英應道。今天我休息。叫江安甫去罷。夫人訝道。今天又是這樣麼。壺英淡然的說。這裏是小地方。不要緊的。說着立將起來。又道。密司夏還要住一些時咧。夫人驚異道。她不是滿兩星期了麼。病已經好了啊。壺英很鄭重的說。還要這麼一二月才行。夫人忙問道。她什麼地方有病。壺英躊躇了一下。說道。肺啊。肺和心臟腎臟。還有脚氣、這叫做內脚氣。普通人是看不出的。要治好她。很要你照料一下咧。夫人聽了。恨恨的看看丈夫。一回兒又改變了念頭。說道。是了。我總盡力地照料她好了。這時候平壺英一聲呵欠。說道、病人多。眞討厭。又自言自語的說。那女子在這鄉間。很易引人注目。不見得人家沒有什麼怪議論罷。說到這裏。又向夫人道、你不會不高興罷。夫人沒精打采的答道。沒有。但是你的名譽……說到這裏。他們二人的女兒蝶兒。提着萬華林

進來了。照呼了父親母親。卽向壺英道。父親學校中批評得很厲害啊。壺英忙問何事。蝶兒說。批評父親啊。夫人也急問道。批評父親。是



密司夏道誰要你來稱讚

怎樣的批評。壺英不高興道。外間的話。那裏靠得住。大概又有人說我壞話了。蝶兒急道。不是的。父親昨天不是在校中的兒童教育研究會演說的麼。題目是家庭道德論。今天先生說。眞是極好的議論。不是像父親這麼品行方正的人。決計發不出這種議論。壺英點頭道。原來如此。不錯不錯。對的。你校中的先生很明白。蝶兒快活道。父親被人家一稱讚。眞的我也覺得頓時體面起來了。比讚我自己還歡喜。壺英聽了。撫撫她的頭。叫一聲好孩子。蝶兒回頭對母親道。我有一個請求。我要學幾只小曲。夫人聽得呆了。蝶兒道。年輕女子總要會唱幾只小曲。還要學跳舞。夫人道。音樂。你在校中學了萬華林被霞諾了。學小曲做什麼。蝶兒道。密司夏肯敎我啊。今天起。她先敎我唱湘江郎。夫人驚道。你……密司夏。壺英在旁插嘴道。不妨。愛什麼就學什麼。小曲亦有意思。聽了就叫人高興。萬華林活像鋸木頭。掃興得很。既是要學。儘可以叫密司夏再留這麼一年半載。夫人一聽。很爲驚異。但是女兒立在面前。不敢多說什麼。兀自不做聲。蝶兒把桌上的日記拏起來。說道。唷。這是哥哥的日記。怎麼會忘掉在這裏的。說罷。打算展開觀看。夫人卽道。哥哥的日記。他沒允許你。你怎麼可以看呢。蝶兒說。那麼替他擺好罷。說時。將日記放在書架上。她到裏頭換衣服去了。壺英對夫人道。你看社會上很信用我。我的品行方正。社會上證明着。夫人冷冷的道。我也沒有來疑你啊。壺英

對外面一看。卽道。天氣很好。去散散步罷。說完。他想出去。夫人問道。不是和密司夏一起麽。壼英立定了。說道。我也沒有來疑你啊。說罷。出去了。夫人嘆了一聲。就去捲繃帶。其時夫人的妹妹曹淑貞來了。她是一個寡婦。夫人見了。卽忙招呼。淑貞也客氣了幾句。夫人道。我們有二星期不見了。淑貞道。大家都好麽。夫人點點頭。淑貞又說。你眞認眞啊。別停手罷。我是曉得你脾氣的。夫人笑着說。當眞我一刻也不能休息。光陰寶貴得很。近來天天捲繃帶。這也比靠托人家來得好。淑貞道。姐姐眞叫我佩服。我到底及不上。秀夫呢。夫人道。在海岸上玩着罷。淑貞說。又是常常躺在沙上仰望着天空麽。近來身體怎麽樣。夫人道。多謝你。近來不知怎樣。非常活潑。陰鬱的樣子。一點沒有。淑貞卽道。這再好也沒有。我今天帶了許多書來給秀夫看的啊。你看。說時。打開包來。夫人喜道。這孩子喜歡書本。一定快活的。快些囘來罷。他聽你講話。又很高興。他常常盼望着你來啊。淑貞說。身體衰弱。退了學的人。似乎不應當多看書。但是他不看書。就沒有樂境了。現在既經這樣。你也可以快樂了。夫人稱是。淑貞又道。有孩子還不喜歡麽。你看。我丈夫一死。便成一個單身。那眞是冷靜啊。夫人應着。在那裏低頭沉思。淑貞問道。姐姐。你有什麽心事。夫人搖頭說沒有。淑貞忙道。我明白。一定有的。憑你怎樣瞞我。我總看得出。你與我都是母親的遺傳。秀夫也是這麽性質。像你啊。夫人說。沒有什麽事。淑貞道。我曉得。一定是姐夫的事。夫人驚道。你怎麽也……淑貞接下去道。你爲着姐夫。眞是吃不盡的苦。不是五年前的舊病復發了麽。姐夫眞是人老心不老。我想他應該收收心了啊。夫人輕輕道。你面前。我只好直說了。我現在心裏很担憂。五年前。他在上海荒唐了一下。信用一齊失完。趕到這鄉下來。一家四口。身上只穿着一身衣服。前來投奔你。我想起了那時的情形。無有不傷心的。他本人雖是口口聲聲說改過改過。他的脾氣。我很知道。我一天也不敢疏忽。常常担心着他不要舊病復發。重使一家人遭難。在二星期前。我精神上很奇怪。宛如神經敏銳的野獸。嗅了獵人腰間的火藥氣。覺得有禍事似乎要來了。淑貞湊過去道。原因不是爲那姓夏的女子麽。夫人訝道。你已知道了麽。淑貞點頭道。知道知道。那女子是女學生出身。聽說曾經做過人家的小老婆。做過妓女。嫁過戲子。是什麽也玩過的人啊。夫人呆着道。竟是這麽一個人麽。淑貞憤憤說。你爲何不干涉。姓平的一家人。今天能到這步地位。全是你一人之力啊。你爲何不干涉他們。趕她出去。夫人低着頭道。這麽鬧起來。總像是我爲着嫉妬。便侮辱起丈夫來了。我向來無論遇着什麽事。我從沒有發過議論。我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精神來醫好他的病。五年前也是……淑貞搖頭道。你無非怕被人說你吃醋罷了。這是你只顧了自己一個人了。二人正在談話。只聽得鄰室內有密司夏的聲音。

高聲叫道。原來是你這作怪的東西。又聽得壺英笑道。你也會上我的當麼。密司夏撒嬌似的嚷道。我好好靠在欄干上。你怎麼把一根鷄毛塞在我的右耳朵裏。壺英陪笑道。別生氣。我來請你吃一只香蕉罷。這時候夫人和淑貞聽了。互相看看。淑貞不快道。你當眞不肯干涉麼。夫人不語。兀自揩着眼淚。淑貞又道。你不能單顧你自己一個人的。你不可忘掉你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你須知道你是爲人之妻呢。還是爲人之母。到底是那一樣。夫人聽了。徐徐抬起頭來說道。我倒沒有留心到此。說時。按了一按電鈴。又道。我不可不做母親。這時候。一個婢女進來了。問道。夫人。什麼事。夫人說。秀夫呢。婢女回答道。還沒回來咧。夫人又問蝶兒呢。婢女說。在庭中。夫人點點頭道。明白了。你去罷。婢女應聲而退。夫人又對妹妹說。方纔那種聲音。幸虧沒有給孩子們聽得。趁孩子們沒來。我們去罷。說罷。二人向左邊的門裏進去。一回兒那花也似的密司夏。從右面的門裏慌慌張張進來。對桌子底下一躲。接着壺英一壁笑。一壁進來。密司夏從桌子下跳出來。嚇得壺英一跳。壺英埋怨道。這算什麼。密司夏怪訝道。怎麼你一到這間屋子裏來。便裝得規矩起來了。壺英正色道。什麼話。萬一被人瞧見了。你的假病。不是就要看破了麼。密司夏不快道。我又沒有來要求你要裝假病啊。不過是你要留住我。才把我當做病人的。可笑你這麼大的年紀。還是很怕老婆。壺英毅然道。老婆。誰怕她。密司夏笑着說。算了算了。男子說着自己老婆的壞話去討別的女子的好。乃是哄騙女子的一種藝術。說什麼我的老婆。不合我的意。再也沒有使我那麼不幸了。世上我的安慰者。只有你一個人。這些男子的口頭禪。已經腐舊了。壺英回答道。你說話太激烈了。病人總得要像一個病人。別被人家看破了。密司夏冷笑道。人家便怎樣。你這禿頂。壺英紅着臉道。你又要提起我的禿頂來了。密司夏拏着桌上一本書。說。我從今天起。好好裝做病人便了。不過要你把這本書頂在頭上。不許滑下來。壺英說。這是辦不到的。你眞是像一個小孩子。幾歲了。密司夏說。二十六歲。壺英稱讚似的說道。很輕啊。密司夏道。誰要你來稱讚。壺英搖頭道。不是的。我說你脾氣像年輕人。密司夏道。你看來覺得這樣麼。但是我也很吃苦。到了旁晚。就要想晚上吃些什麼菜了。壺英笑道。你的吃苦。不過這一點。密司夏想了一想。嘆一口氣道。想牠做什麼。明天的事。怎麼會曉得。我只是想着將來的事。便憂鬱不堪了。……我不論有多少錢。這一天不用光。心裏總不舒暢的。所以終年困窮。會趕到這種鄉下地方來。叨這禿頂的光的。說道。摸摸壺英的頭。又道。但是我眞想不到你會在此地做醫生啊。壺英說。這也是因緣。密司夏說。因緣。你的頭頂是香櫞。壺英笑道。我平壺英遇到了你。便不值半文錢了。密司夏鄭重說道。從你夫人眼睛裏看來。眞是一位紳士。來。我來替你診脈。說罷。拏着聽診器。

在壺英胸口聽着她便裝做男子的聲音。說道。病勢不輕。乃是色癆。二人正在胡鬧。不料這時候恰巧夫人和淑貞從左面門裏進來了。壺英一見。慌忙從密司夏手裏奪了聽診器過來替她聽着說道。是啊。脚氣很厲害。說能就想避開了。其時淑貞啓口道。姐夫。這位是叫密司夏麽。且慢。我是這裏夫人的妹妹。名叫淑貞。不是爲別的事。要請你今天離開這裏。壺英急道。什麽話。密司夏又沒得罪你們。這時候密司夏也問道。要我走麽。淑貞道是的。因爲有很難說明的原因。你在這裏。我們一家人是很不便的。壺英生氣道。你們莫猜疑。留病人住着是我醫生的生意。不得我的許可。你們怎麽可以來胡鬧。淑貞高聲道。若是眞的病人。那當然如此。壺英漲紅着臉說。眞病人。假病人。外行怎麽懂。我不答應。誰敢叫她走。密司夏。眞對你不起。密司夏接着道。叫我走。我是隨便什麽時候都可以走的。壺英勸着她道。你別開口。你是病人。淑貞對壺英道。你既這麽說。我也不說什麽了。不過你不把這姓夏的病人弄出去。家裏就要添出兩個三個病人來了。你可會想過。我這麽說。似乎太冒昧。但是方才看看這位密司夏。眞不像有什麽病。你自己想到了孩子們。就不該把這種來歷不明的女子留着。這句話未免言重些。不過人家都這麽說着。第一姐夫。你的名譽。……其時密司夏搶着說道。既是來歷不明的女子。我要去了。不過你這麽說了。我倒也不肯不回答幾句。……壺英急忙阻止他。她高聲道。我已不願意說謊了。夫人。老實告訴你們罷。我是他的姨太太。當眞不是什麽病人。倘使我在這裏不方便。我就出去。但是要你們兩個人低着頭向我謝罪。對我這來歷不明的女子說。我家主人禿頂先生。喜歡胡鬧。都是我們兩個人注意疏忽的緣故。我就出去。淑貞聽了。怒道。這是什麽話。你不出去。我可以叫警察來請你出去。其時夫人啓口道。妹妹。好好的說。這都是我治家不善。以至如此。所以我願意隨便怎樣的謝罪。這種表面上的事。何用担心呢。密司夏卽道。好。好。那末你來叩頭陪罪。淑貞恨恨的道。這是我死也辦不到的。姐姐。你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可以對賣淫婦叩頭麽。你不想想孩子們的品位麽。密司夏嚷道。說了幾句夠了。我並不是愛你丈夫。你們別弄錯。還有一句……其時外面一陣足聲。夫人慌道。好像是孩子們回來了。只聽得蝶兒唱着歌的聲音。夫人急道。是的是的。我們不談罷。密司夏。我們等一下再說。快些上那邊去。孩子們來了。好像是上這裏來的。夫人說罷。自己急往裏頭去了。壺英與密司夏也走了。只見秀夫從庭中趕進來。四邊一瞧。口中說道。呀。不在此地。說罷。打算回出去。他也沒瞧見淑貞。淑貞就喊他。他方始叫了一聲姨母。又說久違了。但是仍舊想回出去。淑貞問道。秀夫。你打算上那裏去。我們多日不見。應當談談。你有什麽事。秀夫道。沒有什麽事。不過與人有約。淑貞說。你精神倒活潑多了。和二星期前。眞是換

了一個人了。秀夫說。是的。我也覺得很快樂。自己也知道自己是變了。淑貞忙問何故。秀夫說。我的頭腦。和從前完全相反。這是遇到了那個人起的。此人現在就要來。與我約定一同去散步的。我每天與此人一同散步。眞是快樂。等一下來了。我來介紹給姨母。淑貞問道。是朋友麼。秀夫說。是的、知己。……比知己還深一層。淑貞喜道。你有了那樣的朋友。再好也沒有。我一定要見見、秀夫道、姨母一見。必定也談得投機的。但是那個人並不像姨母和我那麼空想的。全是現實的。淑貞道。別說這種不明不白的話、到底是怎樣的。秀夫說。此人的主義、是凡是世上的人。不應當很憂慮的想着。眞是一個有趣的人把我從一向的陰鬱之中救出來的、就是此人。淑貞聽了。便說。你這麼愛着他麼。秀夫一聽。頓時臉上紅了。急道。我不懂的。……這時候。忽然夫人與蝶兒來了。蝶兒開口就說。哥哥。你不應該將我留在庭中、自己溜掉了。秀夫道。你這人討厭。只有將你抛在那邊了。蝶兒把手中的蜻蜓給他看道。我捉了兩隻蜻蜓、一齊送給你罷。秀夫板着面孔道。胡鬧、捉來做什麼。夫人也道。蝶兒怎麼還是這樣孩子氣。淑貞忙對夫人說。姐姐、秀夫得了一個好朋友。所以身體也變了。夫人奇怪道。好朋友。我一點不曉得啊。蝶兒插嘴道。我曉得的。哥哥最好的朋友、便是那病室中的密司夏、夫人訝道。是她麼。蝶兒點點頭。淑貞問秀夫道、當眞是她麼。是個女子。秀夫一壁在書架上尋東西。一壁回答道。是的。是密司夏。淑貞一聽。驚得呆了。只好對姐姐看看。秀夫又說道。姨母。她眞美麗。我有生以來。這樣的美人。還沒見過啊。從沒瞧見過她臉上有什麼憂慮之影。她說的話、句句都是很奇妙。譬如海的景色。山的景色、她看了。一點也不覺有趣。她說與其欣賞這種東西、反不如常把身體動着的好。她總想活在世上。要一個人做一百個人的事、淑貞聽了。就問他道。你以為怎樣。秀夫說。我小時節。聽姨母講的。或是書上看見的。所謂天女。覺得差不多就是密司夏了、夫人正色說道。秀夫。你沒有錯誤麼。秀夫毅然道。怎麼會錯誤。說着。望望窗外。叫道。呀。在那邊。姨母。你坐一下罷。我就來的。淑貞忙問那裏去。秀夫說。和她一起到砂山那邊。夫人急道。不能去。秀夫問什麼緣故。淑貞道。秀夫。我有東西送給你。你看了一定歡喜的。秀夫說。等我回來再看罷、她把手招着。淑貞把書本拏過來道。你看。這是你希望着好久的天女物語。月中都城。還有希臘神話。秀夫說。等我晚上慢慢的看罷。夫人喚住他時、已經來不及。他向庭中去了。蝶兒也道。我也要去了。今天打算和密司夏很有趣的玩咧、在砂山上練習跳舞。她說時。對窗口一望。又說。呀。叫着我啊。哥哥。等我一同去。說罷、趕出去了。夫人把二人連喚了幾聲。也是無效、淑貞兀自喚着秀夫。夫人愁着道。已經不可救藥了。淑貞也說。我的童話本。現在沒有留住秀夫的力量了。從此一定漸漸的會厲害起來。夫人道。漸漸的

這麼變起來變成了大人。也像他父親那麼。荒唐起來怎麼辦呢。淑貞說道。世上做父親的。都沒想到這種事啊。夫人悲傷似的說。他把那種女子。當做天女一般。眞是好歹也分別不出啊。淑貞道。年紀還輕。所以看了表面就一心的以爲是很好了。夫人說。他一心的會以爲怎樣。這是得着我的血統。他見了荒唐的父親。會以爲是品行方正的人。當然瞧不出別的女子的缺點了。淑貞此時正在打開秀夫的日記來看。她忽然說道。不好了。你看。夫人旋過頭去一看。說。秀夫的日記麼。寫些什麼。淑貞指着日記中道。你從這裏看起。夫人看了一下。訝道。呀。已經到了這步地位了麼。淑貞又尋到一處。說這裏還有。夫人看着。男子說。斷斷續續的寫着。一定是頭腦作怪的時候寫的……

……她咒詛着男子。說夫妻是互相款待的。我總不懂。她像是有一生不結婚的決心。但是我總忘不掉她。我很有志願娶這天女似的高尙女子爲妻。我若說出來。她必定笑我。但是若使眞能娶她爲妻。那是何等愉快。不過我不能不去求學。想這種念頭。似乎還早。唉。他是我的靈魂。我的生命……夫人看到這裏。向妹妹道。還不致來不及。我有救秀夫的法子。淑貞道。你連法子都想了出來了麼。夫人說。父親和那女子的惡關係。不能給秀夫知道。他一明白自己視爲神聖的父親。認爲天女的她。內幕是如此的。他就一時黑暗。像失了燈了。他一失望。必定會死。這是確實的。淑貞忙道。那末我去叫他來說能。她就走向庭中去了。忽然密司夏趕到室內來。自言自語道。一方手巾忘掉了。夫人就喚住她道。密司夏。請你等一下。密司夏旋過頭來。問道。對我這賣淫婦。有什麼事。夫人卽忙跪在她面前。說道。我願對你叩頭謝罪。請你離開我家能。密司夏冷冷的道。還是要我去麼。夫人說道。我這麼在此求你。你可憐我這一個爲着兩個孩子不能就死的女子罷。我實在不願這些事給孩子們知道。我心裏一些沒有爲人之妻的念頭。我是二人之母。我已不要丈夫。請你帶了我丈夫。只管去。一世別被孩子們瞧見。沒有父親。我一個人也能養活孩子。你和壺英一同去能。我求求你。密司夏聽了。頓時低下頭來。說道。夫人說那裏話來。你這麼一說。我眞難爲情了。我一個人去就是了。我爲什麼要帶你的丈夫去。我決計一個人去。說到這裏。她又嘆一口氣。道。我還是一個生就的飄泊無定的人。無論到那裏。總是在黑暗裏度日的女子。一次把身體賣了。便漸漸的陷入深處。不賣身體就不能度日。一向墮落的女子。怎麼會勞動着規規矩矩做事。餓得要死。還是利用着男子的惡根性。去得米錢……她頓了一頓。悄然的道。到後來年紀大了。頭髮白了。臉上皮皺了……我也不願意想這些。好在將來也料得到的。再會罷。夫人告辭了。夫人一聽。忙立起來要叫她等一下。無奈她已去了。夫人嘆道。她也很可憐啊。說罷。一回兒蝶兒進來了。就問母親一個人在此做什麼。夫人答道。不做什麼。

你哥哥呢。蝶兒道。哥哥方才獨自立在庭中。打算等候密司夏。那知過去一看。哥哥顏色變了。他對我說。你可知道父親是何等樣人。我說。曉得的。他指着樹陰中。叫我看。我一看樹陰中乃是父親和密司夏。立着在那裏講話。話雖聽得出。我可不懂。夫人一聽。又問道。那末。你哥哥怎樣。蝶兒道。哥哥又對我說。我與你沒有父親。只有一個母親。立在那邊的。是暫時經過我們這裏的旅客。不過名義上稱做父親。他這麼一說。就此去了。所以我到這裏來了。夫人驚慌道。那是他什麼也知道了啊。其時恰巧淑貞也進來了。夫人忙對她說道。妹妹。不中用了。說時秀夫進來了。頭髮很亂。顏色蒼白。嘴唇亂顫的說道。母親。姨母。我有大大的發明。什麼叫大人。我明白了。父親是大人。密司夏也是大人。大人實在是汚穢的。我不願做大人。決不做大人。夫人打算對秀夫說話時。秀夫已經要去。說。我要睡了。我要睡了。說罷。當眞去了。淑貞叫道。姐姐。你從此以後。不知又要吃怎樣的苦咧。夫人嚷道。替我叫秀夫來。叫秀夫來。說時。忽然婢女送一封信進來。說道。小少爺叫我拏來的。夫人訝道。秀夫麼。他那裏去了。婢女說不知他往那裏去了。夫人叫道。蝶兒。你去叫他來。說罷。夫人倒在椅上。蝶兒和婢女急忙出去。淑貞過來安慰她道。姐姐。做什麼。夫人發狂似的叫道。快把秀夫……秀夫……淑貞道。看這信啊。夫人搖頭道。不看也明白了。秀夫是去死的。秀夫。秀夫。這時候只聽得蝶兒在外面高聲喚着哥哥。夫人搖搖不定的走近窗口。叫了幾聲秀夫。又倒在椅上了。

下

這一天的夜裏。夫人一個人在室內。看着鐘上。獨語道。十一點鐘了。好一個冷靜的夜裏。這時候婢女進來了。夫人問道。誰也沒有回來麼。婢女點點頭。夫人吩咐道。這種時候。廊下的燈應當亮着。還當心別太鬧。主人呢。婢女道。恐怕要出去罷在那裏換衣服。夫人又問那姓夏的女人呢。婢女答道。方才她一個人出去了。夫人點點頭。把手一揮。婢女也去了。那男僕進來了。夫人問他道。金福。秀夫呢。金福說。實在找不到。好像沒有到車站。一面去松林方面。有人看見他的。尋也尋過。還是不明白。又想到海的一面。已雇出了很多船夫搖船去了。曹姑太太也在海邊上。天下雨了。來拏雨具的。夫人點頭道。這麼看來。秀夫大約是投海的了。金福道。或者會如此。但是恐怕不見得罷。不用担心。夫人道。我妹妹眞受苦。我若身體可以行動。自然也想去看看……這時候男僕退下去了。夫人在室內踱踱。獨語道。唉。能夠不出什麼事也論不定。秀夫。秀夫。夫人拏起那冊日記來。又道。這日記不要成一件紀念品才好啊。此時窗外風聲雨聲很大。夫人又嘆道。這大風雨之中。怎麼辦呢。一回兒蝶兒進來了。夫人問道。你還沒睡麼。蝶兒道。哥哥不回來。我冷靜得睡不着。夫人過來抱住蝶

兒道。你到母親旁邊來啊。母親也寂寞得不得了。蝶兒問道。哥哥到底怎麼樣夫人說。不用担心。快回來了。蝶兒。方才哥哥對你怎樣說。蝶兒道。他說父親是個過路的旅客。夫人點頭道。旅客。夫人又想了一想。說道。這些話不提了。忽然淑貞身上很濕的進來了。夫人道。秀夫沒望了麼。淑貞道。現在是還……夫人垂淚道。我已經覺悟了。蝶兒從窗中望望外面。指着道。這是什麼。那燈。姨母。淑貞道。這是尋你哥哥的燈。蝶兒道。船上也是燈。岸上也是燈。亮得很。又多出來了。淑貞道。墨黑的天空和海。把燈火包着。更是可怕。蝶兒高聲道。那犬吠的灘上。人聲很鬧啊。淑貞道。不知是怎樣。夫人道。莫非是尋到了秀夫的死尸了。他死了麼。蝶兒搖頭道。母親。沒有什麼啊。夫人毅然說。我很明白。蝶兒。你去睡罷。心裏定些。若是嫌寂寞。看護婦還有誰在那邊。蝶兒卽道。那末母親姨母。我去睡了。蝶兒剛退下去。壺英進來了。問道。我的雨衣在這裏麼。說着。過去取了雨衣披上。淑貞問他道。你上那裏去。壺英道。到一到火車站。淑貞又問道。你今夜的事情。沒有知道麼。壺英卽問何事。淑貞指着道。你看啊。壺英看了。問道。這是什麼。許多的燈。淑貞道。是尋着秀夫。壺英就問秀夫怎樣。淑貞道。你眞是個很好的父親。你看過這絕命書麼。壺英道。看過了。這是秀夫的脅迫。其時壺英雨衣已穿好。又道。眞是可惡。寫着絕命書裝死。這是他的好戲。嚇着父母。叫父母担心。這種孩子。眞可惡。要死就死。何用宣佈呢。恨着父親。說父親的壞話。算是做兒子的道理麼。這種人儘管死去的好。越是口中說要死要死的人。他決不會死。豈能眞的去相信他。夫人聽了。決然的說道。你以爲秀夫是個沒有死的勇氣的人麼。秀夫遺傳着我的性質。想定的事。一定要做到的。壺英冷冷的道。這種事那裏可以曉得。夫人又嘆一口氣說。你那裏會明白孩子的心。只有母親知道。你是用着大人之心觀看孩子。孩子的心。非用孩子的心去看。決不會明白。你嫖的時間雖多。混入孩子之中。留心孩子的精神的時間。實在沒有啊……你一定不明白秀夫的心。你曉得麼。秀夫戀愛着那個姓夏的女子了。壺英驚道。什麼。秀夫……這麼混帳……夫人道。是啊。怎麼可以知道。秀夫是衰弱的身體。然而神經比大人來得銳敏。頭腦早熟。熱情燃燒得很透。這是因爲知道了你們的卑劣關係。熱情生了反動了。壺英不快道。什麼話。人還沒有成人。已經要近女色。多給他看小說。就壞了事了。夫人就說。不是小說之罪。乃自然之結果。秀夫以爲你是方正的父親。她是純潔的女子啊。你現在雖說秀夫不應該近女色。你自己想想。你在那個年紀怎麼樣。壺英道。我那有工夫想這些無謂的事。我自己的職業上。還來不及咧。夫人昂然道。想了把他教育。就是父親的職業。壺英此時看看錶。說道。沒有工夫閒爭。火車時刻快到了。淑貞揷嘴道。上火車麼。壺英冷然的說。去送一送被你們驅逐出去的女子。還有

些別的事。淑貞忙道。送那姓夏的麼。你眞太薄情了。秀夫還在生死不明之際。你竟去送賣淫婦的行。那不行。我不放你。我替姐姐說話。替秀夫。替蝶兒。……壺英不快道。這是你多事了。我還有自由行動的權利咧、這時候雷聲隆隆。狂風暴雨。更加厲害。淑貞道。你待賣淫婦比自己兒子還好。你……夫人忽然叫道。妹妹。你別說什麼。她又向丈夫道。你隨便行動好咧。你要做什麼。你有你的權利。但是我從今天起。拋去做你妻的念頭。移到做二人之母的念頭上去了。從今以後。我與你便成陌路。以前我與你做夫妻、並非互相有愛情。不過被兩個孩子在中間連絡着罷了、此刻你全然拋棄孩子。那就兩個連絡的東西已經卸去。便成陌路了。壺英憤憤道、隨便你罷。說着。他打算要走。夫人道。且慢。我還一句話。我很恨你。我與秀夫一樣的恨你。淑貞也叫道。我也恨你。我代替世界上的孩子們恨你。其時電光閃閃。風聲雨聲又急。壺英再看看錶。頓足道。已經來不及了、又對夫人道。滾出去。夫人厲聲道。一定出去。你還我秀夫來。一回兒外面風雨又是急了一陣。雷聲也連接着。淑貞道。可怕的暴風雨啊。這窗上窗帘不用放下。秀夫可以望得見。其時只聽得風雨聲更急。夫人想了一回。突然立起來。發狂似的叫道。呌。秀夫回來了。二人便側耳聽着。夫人又低聲道。他回來了。忽而又高叫道。他叫着我。叫着我。夫人湊到窗口。又連喚了幾聲秀夫。壺英埋怨她道。說些什麼。全是風雨的聲音。夫人搖頭道。不然。當眞叫喚着我。說罷。又連叫幾聲秀夫。壺英道。那裏聽得出什麼聲音。夫人很鎭靜的說。是的。你是聽不到的。秀夫的身。秀夫的心。一切是我的。你陌路人怎能聽得、秀夫。秀夫。我來了。淑貞忙對夫人道。姐姐。你心裏定些。怕是蝶兒的聲音。三人正在說話。外面忽然人聲很雜。叫着道。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扛好了。這裏。這裏。壺英一聽。疾風似的把門推開。風雨就侵入室中。夫人連叫着秀夫。秀夫。壺英抱了秀夫的死尸。放在沙法上。姐妹二人抱着狂呼。淑貞垂淚道。姐姐。秀夫到底……夫人道。我早已覺悟了。說罷。冷冷的回顧着丈夫說道。秀夫並非自殺。是你殺死的。壺英凝視着秀夫臉上。叫了一聲。再回頭看着夫人。立起來說。靜貞。想不到我的品行。會有這樣的報應的。說罷。他從抽斗中取出手鎗來要自殺。淑貞阻着。他說。我不能活了。淑貞道。你現在不能自殺。壺英道。否則我沒有面目看見孩子的死尸。我離開家中罷。淑貞道。這也不能。至早要到明天。姐夫。秀夫在這暴風雨的黑夜。獨自上冥途去。至少今夜這一夜。生身的父母。總要陪在旁邊了。她剛說完、蝶兒趕出來叫道、哥哥。呀。哥哥冷了。哥哥。父親。哥哥……怎樣死的。壺英泫然道。這全是我這父親……夫人急忙阻住他道。請你什麼也別提罷、壺英點點頭、蝶兒猶自抱着死尸哭。外面風聲。雨聲。雷聲。　（完）

情海潮音錄〔十〕

周瘦鵑

第十九章

威爾夫高高的坐着。神氣活現。他因爲方纔已喝下了許多酒。這時醉容滿面。越覺得凶惡怕人。他和伊德華。原有血統上的關係。容貌也很有幾分相像。祇因他心地殘忍。專幹歹事。臉上的一股正氣。便消失得乾乾淨淨。兩隻眼睛。本是狹小。又深深的陷在眼眶中。却射出一種異乎尋常的閃爍的光。嘴角旁。不斷的露着奸惡的笑容。並露出那猩紅的牙床。和那尖銳的大牙齒。這一種神態。和那荒山森林中的猩猩。到很有幾分相似呢。他忽的放聲大笑。接着說道。杜葆克嗎。杜葆克必能原諒我的。我在處治他之前。先要把幾個可憐的人送往一個更好的世界。杜葆克先生。大約三分鐘過後。可以輪流到你了。他說到這裏。撥轉頭。向着他的一個賊黨說道。第一個人呢。推上來罷。當卽有幾個賊黨推上一個人來。這人嚇得渾身抖戰。模樣很是可憐。威爾夫指着這人問他的賊黨道。這人偷去了多少金幣。他的一個護衞答道。首領聽着。他有兩個金鎊。落在防禦物的外邊。威爾夫道。殺掉他便了。威爾夫剛說完這話。就聽得手鎗聲一響。這人已倒地身死。接着一連鎗殺了三人。經過的情形。都差仿不多。在每次鎗殺一人時。執行的人們。和他們的幫手們。似乎胸中充滿着喜悅。臉上都露出快樂的神情。並且手舞足蹈。他們也許不把殺人當做慘事。而認爲樂事罷。這三個人殺了之後。第四個人又推了上來。這人並不會偷取甚麽。不過祇犯了偷竊的嫌疑。這個執行人向他開鎗時。竟然不會打中。威爾夫瞧得清楚。霍的從他的寶座上直跳起來。走到這個犯罪人的身旁。挺直了自家的身體。又撳下了這人的頭頸。擧起他的刀。認準這人的腦後。直斫下去。這當兒。一班賊黨。都好似發狂了。一壁鼓掌。一壁叫喊。又隨意的亂跳起來。威爾夫就在這亂鬧的聲中。仍回到他的寶座前坐下。隨卽有一個賊黨。手裏拿着一柄利斧。又一連斫了兩下。便又有兩個人頭。飛到空中。像這種慘酷絕倫的事。叫人瞧見了。要想起非洲中部那種黑奴王的嚴刑峻法。這一班人。竟是絕對沒有人的情感。也沒有絲毫的控制力。隨着一已的殘刻的意念。任性胡爲。不怕警察。也不怕人類。簡直是回到了原始的禽獸的狀況中。他們所秉賦的特性。完全是殘忍的。威爾夫既是一個野蠻部落的首領。又是終日的在醉鄉當中。自然便格外凶悍。把殺戮當做日常生活中一件取樂的事。瞧見了鮮血的噴濺。比較飲了香檳酒。格外能興奮起精神。如今僅僅殺掉這幾個人。能算一回甚麽大事呢。威爾夫又大笑了一陣。再大聲喊道。此刻挨到這個法國人了。挨到杜葆克了。我因爲和他有特種的關係。必須親自動手來

四—四三七

處治他。威爾夫說着這話。又已離開了他的寶座。一隻手裏執着一柄鮮血未乾的刀。大踏步走到杜葆克面前。放出粗糙的聲音。說道。



正在他舉刀欲斫的當兒。斗有一陣爆裂的聲響。

杜葆克。記得那回在赫司汀的旅社裏。居然被你逃脫。却也是我的疎忽。因為我戳錯了人。那眞是你的絕大的幸運。你如果是曉得利害的。從那一回起。就該遠遠的避開我。纔是。你偏偏不識時務。非但不避開去。反而緊緊的跟隨着我。……跟隨在薏苡小姐的後面。威爾夫說起了薏苡的名字。忽的怒不可遏。狂叫似的說道。薏苡小姐。伊正是我的愛人。你不曉得我是愛伊嗎。愛薏苡小姐呀。我曾經罰過重誓。凡是我的情敵。祇要他胆敢來到我面前。我定把我這柄刀。深深的埋入他的背部。你正是我的情敵。杜葆克呀。你既知道你是我的情敵。你就不該來到我這裏。但是你竟然來了。你眞是個糊塗蛋啊。威爾夫說這番話時。眼光中含有一種殘酷的觀樂的意思。他又慢慢的舉起一臂。手裏的刀。便高高的舉過頭頂。祇須往下一斫。杜葆克便斷頭而死。但是他的刀並不斫下來。嘴裏喃喃的說道。我轉着一個念頭了。一個很好的念頭。此刻我不殺你。殺了你。反便宜了你。我要叫你參加一場小小的典禮。讓你曉得你的 人薏苡現在是怎麼樣了。杜葆克。請你忍耐些。等着瞧罷。他隨即和他的護衛們說

了幾句話。他們都露出非常贊成的神氣。又立刻斟滿香檳酒。送給他飲了。所謂小小的典禮。便開始準備起來。有三個護衛走將開去。其餘的護衛們。却把方纔用鎗打死和用刀殺死的屍體。排列成一個圓圈。當作參觀人的一道界限。在這圓圈的中央。放着一張小圓桌。杜葆克這時也成了參觀人之一。不過喉裏却被塞住。和別的參觀人略有不同罷了。這種舉動。眞有如是瘋人們表演的一幕怪劇。絕對沒有一些意義。和夢中的一種怪異的印象。差彷不多。杜葆克雖因參加這場典禮。得到片刻的偷生。但是他的心中。反而覺得難受。到不如一刀斫下。結果了性命的爽快。許多護衛們。都走攏上來。各人手裏。都執着兵器。威爾夫除掉他的高冠。彷彿平常人脫帽表示敬意似的。他又把他的滿綴鑽石的大掛。舖在甲板上面。彷彿人民把花獻到一位新來的女皇脚下一般。方纔走開去的三個護衛。此刻又回了轉來。在他們的後面。有一個婦人。被兩個粗蠢的紅臉婆子挾掖着。杜葆克頓時非常失望的把肩頭聳起。他認識這個婦人正是薏苡。面貌比較從前。並無多大改變。祇是面色十分蒼白。伊一壁走來。身體一壁的搖幌。似乎伊的骨格。已不肯支住伊的軀體。又似乎伊的眼睛已有些失明。瞧不出伊所走的路。在伊的後面。再有一個男俘虜。也是繩捆索綁。和別的俘虜們一樣。他是一個年歲已高。頭髮雪白的牧師。威爾夫當即很迅速的。上前迎接他自稱的愛人。並握住伊的一隻手。把伊領到一張椅子前。叫伊坐下。他取起了他的大褂。也坐在伊的旁邊。一個護衛。手執手鎗。站在桌子的背後。以防不測。這典禮的儀節。事前必曾早有準備。却很是簡短。這牧師嘰嘰咕咕。說了幾句照例的話。威爾夫便宣稱薏苡已成為他的妻子。在他說這話時。薏苡低着頭。點頭允許。威爾夫又把一隻婚戒套上伊的手指。後來他又從他的衣服上。取下那個珍珠的照相匣。插在伊的胸衣上。他又很快活的向伊說道。我愛。這個便是我送給你的婚禮啊。他又祝了伊的手。伊似乎驚懼過度。會昏暈了片晌。但隨即便自行蘇醒。威爾夫又對伊說道。我愛。等到今天晚上。你的心愛的丈夫定來見你。向你要求他應享的權利。我愛。你等着罷。他說完這話。便向他的兩個護衛。做了個手勢。這兩個護衛。當即領着伊走了開去。這裏又開了幾瓶香檳酒。威爾夫忽的舉起一把匕首。猛的向着一個護衛直刺過去。這護衛一聲也不曾響出。便倒地而死。這也許是威爾夫因他方纔忙碌了一會。給與他的一種酬報能。威爾夫又揚起一杯美酒。把酒一口喝完。把這空酒杯連連的搖了幾搖。大概是因飲酒過暈。他的兩腿。也在連續的搖幌。他又大聲喊道。這一杯酒。是慶祝我妻子的康健。杜葆克。你可有甚麼話要說嗎。咦。伊眞是一個有幸運的女子。今天夜裏。伊的幸運之神。便使伊成了威爾夫皇帝的新婦。杜葆克。你也不用傷悲。左右你去死已近了。他

一壁說着。一壁已向杜葆克走近攏來。手裏執着那柄明亮亮的利刃。正在他舉刀欲斫的當兒。斗的有一陣爆裂的聲響。從外面直送進來。接着又是一派吶喊的聲音。鎗聲也就開始發作。和昨夜的情形。正是相同。就在這一刹那間。形勢已有了很大的變動。威爾夫立刻顯出莊嚴的神態。把身體倚在這破船的壁上。用一種雷鳴似的聲音。發出他的命令道。趕快前往防禦物。各人按照各人的地位守禦。准許各自開鎗。不許寬饒敵人的性命。他這命令一經發出。甲板上面便起了一陣陣的奔跑的步履聲。原來他的賊黨都奔向扶梯去了。祇有不多幾個護衛。仍守着威夫爾身旁。保護着他。那些尚未處死的俘虜。都捆到一起。再接上一根繩子。縛在杜葆克被捆着的那根桅桿上。杜葆克雖被捆個結實。身體不能動彈。頭部却能夠轉動。他便瞧見這全部的情形。只見那片廣場上。是闃無一人。但在那四個沙丘當中的一個。現出很怪異的狀況。從這個沙丘的中央。有一陣陣的水。水汽。沙土和石卵等。連續的冒射出來。而降落到地上。在這些石卵當中。夾雜着無數的色澤相同的金幣。滿地的亂滾。杜葆克瞧在眼裏。雖覺得是一種破天荒的現狀。但也未嘗不可得到相當的理解。必是會因那種神祕的機會。有無數的金錢。剛巧沈陷到火山的一個久經熄滅的噴口中。金錢逐漸下沈。彷彿是落在一個絕大的烟囪中。到了現在。這噴口裏面。又發生了新的火力。火力因集中到一點。而往上噴發。于是當中所積留的金錢。便被那股力量噴射上來了。杜葆克又覺得此刻的空氣。比較方纔已溫煖了許多。這正是他這推測的一個有力證據。他又想到這噴出來的水。熱度一定很高。倘然濺到人的身上。也許能把這人燙死。賊黨雖多。却沒一人敢走近攏去。當然正是爲着這個原故了。這時候。威爾夫的賊黨。都已沿着那防禦物。各按地位站定。努力的開鎗。彈如雨下。十分劇烈。那班圖刼金幣的暴徒。都在距離防禦物大約一百碼遠近的所在。紮定陣脚。他們進攻的猛烈。着實驚人。會有好多人。竟能衝到防禦物的脚下。勢將突破進來。無如這裏發出的鎗彈。繁密得和驟雨一般。他們終于中彈倒地。但是他們戰死之後。第二批衝鋒的。又已接踵而來。似乎早忘却了鎗彈的厲害。和死的可怖。實在他們都因受了金幣的誘惑。已經發狂了。這第二批衝鋒的人。勇氣雖然可驚。却總不是鎗彈的對手。不消一會兒工夫。又是死的死。傷的傷。那些未死未傷的。又因歸路已斷。便全數被俘。當時就在防禦物的近旁。有好幾個被斫頭而死。這樣雙方戰鬥了好多時候。那班暴徒方始力盡逃去。一切狀況。便又忽的甯靜了。從那沙丘中央噴出的水。已經停息。那水汽也逐漸淡薄。終于不見。威爾夫的賊黨。仍固守着防禦物。一壁搜索殘敵。他的護衛們。却忙着檢拾地上的金幣。放到那些蘆葦編成的籃筐裏。威爾夫站在這破船的前部。監視着他

們。他們檢完後。便把藍筐抬到他的面前。他們各人的眼睛中。似都射出貪婪的火燄。各人的手又都是連連的抖動。那種神情。似乎都將發狂了。他們原都很懼怕威爾夫。但這懼怕之念。終敵不過金錢的貪慾。他們甯願冒着絕大的危險。動手偷竊金幣。有的藏在靴中。有的用手帕包起。再把手帕扣在胯下。威爾夫的靈敏的知覺。大約也是被金幣的魔力所蒙蔽了。竟是一無所知。自管把籃筐中的金幣。移放在一隻帆布的袋中。這袋他是擬懸在他的臂上。他把金幣移放妥當後。又喝了好些酒。便又大聲發令道。所有的俘虜。無論是舊有的。或是新來的。一概殺掉。殺死之後。我們再把他們的屍體高高的懸掛起來。讓四下裏的人都能瞧見。叫他們有了恐懼心。不敢前來攻擊我們。伙伴們。殺死他們罷。就從杜葆克殺起好了。那一個伙伴願意動手殺他呢。我自己委實不高興親自動手了。他這話剛正說完。便有好多個賊黨一踴上前。爭先動手。內中有一個賊黨。行動最是快捷。他首先抓住了杜葆克的喉嚨。把他的頭推靠在這根破裂的桅桿上。再把手鎗的鎗口。緊按在他的太陽穴上。一連放了四下。威爾夫瞧得眞切。大喊道。幹得好。打得好。賊黨們附和着他也都高叫道。幹得好。打得好。這個動手的賊黨。立刻又取過一條布。伏在杜葆克的頭面上。布上早就有了許多血漬。他再把這條布的兩端。兜轉到杜葆克的腦後。束在那根桅桿上。打結的所在。和杜葆克的前額。剛正成平行線。這樣一來。這條布便不會被風吹開去。杜葆克的面目。便也不會給人家瞧見了。

你道杜葆克死了嗎。實在他未曾死。讀者們讀到這裏。定要覺得驚奇。但杜葆克自己。曉得仍然活着。一些也不覺得詫異。因爲那接連放的四鎗。他絲毫未曾受傷。呀。這一回眞和夢境一般。他固然不會預料到。且不明瞭這當中的道理。他明明是死定了。無可挽回了。但竟得不死。並且救他性命的人。必是放鎗打他的賊黨。難道這賊黨放的是空鎗嗎。這賊黨因爲可憐他。故意這樣的嗎。這個疑問。委實不容易得到一個滿意的解答啊。不過他已料定這賊黨的這種舉動。定是瞞過威爾夫和其餘的賊黨的。所以他一動不動。免得引起人的注意。直挺挺的站着。身體被縛在重重的繩索當中。面目遮蔽在厚密的布的下面。別人瞧了。定認做是一具屍體。誰能想到遮在這布的下面的。是非死人的面目。却是一個活人的面目呢。這當兒。那些賊黨。都忙着執行別的俘虜的死刑。他們每殺死一個俘虜。總得要喝一杯酒。彷彿是要連續的鼓起他們的殺人的勇氣。他們一壁又縱聲狂笑。或是張口高歌。亂烘烘的鬧做一團。威爾夫隨卽又放出尖銳的聲音。說道。俘虜們都已殺完了。你們可把所有的屍體。用繩子串連在一起。高高的懸掛起來。讓他們在空中搖蕩。在空中跳舞。伙伴們。你們趕快動手準備。停一會兒。我從我夫人那裏回

轉來時。就要賞鑒他們的空中跳舞術的。此刻皇后在等候着我。我要往伊那裏去了。說時。舉起一杯酒。又道。伙伴們。這杯酒是祝賀伊的健康的。大家喝了罷。賊黨們一聽這話。都忙不迭的各把酒杯高高的舉起。和威爾夫的酒杯。撞了一下。各自一口喝完。又一壁高唱着歌。一壁擁護着他。前往他所喚做的皇后那裏去。等到回轉來時。又忙着遵照威爾夫方纔分付的話、處置這許多屍體。杜葆克的面目。既被那條布遮住。自然不能瞧見甚麼、但他的聽覺。却仍是完全自由、他聽他們的講話。並從他們行動的聲響上辨別。他們所做的工作。他都能夠推想而知、和眼睛瞧着。到也不相上下。他們把這些屍體排列成行。一個個的懸掛在這破船甲板上各個突出的所在。而且排列得很有秩序。第一個頭向下。第二個便脚向下。這樣挨次的懸掛着。因爲死了還沒有多少時候。從那傷痕當中。仍有剩餘的鮮血。一滴滴的落下。這一種慘厲的狀况。眞個令人疑到非復人境了。他們把第一批屍體都懸掛妥畢後、便又輪到了杜葆克。這班動手的賊黨。雖離開杜葆克不很遠。中間祇隔着不多幾具屍體。他們粗重的呼吸聲。杜葆克聽得清清楚楚。他們這一種舉動、對于杜葆克的生命。委實有萬分的危險、他們祇須走上前來。揭去了那條布。便可立刻覺察他尙未死。那時候。他們不是舉起刀來。把他戳死。定是不顧他的死活。一樣的懸掛起來。所以杜葆克倘要保全性命。或則設法阻止他們上前。或則突出不意。拔脚飛逃。但是處在這種環境當中。那裏能有阻止他們的方法。那末祇有逃走了。但是杜葆克對于逃走這一層。他是絕不置念的。因爲既已曉得薏苡是在這裏。倘然獨自逃走。薏苡將怎樣呢。而且這當兒他的腦中。正起了一種想像。彷彿瞧見那個喝醉了酒。非常凶惡的威爾夫。正和一位美貌姑娘比肩坐着。做出種種猥褻的神情。這位姑娘。正是他在這幾年當中所願望而奮鬥的獨一的目標啊。他又想到薏苡雖絕不會依從威爾夫。無如已成了個俘虜。完全失掉了自由。又怎能夠抗拒開呢。杜葆克想到這裏。不由得滿腔憤火。直衝上來。用足了渾身的氣力。想要掙斷繩索。其實他也明知這是必不可能的事。不過這樣一來。或許能把這束手待斃的狀况。突然的變成了有機可乘、因爲他這樣的竭力掙扎。必然引起那些賊黨的憤怒。前來動手。他便可見機行事。也許能夠和他們一鬥。而得到一個安全的機會。他的安全。也正是薏苡逃脫虎穴的機會啊。誰知天下事竟有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正在這個當兒。他覺得有人推了他一下。推得並不猛烈。却是很緩和而仔細的。這分明是叫他甯靜莫動的一個暗示。他又覺得有一隻手湊到他的身後。解開他的手的捆縛。又移去把他捆在桅桿上的繩索。他隨卽又聽見一個細小的聲音湊近他的耳朵說道。一動莫動。也莫要作聲。那遮在杜葆克臉上的布。也慢慢的揭去。

這聲音接着又道。勇敢些。你權且自認也是賊黨之一。不會有人疑心到你。祇須你照着他們幹的事。一一的去幹。這是你的生死關頭。沒有遲疑的餘地了。杜葆克雖覺得這人來得太怪突。但覺得他並無歹意。便決意依從他。剛巧在離開不遠的所在。有兩個賊黨。正在收拾一具屍體。杜葆克一心一意。要搭救薏苡。便也顧不了許多。忙走上前去。幫助這兩個賊黨。把這具屍體抬起。掛在一根弔緪的鐵架上。這種工作。原不很吃力。杜葆克却忙得聲嘶氣喘。幾乎支持不住。因爲他早已飢渴萬分了。他悵悵蕩蕩的撥轉身。想覓一個倚靠的物件。却不料有一個人搶步上前。很溫和的捉住他的一臂。引着他。前往威爾夫所坐的平台。這人是個水手模樣。光着兩隻脚。身上穿着藍色舊絨的短衣和褲子。背上扛着一支來復鎗。又帶着一隻布袋。這布袋遮沒了他面部的一部份。杜葆克低聲問道。你正是林克司呀。這印度人取出一瓶香檳酒。應道。你喝了這個罷。你瞧這裏。再有一罐餅乾。你吃了之後。氣力定可回復了。杜葆克在這三十六個小時裏面。已是飽受驚嚇。自己竟不能相信是眞境。彷彿是夢魘一般。所以如今見林克司突如其來。到也不覺得怎樣的驚奇。他雖未曾詢問林克司怎會到此。但推想上去。林克司必是設法混入這班賊黨。好和威爾夫接近。報他的大仇。杜葆克心頭一動。又想起了一樁事。忍不住的問道。方纔向我連開空鎗。救我性命的。必也正是你。罷這印度人答道。是的。說來眞是湊巧。昨天我纔來到這裏。那時候。威爾夫正在擊退那三四千衆的暴徒。他曾發下命令。凡是携帶武器投降他的。他一概收容。我有一支來復鎗。便得加入他的夥。自從那時候起。我便在他們所掘的壕溝中。爬行到右方。又到左方。並在這破船中四下窺探。有一次。我剛正偷到威爾夫的平台的近處。見有幾個賊黨遞給他許多文件。說是在一個飛行家身邊搜出的。我並探出所謂飛行家不是別人。却正是你。于是我便隨時留心。要覓得機會。好搭救你的性命。在他們要打死你時。我便連忙自家推薦。充當那個行刑的人。當時因爲威爾夫在場。恐被他瞧出破綻。所以我不敢和你講話。杜葆克很焦急的問道。此刻他定是和薏苡小姐在一起罷。林克司點頭應道。是的。杜葆克又問道。你可能和伊通信息嗎。林克司道。這個不能。但是我曉得伊現在那裏。杜葆克道。這就好極了。我們趕快前去呀。林克司一把拉住他道。我也有句話要問你。桃樂現在怎樣了。他問這話時。兩道眼光。直射在杜葆克的臉上。杜葆克答道。伊早就離開我了。林克司嗄聲問道。怎麼。當眞是這樣嗎。一個孤身的婦女。在這樣的地方。那是必死無疑的了。是你拋棄了伊嗎。杜葆克並不垂下視線。答道。我對于桃樂。已盡了我的職務。也許覺超過我應盡的職務。是伊要離開我的呀。林克司想了一想。方纔說道。這樣很好。我明白了。他們倆隨卽走了開去。附近的賊

黨雖多。却沒有一人注意到他們這一隻破船。原是一艘郵船。杜葆克瞧見一面已經退色的小旗。上面寫着鄧克號。他便憶起這隻鄧克號郵船。是在那次大突變初起時沈沒的。但並未受着重大的損害。祇船身偏向右舷。灣曲甲板上面。從烟囪到船尾之間。都是空無一物。他們二人剛走過一個艙口時。林克司指着說道。這便是威爾夫的臥室。杜葆克聽了這話。暴燥得渾身發抖。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一同下去好了。林克司道。慢着。在艙門裏面的過道中。尙有五六個賊黨在着。再則另有兩個婦人。專事監守貝葛公爵和他的女公子。我們再向前走罷。他們又向前走了一段路。站在一大方油布的前面。油布上面尙留有水漬。這原是遮蓋安放乘客們的箱籠的架子的。林克司便舉起這方油布。把身體藏在下面。又叫杜葆克躺在他的身旁。他又說道。你瞧呀。杜葆克定睛瞧時。見這架上有一個天窗。用很粗的鐵條遮護着。從這天窗當中。他們能瞧到下面的一條長甬道。圍繞着正在甲板下方的那些艙房。在這甬道當中。有一個男人坐着。旁邊又坐着兩個婦女。杜葆克起初瞧不淸楚這男子是誰。仔細瞧了一會。不由得怒火中燒。認得出這男人正是貝葛公爵。被捆在一張椅上。有兩個女賊守視着。這兩個女賊。本是威爾夫派來照料薏苡的。其中一個婦人。把一隻肥大的手按着貝葛公爵的喉嚨。又有一根繩子。也正纏繞在他的頭項裏。瞧這神情。祇須這婦人的手把繩子用力一拉。貝葛公爵定在幾秒鐘當中送掉性命了。

第二十章

林克司料到杜葆克的神經。已興奮達于極點。生怕他一個忍耐不住。有甚麼動作和聲響。驚動了賊黨。必致壞了大事。便低聲對他道。安靜些。切莫做聲。杜葆克道。爲甚麼呢。兩下裏既有這樣的距離。我們縱然有些聲息。他們必也聽不見。林克司道。他們定能聽見。因爲大多數的鑲板。都已失落了。杜葆克仍用那低弱的聲音問道。但是薏苡小姐。今在那裏呢。林克司道。今天早晨。我曾從這裏瞧見伊坐在那一張椅上。杜葆克道。現在呢。林克司道。我不知道。但我想威爾夫必是把伊帶到他的艙房中去了。杜葆克道。他的艙房在那裏呢。林克司道。他共有三間或四間艙房。都在那邊。杜葆克握着拳頭。道。這是多麼可怖啊。竟沒有別條出路嗎。林克司道。沒有的。杜葆克道。這樣說來。我們依舊不能……林克司道。你安靜些呀。你要曉得祇須有一些聲響。驚動了他們。我們要搭救薏苡小姐的一件事。就將完全失敗。杜葆克道。但是我們應該怎樣是好呢。林克司不答。却道。我敢決定是這樣的。這是他們的一樣毒計。他們要拿貝葛公爵的死。恫嚇薏苡小姐。況乎……他這話未曾說完。已有一個婦人走到一個艙房的門口。聽了一會。仍返身回去。嘰咕着說道。他眞肯維護伊。我們首領。必須採用强烈的方法。我們倆先解决了這回事罷。

你以爲怎樣。還有一個婦人點頭應道。這個自然。我們這樣做去。每人可得到二十個金幣的特賞。這是很值得幹的啊。這兩個婦人講話時。貝葛公爵仍木然坐着。似乎毫無感動。他的兩眼仍都閉着。彷彿是睡熟了。杜葆克又恨恨的道。你聽見嗎。聽伊們的語聲。可知薏苡正在和威爾夫掙扎。林克司道。薏苡小姐的生命。尚未到非常危險的時期。因爲處死的判決。還未曾宣布呀。他說了這話。便注意瞧着通到那甬道的進出口。見有一個男子剛正緩緩走來。林克司認識他的。便對杜葆克道。他是老賊黨之一。當威爾夫在赫司汀時。這人就隨着他了。林克司又見這人搖了搖頭。並聽見他說道。威爾夫是錯誤了。一個首領。不該親自過問這一類瑣碎的事。一個婦人道。他是愛上那個女子了。這人道。談到愛情。眞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像首領這樣一個人。却肯愛伊的種種侮慢。至四天之久。這婦人道。伊爲何拒絕他呢。伊不是已答應過。肯做他的夫人嗎。這人道。是的。伊是今天早上答應的。因爲那時候有人正扼住伊親愛的老父的喉嚨。伊纔勉强答應。這婦人道。這到無妨。倘要伊再不答應。祇須再緊緊的扼住伊父親的喉嚨好了。這人灣下腰。問道。這老頭兒現在怎樣了。這個執着繩子的婦人答道。已經不能講話了。他曾叫他的女兒不必進來。又說他甯願早死。自從那時候起。他便是這般模樣。你瞧見了。定以爲他是在睡覺。他不進一些飲食。已經足足的兩天了。這人道。這種事情。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威爾夫應該在甲板上。照料大事。像他現在這樣。假如有甚麼事情發生。假如有人到來攻擊我們。假如進出的要道被人阻斷。那還了得嗎。這婦人道。倘然如此。我早就奉到命令。結果了這老人的性命完事。這人道。我們呢。定將沒有出路了。這人說了這話。便走了開去。過了片晌。這兩個婦人又在低低的講話。忽的杜葆克聽見那艙房裏有一個高大的聲音。他便道。聽呀。這不正是威爾夫的聲音嗎。林克司道。是的。杜葆克道。我們既已曉得他在這裏。怎能輕輕的放他過去。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我們定須有所舉動。我們定須有所舉動了。杜葆克剛說到這裏。那艙房的門斗的開了。威爾夫現出身來。他非常憤怒的向這兩個婦人高聲道。你們準備好了嗎。我在這裏一分鐘兩分鐘的叫着。你們聽見我叫到三分鐘。就把繩子收緊。勒死這個老人。他撥轉頭。又道。薏苡。你明白嗎。你的父親。祇有三分鐘的壽命了。我的小姑娘。你趕快拿定主意罷。再遲可就來不及了。他說了這話。閧的一聲。又把艙門關上。杜葆克聽見威爾夫說這番話時。那裏還忍耐得住。他的動作。和他的想念一般的迅速。早把林克司的來復鎗奪到手裏。怎奈因受着護窗的鐵條的障礙。他未能在威爾夫關上艙門之前。把鎗瞄準。林克司慌忙在這方油布的下面。打了一個轉身。緊緊的奪住杜葆克手裏的來復鎗。說道。你這樣鹵莽從事。非但絕無成功的希望。

四—四四五

還怕一切的事情。都因此完全破壞。杜葆克霍的站起身。苦着臉。說道。祇有三分鐘呀。哦、可憐的姑娘。可憐的姑娘。他一壁說。一壁幾乎哭了出來。林克司竭力的勸阻他道。你莫性急。我們也該仔細的想想看。我想這艙房中定有一個汽門。杜葆克道。那裏還有這許多工夫搜尋呢。縱然有時。等到我們尋着了、伊必早就自殺而死。我們必須立刻動手。或可挽救回來。杜葆克略爲凝了凝神。忽的放開大步。順着甲板飛奔而去。奔到了那個艙口。發狂似的。一蹤身跳將下去。在這艙口的下面。有一道較寬的扶梯、走過扶梯。便是甬道。在這扶梯口。有幾個賊黨圍坐在一起。正門着紙牌。一壁喝酒。他們見有人跳了下來。都站起身瞧看。內中有一個賊黨。用命令的口吻、喝道。住。這裏是不許通過的。杜葆克急中生智。摹仿着先前威爾天的說話。、大聲說道。各人都趕上甲板去。各守地位。兩人共守一處。不准寬饒敵人的性命。因爲那黃金之雨又已開始降落了。這幾個賊黨一聽這話。也不細問。立刻拔脚就奔。杜葆克見已把他們騙走。便再奔下甬道。迎面正擋着那兩個婦人當中的一個。原來伊們也已聽見杜葆克的那話。趕出來瞧看的。杜葆克便再向伊道。黃金呀。黃金之雨呀。首領現在那裏呢。伊脫口答道。在他的艙房裏。待我去報告他。說着。便飛步奔去。還有那個執着繩子的婦人。却露出遲疑的神情、似乎不相信杜葆克的話。杜葆克那有工夫和伊細說。走上前去。飛起一拳。正打中伊的下頷、伊身體幌了兩幌。便跌倒下去。杜葆克來不及先解救貝葛公爵。便再衝往那艙房去。說來眞是湊巧。杜葆克剛奔到那艙房的門口。威爾夫正從裏面開門出來、一壁高聲道。到底是甚麼事。金幣又來了嗎。杜葆克的動作。眞和閃電一般迅捷。他伸出一手。撐住艙門。不許威爾夫再行關上。他的眼光。同時已瞧到了艙房的裏面。只見薏苡正坐在艙房的後部。分明仍是活着啊、威爾夫神態很不甯定的問道。你是誰。跑來這裏做甚麼呀。杜葆克故意打了個哈哈道。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正是杜葆克呀。這話說出之後。兩下裏都靜默了片晌、隨卽威爾夫往後退了一步。用張望的眼光。望着杜葆克道。杜葆克嗎。杜葆克嗎。是不是方纔被打死的杜葆克呀。威爾夫剛說完這句話。甬道中忽有一人應道。自然是的。那裏會有兩個杜葆克呢。方纔動手開槍打死他的。正是我。我名叫林克司。是巴達腦的朋友。巴達腦不是被你暗殺而死的嗎。威爾夫哼了一聲道。哦。我上了你們的當了。威爾夫本是一個很凶惡的強徒。但此刻必是爲了飲酒過量。以致神智有些模糊。勇氣也完全消失。變成了一個懦夫。他絲毫不會抵拒。很伏貼的被林克司打倒在地、解除了他的武裝。杜葆克已奔到艙房裏。領着薏苡一齊奔來。薏苡首先問道。我父親怎麼樣了。杜葆克答道。他還活着。你不用害怕。當下他們三人。便一同去到貝葛公爵那裏。解去了他的捆縛。但是他因爲

受苦過甚。已是筋疲力盡。連講話的氣力也沒有了。祇吻吻他女兒的手。又把杜葆克的手握了一下。薏苡見了這種情形。心中真有說不出的苦痛。不由自主的渾身索索的發抖。抖得竟站立不穩。一歪身。倒在杜葆克的懷中。用似笑非哭的聲音說道。杜葆克。你恰巧在這時候趕到。纔救了我的性命。倘遲來一刻。我必已自殺死了。哦。這樣的恩德。我終身也不會忘記呀。但是薏苡畢竟不是普通的婦女們可比。伊雖是這樣的悲痛。却並未影響到伊的氣力。伊見林克司舉起刀來。要戳死威爾夫。便伸出一手。把林克司執刀的手一把握住。嘴裏說道。不要動手。請你莫殺他。……杜葆克。我想你定然贊成的。我們沒有這權力。……林克司抗辯道。小姐。你錯了。像這樣的大奸巨猾。人人可得而誅之。說甚麼有沒有這個權力。薏苡仍道。話雖如此。我仍要請你切莫動手。林克司道。也罷。我就依從你好了。但是我總有戳死他的時候。他和我是另有一筆寃債要結算的。杜葆克。既不戳死他。請你幫助我把他捆上罷。林克司曉得杜葆克方纔是用的調虎離山之計。把在這裏守護的賊黨哄騙開去。但他們隨時有回轉來的可能。他們倘瞧見威爾夫被捕。必然立刻大鬧起來。所以林克司把捆個結實的威爾夫。拖到甬道的那一端。再把他藏在一隻黑暗無光的碗櫥裏。林克司又向杜葆克道。這樣一來。他的賊黨。必不能曉得他們首領的所在。包管是儘着在外面搜尋了。他隨即又把那個跌暈過去的婦人。捆將起來。再領着貝葛公爵和薏苡前往船主室。杜葆克深怕薏苡無力行步。便一路攙扶着伊。走到了甲板上時。他的神經着實受着劇烈的震動。耳朶裏祇聽得一片戛戛的響聲。眼睛裏又瞧見那一陣陣的石卵夾在水的當中。直噴射在半空。方纔他向那些賊黨說黃金之雨又來了。原來隨口亂謅。拿來哄騙他們的。却不料剛剛說中。黃金之雨。果然又噴射起來。這眞是再湊巧也沒有了。當下他和林克司把貝葛公爵和薏苡都安頓在那方油布下面。然後二人再往船主室探聽消息。見有一隊賊黨剛正奔了下來。人人高聲喊道。我們的首領呢。威爾夫在那裏呢。內中有幾個賊黨。拿這話來問林克司。林克司故意做出焦急的神情。答道。威爾夫嗎。我也正在尋他。各處都尋到了。却竟尋他不着。我想他或許在防禦物左近罷。賊黨一聽這話。便都撥轉身。再奔往甲板上去。他們在那半台的脚下。特地舉行了一個會議。會議之後。有幾個賊黨。便往防禦物奔去。另有幾個。却依照威爾夫的樣子。大聲喊道。各守地位。不許饒恕敵人的性命。放鎗呀。連續的開放呀。杜葆克瞧了這番情形。忍不住的低聲問道。有甚麼事發生了呢。林克司答道。他們已慌亂無主了。你瞧那邊呀。同時有幾個地方受了攻擊。這是多麼危急的狀況。杜葆克道。他們正在放鎗抵禦。勝敗還不可知。林克司道。話雖不錯。不過他們現在是沒有秩 了。是十分混亂了。

威爾夫不在場。便使得他們心中慌亂無主。因為他是一個首領。蛇無頭便不行了。況乎他又很是厲害。他能在幾個小時當中。把三四百名俘虜。編成隊伍。派他的親信人統率着。如今他的親信的人。見他忽的不知去向。心中自是發急。精神便覺分散。那班俘虜們失了相當的管束力。又那得不亂做一團糟呢。這一次的噴射。時間並不長久。據杜葆克的估計。黃金之雨的數量。比較上次要減少許多。而且那班揀拾金幣的賊黨。以及和暴徒交戰的賊黨。因為沒有威爾夫在旁。隨時的大聲鼓颺。奮勇的精神。也比較上次相差很遠。林克司隨即又道。瞧呀。攻擊得越發猛烈了，敵人們似已覺察這防禦物即將陷落了。林克司的這話。果然不差。那班身軀短小的暴徒們。從四下裏包圍上來。人數越來越多。精神越過越勇。驟雨似的鎗彈。似乎已失掉了功用。機關鎗的射擊。也已停息。想上去不是無人敢再開放。定是機件損壞了。威爾夫貼身的護衛們。本是站在那平台的前面的，已覺察無力控制全隊。危機就在目前。便從台上跳到當地。再奔往壕溝去。他們原是全隊的靈魂。他們一經退避。大局越發不支。虧在人多勢衆。還能勉强支持。這樣又戰了兩個小時。狡猾的戰神。時而偏向此方。時而又偏向彼方。直戰到天色已黑。最後的勝負。仍未能定奪。杜葆克和林克司見這隻破船上。除掉他們幾個人而外。一個賊黨也沒有。便趁這時候。把必需的武器和食物。都收集攏來。他們心想等到夜半。設法逃走。林克司因為人地較熟。便再出去探視。杜葆克却護視着這兩位刼後的餘生。這當兒。貝葛公爵倒能夠睡眠，不過在睡夢中。常常被夢魔鬧醒，薏苡因得到杜葆克隨時的鼓舞。熨貼的安慰。神經也逐漸甯定。兩人比肩的坐着。互相的握着手。各自敘述在這幾天中所遭遇的奇聞險事。薏苡又說伊所受的威爾夫給與伊的痛苦。眞是達于極點。他為人本很殘暴。又因熱烈的眷戀伊。而不得到手。殘忍的行動。便越發厲害。他覺向伊恫嚇。倘伊不允許他。他便殺死伊的父親。伊又說起夜裏賊黨的無度轟飲。殺死俘虜。鞭打俘虜。伊又常常聽到將死的人們的哀鳴。和賊黨的狂笑，伊每說起一事。都把肩頭聳得高高的。又緊緊的貼身在杜葆克的懷中。彷彿深怕又剩了自家孤獨一人。在他們的四下裏。都是一派鎗彈的爆裂聲。聽上去。好像越來越近了。料想在這爆裂聲中。不知有多少人死的死。傷的傷。那一具具的屍體。必已佈滿了那烏黑的平原。放鎗時閃出的一點淸白色的火光。却仍在那些死或傷的人們的身上。閃來閃去。

大約足足過了一個小時。林克司方纔回來。他說夜半逃走那件事。簡直沒有成功的可能。他說道。那些壕溝。已有一半落到了敵人的手裏。他們正集中力量。要衝進防禦物來。無論甚麼人。他們都不許通過。杜葆克問道。這是為着甚麼呢。林克司答道。他們恐怕金幣

被擕帶出去。他們當中。似乎有一個軍令。倘能把這防禦物攻破。他們的首領特許他們大事擄刼。本來他們首領的目的。也在金錢。所以據我想來。他們不攻破防禦便罷。倘然竟攻破了。定將發生大大的屠殺呢。這時候。已經到了夜裏。杜葆克見天空中的厚雲。已有好多處分散開去。閃爍的星光。便從空中射往地面。他們借着這點星光。又瞧見有幾個人影。在那廣場上奔跑。最初是兩個人。接着又有好幾個人。爬上了這隻鄧克號破船。再走下最接近的船主室。林克司瞧了。便喃喃的道。這定是威爾夫的護衛回轉來了。杜葆克道。他們回來做甚麼呢。是爲着搜尋威爾夫嗎。林克司道。不是的。他們以爲他已經死了。但這船上他有幾隻袋子。當中都裝滿金幣。他們此刻回轉來。定是要把袋中的金幣。裝入他們自已的衣囊。杜葆克道。金幣當眞是在這船上嗎。林克司道。是的。是在那幾間艙房裏。威爾夫應得的。是放在一邊。他的護衛們應得的。却放在那一旁。……林克司不會把這話說完。斗的露出很聳動的神情。改變了口氣。凝視着杜葆克說道。你聽仔細的聽。這些是甚麼聲響呀。

新秋

秋風乍起。暑氣漸消。名山佳水。遊人蹤至。良以春景秋光及時賞識。庶不致有負良辰也。然諸君在游興方豪之際。亦會思及時儲蓄乎。人生無論老少貧富。皆宜及時儲蓄。積有相當之準備金。方能融融洩洩。樂也無窮。本會之有獎儲蓄。每月有巨大之獎金。既能積少成多。又有特別希望。且分會遍設各地。即旅行諸君。雖日異其地。亦可隨時隨地向分會繳欵入會。諸君盍勿際此新秋。聯袂偕來。及時儲蓄。圖享此巨大利益也。(詳章函索即寄)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第七號 萬國儲蓄會謹啓

萬國儲蓄會分會地址表

天津分會法租界中街	北京分會王府井大街
漢口分會法租界河街七號	重慶分會十樑子
哈爾濱分會奴服口七一號	奉天分會小南門
廣州分會沙面法租界	雲南分會蘇比拉洋行
暹邏分會新路六八號	福州分會南臺泛船浦
濟南分會商埠三馬路	南京分會城內府東街下關大馬路
蘇州分會城內觀前街	杭州分會保佑坊
甯波分會江北岸招商局三號	蕪湖分會大馬路
安慶分會南門呂八街	其餘各及不及備載